

元魏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 译

智圆法师 讲解

二

佛经宝典系列二

讲记

**正法念处经**

免费结缘 非卖品

禁止用作任何商业用途

目录

[生死品之二 1](#_Toc504397240)

[生死品之三 31](#_Toc504397241)

[地狱品之一 126](#_Toc504397242)

[地狱品之二 154](#_Toc504397243)

**正法念处经讲记**

**生死品之二**

正法念处经卷第四

生死品第二之二

一直随法而转的修行者，内心思维的主题就是：怎么随顺正法修行？为了随法修行，首先要观察好法行的做法。所谓《正法念处经》一直不离开法，先观察清楚法是什么，然后随顺法去做，才有所谓的念住。也就是心里对法明记不忘，一直住在正念中，顺着法道而做。所以，随法修行的前提就是观察法行。

而法行有很多差别、内涵，修出世间的解脱道自然跟世人的见识不同，心里的操作方法也不一样，所发起的胜解、欲、精进更不一样，因此，一定要透过观察法行来发展念住。

又修行者，内心思惟随顺正法，观察法行。

修行者又内心思维怎样随顺正法而行，为此观察法行的差别。也就是为了顺法修行，一定要知道法行的方式，法是什么，怎么随顺法而行，对此有了正见，才会发起正念安住，这就是“正法念处”的涵义。由于法道的内涵非常深广，所以要一分一分地进行。

彼比丘受阴地分，略如六天之所知见。又复云何得第五地。

彼比丘住在谛见受体性的地位，简要像六天所知见那样。他又怎样得到第五地呢？

又彼比丘，已谛见受，彼六天众既作业已，观想阴相分别思量。

那位比丘已经如实见到受的体性，六天的天众已经做了上传汇报的作业后，比丘又观想蕴的相，把各部分分开来一一地思量（这里说到“六天”，意思不太明确，或许指四王天、忉利天、夜摩天等六重天的天众）。

何者地中我共彼想行于白法，正思惟已，一分中行？观察彼想行白法相，初如是法，分分善知。云何缘于有见有对，生不可见无对之想？彼比丘更广观想，彼想攀缘十一种色，所谓长短方圆三角团及青黄赤白紫等。

在怎样的思维修的层面，我依靠那个想行于白法，而在如理思维后，于一分法中行呢？我观察依于彼想而行白法的情形，最初对于这样的法一地善加了解，然后合起来了知整个法行的相状。

怎样缘着一种有见、有对的相而生起不可见、无对的想呢？就是透过一种表示相——有见有对、日常能知的形相，去了解一个非常深远、并非自身心识可见的很大的法相。那比丘进一步扩展观想，缘着一种可见可对的色——所谓的长、短、方、圆、三角、团以及青黄赤白紫等，去生起极其广大轮回领域不可见、无对的想，这就是方法。

这一段还要细细解释，因为内涵很深细，牵涉到极深远领域生死轮回里的业果相。由于凡夫识目前没办法看到它，所以要透过表示相来了解。

“何者地中”，就要想：它在怎样一种观察的所依或者操作平台上进行呢？这绝对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者各种地理勘测、人文调查所能了解到的，它有特殊的方式。这里世尊教导我们，应当这样想：我要透过一种可见可对相的表示，表达不可见无对的大规律。也就是我们要和表示相的想在一起，借助这种想，来发起深彻见到轮回广大的苦相、业相，由此起胜解、起出离欲、起修出世道的精进，顺着佛为我们开示的四谛妙道展开解脱道的法行。

必须要借助这种方式进行，实在没有其他的方便。不能现量见到，就必须透过佛给的表示相以及大量佛语指示生死的状况，才能发起比量的认识，对此起胜解“轮回的确非常苦”，由此决心从轮回中超出，出现出离的欲，这叫做“出离心”。以这个心摄持，再随顺世尊开示的圣道，去了解苦集灭道四谛。也就是要在缘起上了解什么是苦，什么是苦因，进一步了解这个苦和苦因能够息灭，能够证达寂灭的境地，由此发起求解脱心，之后再转入修持能得解脱的正道。这就要世尊给我们开示“我执是轮回的源头，怎样修无我观息掉我执，由此从生死中走出”。它是非常深远的，所以唯一要随着导师指示的法道来做！

这里，要不离开这种想，就是要借助一个表示相作为统摄，再跟这个相对应，对于我们见不到的非常深细广远的轮回状况一分一分展开思维，以这个相的推进，我们会出现胜解、欲、精进，这样来行出世间的白法。这就是进行的方式。这样如理思维以后，会在一分一分的层面上看到生死苦的轮回状态，会出现一分一分出世法道的修行。

需要观察：怎样借托这个想达到出世的深远思想，之后行持出世白法呢？首先，一定要把进行的方式观察清楚，要一分一分地善巧了解。那么它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怎样缘着一个有见有对的相，生起一个对于广大轮回领域不可见无对的念想。以这种方式，比丘就能拓开观想。

这个想缘着十一种可见可对的色——长、短、方、圆、三角、团以及青黄赤白紫等等，这些都是表示相。举例来说，比如生死之长远没办法在心前看到，没办法在根识前见到，因为它不是对境。但透过空间的长来表达生死相续的长，就可以看到它一段接一段无穷尽，非常长远，就会生起一种生死漫长的念想，这就是发展深远思想的方法。也可以透过空间上的短去比类了解生死轮回进程的缩短，它为什么会缩短？就像一个长距离逐渐缩短那样，会发现由于业不断地退下，果就不断地缩短，这在趋势上很明显。就像这样，透过一个表示法，能发现内心很深的业感缘起上的相状。

最后以三个问题来总结这一段的内涵：一、为什么要用表示法？二、如何用表示法？三、如何发起白法修行？

首先，为什么要用表示法？由于这不是根识前能见到的，只有佛极广大的慧眼才能现量见到生死中的状况，而这没有办法拿出来给你看，所以要通过表示法比类来了解。有灵性的人由于相信导师的圣言，透过表示法一引入，对于不可见的事物马上就会发生认识。

其次，如何用表示法呢？长短等相是外在可见的，要表的是我们内心业感缘起的相，所以要利用相状相似这一点，“长”字表达业感缘起上的长，“短”字表达业感缘起上的短，其他字也都要这样了解。具体怎么操作呢？透过这个字所表示的相，要准确对应到内心缘起的相，要借助这样一个想来做分别思量，由此会深入地了解到轮回的状况。否则无法进行。

第三，如何发起白法修行呢？“白法”指出世间无漏的法，能够超离苦和苦因的法。如何发起这个修行呢？就是要取得胜解。比如见到生死就是苦的、不可乐的法，这个相一直不离开，就会持续展开对它的了解，出现出世的想、各种求解脱的欲、一心贯注的精进等等。透过这个表示，人就发现了“苦”这巨大的事实，由于已经见到了轮回非常可怕，就生起出离的欲等等，进而引起白法的修行。

的确，不借助佛的教量和表示一层一层进入的话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拓开这么深广的思维，也不可能入到一心出离轮回的妙道里，这是世间认识根本达不到的。一般人没有经过这番观察，很难真实入到解脱道里，就是因为这中间缺少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。而这种过程要到位、要切实，必须从比类的角度，以抉择力发起这些念想，这样才会有念，才会有念住。之后他的心就与以往完全不同了，一心要走出离的道，原因是看到了整个轮回都是苦。而这并不是自己现量能见到的，所以一定要透过表示法这种方式来切入。

依彼长相则起长想。如是世间。愚痴少智。无边生死。业果退生。

依于外在空间上的长相，也就是它不断地延伸，越来越长，以此来表达生死绵延不绝，比丘一看到外界空间的长，就联想到生死连绵不断的长。他起的长想当然不可能是心中出现空间的长相，但是由此会引起相续上的长相，由于轮回的因素不断地积集，就导致业感缘起的相无尽漫长，非常可怕。像这样，世间人愚痴少智，导致在无边生死当中业果退了又生，连绵不绝。

“愚痴少智”，指导致无边生死的原因。由于愚痴没有智慧，不了解业果，不了解无我，就以业果愚不断造集受生三恶趣的因；以无我真实义愚，不断地造集六道生死的因。这样就知道，由于根本不了解源头的真相，就不断起惑造业，结果造成无边的生死。每一次起惑造业都会感一个生死，所以在轮回里一直是一种“业果退生”的相，无尽发展的相。“退”就是前一个由业所感的蕴刚刚退掉，一个新的业感的蕴又马上生起。“退生”就是灭了又生，辗转不断。就像灯焰，前焰灭后焰生，又像流水，前水灭后水来，相续不断。这就叫“生死的长相”。

爱离、寒热、饥渴之患，为他作使，若奴仆等，迭互相食，如是和集，虚妄不实。一切所有不饶益事，如是无量，不可堪忍。

在差别的苦相和业相上，再指示它是如何漫长。从果上，当然由于轮回的错乱能量源源不断地提供，由这样一种能量，就导致现出各种各样的苦相。例如，有亲爱别离的苦、寒热的苦、饥渴的苦、被他奴役的苦，互相吞啖的苦等等。种种苦像这样不断地集合起来，出现虚妄不实的所有不饶益事，也就是逼恼身心的苦事，无量无数，不可堪忍。这就是生死果报上的长相。

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一切所作，身口意起作苦恼业，以为庄严，虚妄诳诈。愚痴凡夫，恒常如是。

这是讲因行上的漫长相，牵连不断。由于这种愚痴或者无明一直存在，所以各种迷惑不断出现，由根本到支分不断地发展、蔓延。

这里说到“无量百千亿那由他”，表示数字庞大。一切的所作——从身、口、意造作的各种能感召苦恼的业行，以此作为庄严，在他身上没有别的内涵，完全都是这种特别丰富多样的错乱业行，都是一些虚妄、狂诈、不真实的心。就像这样，愚痴的凡夫恒常陷在这样的业果流当中。这就是业行的长相，它表示这种缘起一直止息不了，源源不断。只要因上一直在发展，无量无数，果上当然也会一直发展，无量无数，就好比黄河从源头滔滔不绝地一直流到无边际处那样。这就叫做“长”。

接下来就五道——人、天、鬼、畜、狱每一类心，要发起生死长远的想。也就是就每一道的情形，要看到它造的业因无量无数，由此所发展出来的生死也是无量无数，从因观果，就会知道生死是非常长的。

人中则有农作等苦，迭相欺诳。斗秤不平，言讼诤斗。治生求利，参承王等。入海远行，种种斗诤，田作放牧。生夷人中，喜生邪见。根不具足，离闻正法。生无佛处，无善因缘。虽得无难，心常喜乐饮酒淫盗贪欲瞋恚，妄语两舌恶口绮语。如是之人，是长生死。缘彼长相，则起长想。

人中则有农田耕作等辛苦，为了谋生，人与人之间互相欺骗。经商中缺斤少两、斗称不平，诉讼争斗。为了谋生求利，给国王任事当差等等。有的为了求宝入海远行，像今天很多人为了赚钱飘洋过海，到国外去谋生，其实那里充满艰辛，人们为求名利而起各种斗争，又有种田、放牧等的劳作。如果生在边地野蛮人中，则不行持正法；又有内心喜欢生邪见，或者根不具足，远离听闻正法的因缘；有的生在无佛出世之地，没有好的因缘学法；还有虽然没有各种外在障难，但内心却喜欢饮酒、邪淫、偷盗、贪欲、嗔恚，或者喜欢说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。在这类人身上将会出现非常漫长的生死，因为他们不断地在集生死业。比丘缘着长相，就现起了这些人生死漫长的相。

又复天中长生死相，缘彼相想。如是天中，不得境界。喜乐境界，声味色香，贪欲瞋痴，种种放逸，习近妇女。欢喜园中，种杂庄严，宝间宫殿，树林水池，有妙莲花，游戏快乐。天诸花香，种种味食，舞食游行，贪着喜乐。天栴檀末，若散若涂，曼陀罗花，天歌音声，心生喜乐。离于正法，是长生死。若生天中，有如是事。缘彼长相，则生长想。

再者，天人身上漫长的生死相，也要缘着长相而起他们的生死将很漫长的想法。

天人中找不到有修解脱道的境界。他们成天缘着五欲喜乐境界，那些惹人心醉的色声香味等，心里不断地起贪嗔痴，作种种放逸的行为，整天亲近天女，不断串习贪爱。在天界欢喜园里有各种的庄严，以众宝间错的各种宫殿，树林和水之间开着妙莲花，天人们在这乐园中游戏、快乐。天上有很多花香、种种妙味饮食，天人们唱歌、跳舞、欢宴、游行，他们的心一直贪著这些喜乐，增长生死根本的贪欲。天界栴檀香末散在场所里，或者涂在身上，曼陀罗花、天女的歌声和音乐声使得天人心生喜乐，不断地放逸而远离正法。像这样，贪欲等不断增长的缘故，天人未来将有漫长的生死。如果生在天中，则有如此的恶事。这样，比丘缘着长相而生起天人的生死将非常漫长的想法。

又复饿鬼，长生死相，缘彼相想。恶业行故，饥渴乏瘦，雨火堕身，咽则如针，胁状山岩，如空破瓮。以妒嫉故，以刀剑等迭相斫割，在黑闇处，堕坠险岸。疾走往趣河渠陂池，阎魔罗人，手执刀杖，若利钁等，斫打斫之，受大苦恼。食人唾吐，是等恶食。无量百千，不可堪忍，受种种苦。

再者，饿鬼漫长的生死相，也要缘着长相而生起“他们的生死将极为漫长”的想法。这些众生过去造了悭贪等的恶行，就受生成饿鬼，非常苦恼。常常又饥又渴，缺乏受用，瘦弱不堪，空中降下火雨落在身上，咽喉细得像针眼，胁部大如山岩，就像一个空的破瓮一样。由于他们彼此嫉妒，就以刀剑等互相砍割，在黑暗中走，堕到险崖之下。有时他们快速地奔往河渠、池塘，想找水喝，却遇到阎魔罗人手持刀杖或锐利的器械砍斫击打他们，受击打的大苦。他们吃的是别人唾弃呕吐之物，这样的恶劣饮食。详细说，那是有无量百千种的大苦，无法堪忍，转生成饿鬼就不得不受这样种种的大苦。

眼中泪出，头发蓬乱，覆身盖面。有百千虫周遍其体，担负恶身，饶一切病，长行生死。常有铁鸟，爪嘴火燃，攫啄其眼。口如烧树，迭互相食。于三十六百千亿数尔许由旬旷野中行，无主无导。饥渴所逼，其身火燃，入黑闇处。

饿鬼们眼里总是流着泪，头发蓬乱披散在身上，盖住脸部。成百上千的虫子布满了身体，担负着这样众病巢穴的恶身，艰难地在生死中长行，没有出头之日。常常有铁鸟飞来，用燃火的爪子、嘴巴来攫着饿鬼的眼睛。饿鬼的黑嘴就像烧焦的树一样非常干渴，它们互相彼此吞食，在三十六百千亿数由旬的广大旷野中，饿鬼们艰难地走着，如游魂般飘荡，中心无主，没有人指导它们。饿鬼们被饥渴所逼，身体燃火，进入黑暗之处。

如是饿鬼。邪见所诳。离闻正法。是长生死。缘彼相想。

像这样，饿鬼尽其一生都在猛业成熟的颠倒识的诳骗或者欺蒙当中，远离听闻正法的因缘，所以是漫长的生死相。比丘缘着长相而起“这些饿鬼的生死将会非常漫长”的想。

正如《弟子书》所说：“热逼雪纷亦炎热，寒迫虽火亦令寒。猛业成熟所愚蒙，于此种种皆颠倒。针口无量由旬腹，苦者虽饮大海水，未至宽广咽喉内，口毒滴水悉干销。”这里要注意到内外两方面的状况：在内由于猛业成熟的缘故，一直处在非常颠倒的识的状况里，那就像得了深度错觉病的人，处在非常不正常的心识里。它们常常出幻觉，以为那边有很好的水、青青的树林、有很多的甘果等等，这样就不断地去寻觅。在那种饥渴逼迫的状况当中，往往就出现幻觉，然后又为此驱驰。它的心处在这样的颠倒状态里，哪里能安住在法上？前面说到它的各种苦相，就表明：在这种境界里心没办法安住，连一刹那如理思维的机会也没有。在外在，当然还远离听闻正法的因缘，它们没有福报。

如果在受苦的当下没有闲暇来修法的话，那就只有一直随着那种颠倒的错觉力，各种悭吝、斗争等的烦恼力造各种各样的恶业，所以，尽其一生都是在积聚生死的因。从这个缘起的走向上去看的话，将会是非常漫长的生死，也就是解脱的因缘特别难得。在这样的黑云笼罩的境界里一刹那都不现阳光，黑中再黑，暗中再暗，苦中再苦，颠倒中再颠倒，像这样推动起来，它辗转地增长生死。这样缘着长相就能够起饿鬼生死漫长的心想。这样一种如实如量的认定，就感觉到生死很可怕。

再者，畜生漫长的生死相也要缘着长相而起，在它们身上将会有非常漫长生死的想法。这又要从受生为畜生时因上受苦造业的情形来作抉择。

又复畜生，迭互相食，非理淫欲，不知所应。

又畜生界的漫长生死相要由总别两分来认识。

首先，从总的角度来说，畜生有非常重的杀、淫、痴的烦恼业行：为了保养自己，会凶残地吞食对方；为了满足淫欲，会在非时、非处、非境等的状况下行淫；再者，被很深重的愚痴蒙蔽，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既然处在这样深重的愚痴当中，那就不会出现正见，也就没有按照法道而行的意乐和修行。外在表现出来，就是造很重的杀、淫等的业，尽其一生也是不断地在集聚黑业。

从这个走向来看，将会发展出漫无边际的生死。也就是，出现正法的机率非常地小，它毕竟是要内外因缘和合才能够听到教法、生起正见，从而使自己的心纳入到法道当中，之后才能够从生死这张网中脱出来；然而畜生没有这样的机缘。因此，在它们身上将会有漫无边际的生死。

若生水中，水中而行，心燥常饥，常畏他取。鼋龟悭兽，及水獭等，鱼则堤弥，堤弥宜罗，有名瓮鱼，金毗罗鱼，那迦罗鱼，名大口鱼，蛤䗍等虫，常一切时大者食小，常畏网等遮障而取。

接下来分别就水、陆、空三类畜生来看那漫长的生死相。也就是，从业感缘起的发展趋势来看，无论在哪一类当中，都是在不断地积聚生死的业，由此就会不断地出现生死，非常地漫长！

如果以业生在水中，那就在水中行，整个困在水域里，没办法脱出业力圈，心的状态是常常焦躁、饥饿，又常常害怕被人抓取，诚惶诚恐。在水域当中有鼋龟、悭兽和水獭等，鱼有堤弥宜罗，还有叫瓮鱼的，有金毗罗鱼、那迦罗鱼、大口鱼，又有蛤䗍等水虫，它们在水里常常都是大吃小、小吃大，又常常害怕被鱼网等遮障而捕取。

从这里看到，水族旁生生活在水中，完全被业力所牵。一方面没有理智，只是一种本能，一见到就要吃，因为它饿；再者，它不明事理，常常处在惊恐的状态中。这样观察它的心态和业行，就知道的确没有机会学到正法，尽其一生都是在这样的愚痴、恐慌的状态里不断地造业，连一点白净的善法都不可得。这会看出，在它身上将推演出无尽的生死。

又陆地行，獐鹿水牛，猪象牛马，驴及牦牛，麋熊犀等，种种苦缚，刀刃所杀，有病老死。迭相恼害，百千苦恼。

再观陆地旁生漫长生死的状况。这里包括家畜和野兽两类，水牛、猪、象等是家畜，麋、熊、犀等是野兽。

“种种苦缚”，指总的由于旁生的报障，一直处在各种苦的缠缚当中解脱不出来。“刀刃所杀、有老病死”是具体讲到两大类的苦，一类是受报总是被宰杀，一类是与生俱来的老病死的苦。“百千苦恼”，是指苦非常地繁多，各种的恐惧、饥饿、疾病，或者烦恼炽盛无法控制的苦等等。“迭相恼害”，是一苦未息一苦又来，这些苦就像无数个怨敌不断地在恼害旁生的身心。由此就会发现陆地旁生的苦状，它们一直被苦绑住，处在非常糟糕的心境当中。

譬如，嗔心非常直接，一见到对方就想吃掉，没有一种宽闲的观照；要行淫的时候，也是没有忌讳地直接就干的；或者就处在非常大的恐惧、愚痴等当中。这样，心态都不正常，非常地苦，没法安住，所以绝少有法的内涵。除了少数过去有福报的旁生，它有时候还能在寺院旁边听到佛号、讲经等，其它就全数都处在这样受苦受难、心识蒙蔽、非常不正常的状态。

可见，旁生受苦时只有起惑造业，只有那么糟糕的心态，从此观照就会发现，从这里还会辗转地出现无比漫长的生死。

如空中行乌鸟獯狐、鹅及孔雀、鸜鹆鸡雉、鸠鸽水雁、青鸟护泽、百舌鹳雀、命命他养，是等诸鸟，如是无量，复有异鸟，杀缚饥渴、迭相食啖、寒热苦恼之所逼切。

接着再由长相去认识空中飞行旁生的漫长生死相。有乌鸦、鸟类、野鸡、水雁等无量无数的鸟类，还有其它鸟类，它们都处在被杀、被绑缚，饥饿干渴、彼此吞噉，受寒受热等的各种切逼身心的苦恼中。

从这里可以看到，它们由于业力常常都是饥饿、干渴，又遭到猎人的捕杀，成为桌上的盘中餐，要么就被关在动物园里，又有彼此吞食等等，受非常深切的苦痛。像这样，它们常常处在生死的怖畏里，常常心惊胆颤，心识不正常，又处在非常深重的愚蒙中，在这种状态很难出现修法的机缘。由于愚痴等烦恼，在生死中造的都是生死恶业。这样从缘起上去观察，在它短暂的一生过后，还有连绵不绝的生死在后面排着，这就会了解到鸟类身上有很长的生死相。

如是畜生，水陆空行，三处皆畏，是长生死。缘彼相想。

接着总结到：像这样的畜生，包括水、陆、空三处的旁生都处在生死怖畏当中，由于不断地起惑造业的缘故，没有出现解脱道法缘的缘故，将会是非常漫长的生死相续。比丘缘着长相起了这些水陆空的旁生生死实在很漫长的想。

如活地狱、黑绳地狱、合地狱、叫唤地狱、大叫唤地狱、焦热地狱、大焦热地狱、阿鼻地狱，第一苦恼，不可思议。无量百千畏火刀等，堕诸恶池，身分血洋，入刀叶林，入大火中，堕在灰河，行火燃地，受火烧苦，坚䩕相似，无量种恶苦恼所逼，不可忍耐。如是地狱，是长生死。缘彼相想。

接着要利用长相看到八热地狱有情漫长的生死相，由此推广到所有地狱的众生都有这样的长生死相。

首先看到，像等活到阿鼻之间的八热地狱，它们处在无法思议的第一苦恼当中（这里的苦实在是超乎想象、难以谈论的，是最重、最深的大苦）。这是总说。接着“无量百千”等是别说具体的苦，也就是：这里有无量百千种的特别恐怖的火、刀等的苦具；众生由于业力所迫堕在非常险恶的沸水池当中，身体一分一分被销熔；又有进到刀叶林当中，被飞来的刀叶切割得身首异处，片片分裂；再者入到大火里被烧得惨叫，不见人形等；又有堕在灰河里，在里面像沸水中上下漂没的豆子一样，整个全部烧得只剩骨架等等；再者，又无可奈何地行走在烈火炽燃的地上，不断地受着煎烧之苦。诸如此类，都是非常难拔、缠在身上无法解脱的苦痛，都是被无量种的非常险恶的苦恼所逼，无法忍受。这就是对于地狱中苦状的具体描述。

“如是地狱，是长生死”，就是像这样的地狱众生，一直处在极其难忍、心识无法安住的苦当中，在这里没有修法的因缘，只是在不断地受着最残酷的业报，而在受报时心识迷乱，起各种颠倒的妄动，在这些状况里根本不会出现解脱的因缘，这样子缘着长相就生起“地狱众生的生死将会无比漫长”的想法。这就是地狱众生长生死的观念。

有人疑问：经中说到的多数是苦乐的相，怎么由此就推论出是长生死呢？

这要知道，三恶趣苦非常重，天界乐很多，人间苦乐夹杂，这是三种道的特点，众生困在这三种道里就很难出现修法的机缘。

对于三恶趣，就要看到它的苦。它一直被苦逼着，内心有非常大的无明机制和烦恼习性，在这种重苦的逼迫下，它没有闲暇好好地去领受法，然后发展出心上的法道机制。它只会更加加深烦恼，加深各种无明的爆发，这样导致一苦未了又生一苦，才脱掉畜生的报体，又要受地狱的报体等等，就像这样处在非常险恶的状况，从受苦的时候起就一直陷在里面，心态越来越糟糕。就像人如果得很苦的病，或者很苦地生活在牢狱里，不变态的是很少的。像这样，在它们身上只会发展出无限的生死因缘。

在天上，就是乐的吸引力太大，心一直都被散掉了，没办法住在正道里好好地看清轮回的真相，就好像人间富裕的人家一直花天酒地不断地享乐那样。他的命运就是受报结束以后就会陷入到更悲惨的境地，在天界享乐发展出各种的放逸、贪婪等，只是在不断地制造生死的因。所以在那种庸俗享乐的后面会看到有无限的生死。而人是苦乐夹杂、寿命短暂，在很大的谋生压力之下就会做各种各样的事，在这种的因缘状况里，很难积聚到很好的学法因缘从而解脱生死。

所以，从苦乐相能够看到，众生一直处在错乱的循环里难以拔出，是一个漫长的生死相。

彼比丘慧聚观察。彼见有对，缘彼长色，业果因缘，缘于四谛，观察众生种种诸行，百千由旬，如是道行。分分思量，观察因缘，厌离生死。

“慧聚”，就是多层面的智慧聚集。由这很多的智慧去观察，会拓展出非常广大具体的认知，他会出现胜解。而且对于这样的不为心识所见的深远的生死缘起相，是借助一种有见有对的表示法，从而依佛语看到这深细的缘起相。

“彼见有对”，就是他见到一个有见有对的空间上的长的相，缘着这样的长的表示相再进入到业果因缘的观照当中。空间上的长就是一点一点地发展延续，结果发现非常地长。而业果因缘上有一条缘起线，它是透过对于四谛的观照，无非是苦和苦因不断地积集，乐和乐因完全匮乏，没有出现，这样子的话，由于不断积苦因的缘故，就不断地发生苦，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，不断起惑造业的缘故，就出现一个接一个的生死，因为缘起不虚的缘故，这样一段一段的生死连绵不断地延伸下去，就会发生一个极漫长的生死的相。在表示相上就是，众生的心不断地做各种各样的行走，就好像外在的人用脚在一个大旷野里不断地前行，他走了百千由旬那么长。也就是，从缘起的发展相上一个接一个，表示相上就是空间上百千由旬（一由旬四十里，再乘以百千，那是漫无边际的行程），像这样，就可以看到众生的漫长生死相。

“分分思量，观察因缘”，就是就五道当中惑业的状况一分一分地去思量的时候，会发现每一分惑业都出现一段生死，不断地延伸下去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生死历程。或者“分分思量”还可以更进一步细化，在每一类有情身上都不断地出现各式各样的烦恼和业，在受苦的当下又不断地起颠倒的心，出现颠倒的业行。这样一分分去看它缘起上丝毫无误的发展趋向，以此就发现生死无限地漫长。这样的生死如果不解决的话，将会一段接一段……。对此比丘发起了厌离。

这就是对生死总苦的认识，它就像是一个最可怕的病，一旦染上了，它就会一病接一病地发，乃至没找到对治的方法之前，它不会自动解决的。这就是从对缘起的体认而发起决定要出生死的定解。所以整个的以表示来推进对生死进程的观照来发起胜解以后，他就出现了厌离，从此，他会坚定不移地走上出离生死的道。要这样子发展一种超凡的出世间的心。

又修行者，内心思惟，随顺正法，观察法行。云何彼比丘，分分思量观彼短相。

修行者内心继续思维，如何随顺正法而行，为此他观察随法正行的相状。那比丘是怎样一分一分地思量观察生死短相的呢？在空间上有短的相，而在内心轮回的相续上同样有短的相。

彼见闻知，或天眼见，彼比丘，欲动魔军，云何分分思量观察短生死相？

他见闻了解或者以天眼见到，那比丘想震动魔军，怎样一分分去思量、观察短的生死相呢？

受戒头陀，精勤布施，持戒智行，恭敬尊长，直心欢喜，如是正见，敬重父母，见佛闻法，恭敬供养，不谄曲行，不慢不诳，近善知识，守信正行，直心起业，严身口意。如是之人，生死则短。缘彼相想。

他观察到，受戒的头陀行者，在受了别解脱戒后，行持十二头陀正行。这样的行者精勤于布施、持戒，他与正理相应而起智慧之行，又恭敬师尊长老，心意正直，欢喜受教。像这样，以正见尊敬爱重父母，见佛闻法，恭敬供养，不做谄曲的行为，不骄慢，不谄诳，能亲近善知识，守信用，常常正行，依直心起种种业，严护身口意三门。这样的人生死就很短，很快就能超出生死。修行者缘着这种短相而起生死短方面的思维。

若生天中，则有放逸。欢喜园中，间错宝辇，种种树林，水池莲花，有好栴檀，胜妙璎珞，庄严端正，有劫波树，河流泉林，游食快乐。舍如是乐，受持禁戒，饮食游行，如是种种禅思读诵，乐见善人，教他读诵。舍施调顺，正行梵行，寂静诸根，少语乐法，如法饮食。若天如是，生死则短。

天中也有生死短相。如果生在天中，一般都是在放逸当中度过的。在欢喜园里，有以宝间错的各种宝辇，有种种树木、水池、莲花，有很好的栴檀、胜妙的璎珞，庄严端正，还有劫波树、河流、泉林、游玩、饮食等的快乐。某位具善根天人舍离这样的欲乐，受持禁戒，不贪饮食游行，处在种种禅思、读诵善行中。他喜欢亲近善人，教他人读诵。这天子心没有贪著，能施舍，而且内心调顺，修如理的正行和清净的梵行。他诸根寂静，很少说话，欢喜修法，饮食也能离贪，如法受用。如果天人具有这样的德相，他的生死将很短暂，不久就能超脱生死。

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

种种诸苦恼，饥渴口焦干，火炎烧其身，如被烧枯树。

彼苦不可数，若一念静根，暂依佛法僧，彼人生死短。

比丘如是缘于相想。

这时世尊，以诗偈说：生死之间，各种苦恼导致身心饥渴、口唇干焦，火焰烧坏身体，就像被焚烧的枯木一样，所受的苦不可计数。如果能在一念间寂静诸根，或者在短暂时间里心依佛法僧而住，那么这个人他的生死将很短暂，将很快超出生死，这就是生死短相。比丘缘着这种相如此想，如此认知。他明白，原来要念念诸根寂静，缘在佛法僧上面，心住于法，生死就短了。经文有时虽说的是天人，但这实际就是我们的榜样。我们也发愿努力念念都住在法中，这样很快就能超出生死。

常怖畏挝打，若雨及寒热，迭互相食啖，如是等众苦。

彼苦不可数，若一念静心，暂依佛法僧，畜生生死短。

比丘如是缘于相想。

常常害怕被打，又有严寒酷暑、风雨等等的苦，还有彼此互相吞啖的苦，这么多的苦没办法一一数清。如果能在一念间寂静自己的心，或者在短暂时间里心依佛法僧而住，那么这个畜生它的生死将会变得短暂，很快就能超出。比丘这样缘着短相思维生死短的情形，由此他会增益自己依法而行的道心。

在活黑绳合，叫唤大叫唤，阿鼻等地狱，种种极苦逼。

彼苦不可数，能于一念中，寂静心取戒，地狱生死短。

比丘如是缘于相想。

在等活、黑绳、众合、叫唤、大叫唤、阿鼻等地狱中，有各种极度痛苦逼切众生，这苦多到无法以数量计算。如果能在一念中以寂静心摄取律仪，这位地狱众生的生死将变得短暂，很快能够超出。比丘这样缘着短相思维地狱众生生死短的情形，由此他会增益自己依法而行的道心。

彼比丘如是思惟生死短相，何者四楞？彼正观察，郁单越人，于一切物无我所心，决定上行。彼人如是四楞生死。比丘如是，缘于相想。

那比丘思维了知生死短相之后，又观察什么是四楞生死。他如理观察北俱卢洲人对任何东西都没有“这属于我”的心念，这样的心态决定是往上走的。那里的人就是四楞生死。比丘缘着四楞相状思维四楞生死的情形。

四楞方形是平衡不偏的相，比丘借助这样外在的相状去思维内心的业相。他感觉在北俱卢洲人的心态中没有什么我所，这就像四楞方形。人一旦立了自我和我所以后就有了中心点，那就一切都偏颇了：适合我意的欢喜，不适合我意的嗔恼等等，他会在我所上面起各种偏执。而没有我所，心态在任何处都平衡不偏，不偏就正，所以心决定是往上走的。这就是四楞生死的业的相状。

何者是圆？地狱畜生饿鬼等中，无智轮转，非自心行，是圆生死。比丘如是缘于相想。

什么是圆状生死呢？圆代表一个怪圈，陷在里面出不来，一直在里面转。这是指黑暗的地狱、饿鬼、畜生等的下界，由于陷在深度错乱里，都是无智（即无明力）的轮转，不是自心理智而行，所以就脱不出这个圈。

就像一个疯癫者，已经落入到恶性循环圈里了，他的理智力又出不来，所以他一直在一种疯的状态里受困，不断地转，出不来。同样地，落到了业力深重的下界，心中的理智完全被恶业障蔽的时候，连一分业果的认知都很难出现，所以他一直都是随错乱的力量在旋转，百千万劫也出不来，这叫圆状生死。比丘这样缘着圆相去思维这些下界生死轮转的状况。

何者三角？若人行善不善无记种种杂业，地狱天人诸处杂生。彼不善业，生地狱中，善业天中，杂业人中。若行三业，于三处生，如是名为三角生死。比丘如是，缘于相想。

什么是三角相呢？外在的三角是三个点别别而立，这表示三种不同的状况。如果有人内心造作善、不善、无记种种杂业，由于他的内心有这样不同的点，因此就会出现在各处受生的果相，这好比三角形。也就是以这一点的业相会生在这里，以那一点的业相会生在那里，由于他的业是多方面的，他就会生在地狱、天界、人道的诸处，很复杂地受生，不是单一的。也就是以他心中的不善业，会生在地狱里，以他心中所积的善业，会上生天界，又由于造业的时候有善恶夹杂的状况，会生在人中。比如行布施，这是一个善业，但里面杂着悭贪、骄慢等等，善不是那么纯，这样会导致生在人中。由于他心中有行过这三种业，状况不同，也就在三点所表示的不同地方受生，这样叫三角生死。比丘这样缘着外在的三角形态，而发起“由这样的业会出现三角生死”的认知。

何者是团？四大天王，三十三天，夜摩化乐，他化自在，业相似生。于天中退复生天中，于人中退复生人中，非难处地，是团生死。比丘如是，缘于相想。

什么是团呢？团就是一直都是同一类的积聚。比丘观察有一类四王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由于同类的善业再三地产生这类果相。有的众生在天中退没死后，又生到天中，又有在人中退没还生到人中，而不生到其他险难处，这叫团生死（就是经常只在一类生命形态中不断地受生）。就好像有人做了三百辈子人，或者有的天人死后又继续生在天中，这就是团生死。比丘缘着这种团相而思维这一类的生死状况。

何者是青？不善业摄，地狱之人，入闇地狱，是青生死。比丘如是，缘于相想。何者是黄？黄色业摄，生饿鬼中，互相加恶，迭共破坏。如是饿鬼，是黄生死。比丘如是，缘于相想。何者是赤？赤业所摄，生畜生中，迭相食血，于血生爱，是赤生死。比丘如是，缘于相想。何者是白？白色业摄，生于天中，彼人白业善道宝价，买天人生。天欲退时，余天语言：汝善道去人世界中。人中欲死，亲友知识，妻子啼哭，泪出覆面，而作是言：甚可爱愍，今舍我去，当好处生，生于人中。如是天人，是白生死。比丘如是，缘于相想。

那么，什么是生死界里的青、黄、赤、白呢？以下一一讲述。

什么是青色生死呢？就是被不善业所摄，地狱的众生入进黑暗的地狱界，这就是青色的生死。外在青色是暗然的铁色，生在地狱里处处是热铁黑暗无光的景象，因此说是青生死。比丘缘着这种青相思维地狱生死的状况。

什么是黄色生死呢？就是被黄色的业所摄，生在饿鬼里面，互相暴恶、加害，这样的饿鬼是黄色生死。外在的暗黄是荒凉而无有生机的，生在饿鬼界广大荒凉的环境，也是这样。比丘缘着这种黄相而思维饿鬼界生死的情形。

什么是红色生死呢？就是被红色的业所摄，生在畜生道里，互相吃对方血肉，对于血腥味生起贪著。畜生是血道，常常你咬我我咬你，吃着血。它是嗜好吃血的，所以是红色的生死。比丘缘着这种红相而思维畜生界生死的情形。

什么是白色生死呢？就是被白色的业所摄，生在天中。某人修了清净的白业，他就有了生善道的财宝，由此买到了天人的席位而受生天人。当天人快要退没或者死掉的时候，其他天人会对他说：愿你生到善道人间。人间将要死的时候，亲友、师长、妻子、儿女在身边啼哭，泪流满面，这样说：太让人伤心了！现在你离开我而走了，你一定要生在人间，托生个好地方。像这样，人间和天界叫做白生死。比丘缘着白相思维人和天界生死的状况。

总之，缘着外在的青、黄、赤白等色相，思维生死界里各道的生死状况。

**生死品之三**

正法念处经卷第五

生死品第二之三

又彼比丘如是观察，云何众生有种种色、种种形相，有种种道、种种依止？又彼观察，有种种心，种种依止，种种信解，有种种业。

这一段讲到比丘再度观察业差别相、果差别相以及业果的关系。首先说到观察众生的果报相，又说到观察众生因地造业的差别相，接着用喻义对应的方式说明业和果之间的联系。

首先看第一部分，比丘这样观察，众生以何因缘有种种色、种种形相、种种道和种种依止？所谓的“种种色”是指总的色调或者基调，比如上界天叫白色世界，地狱界叫黑色世界，用一个“色”字代表整个情形，之后的种种形相、种种道、种种依止是支分的内容。“种种形相”指根身器界的各种相状，比如地狱众生是怎样的受苦状况，环境当中又是怎样烈火焚烧、黑色铁壁、漆黑无光等等。“种种道”是指众生受业力支配的命运之路，比如，饿鬼是在走怎样一条生命之路呢？就是由业轮旋转不断地受各种饥渴之苦等的命运。“种种依止”就是种种受报的依止处，大略地说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种，每一类当中又有很多具体的依止处。譬如人类就依止在欲界的人间，这里又有东南西北、优劣等等的各种状况，这就是人类的所依止处。色界天人依止在定的境界里，它受报的依止处是色界。

像这样，比丘观察到众生种种果报的状况，接着又观察众生因地是什么样的状况，他发现有种种心、种种依止、种种信解、种种业。

“有种种心”是指有各种各样的识。“种种依止”是指识所攀缘的各种各样的境界，有好有坏等等。“种种信解”指在攀缘的时候发生各种信解或者观念，认为“这是好的、不好的，是想要的、不想要的，是有意义的、无意义的”等等。“种种业”就是发起各种造作。这里以解、行代表众生因地的动态，解如眼行如足，随着他不同的信解而发生不同的造作，这就出现了业的状况。“种种”是指众生的心上有各种差别：有的信解出世的道，走解脱的路线；有的信受上界清净离欲定境的境界，所以他遇境界的时候，以信解的力量，会发生一个避开欲染的远离行；有些碰到欲的时候，会发生一个求取的行为，认为这是好的，我一定要，由此他就出现各种贪嗔杀盗等的业行。这些描述了在众生心中有千差万别的业相。

出现这些的根子是识在攀缘境界（识所待的地方或者依止处就是境界，在欲界里有色声香味触等），之后业的发生有两个重要的关键：信解（就是现在说的观念）是缘起的根源；还有就是欲，它是发生求取的动力。接着就出现了行为，也就是各种的业行。这样就构成了业的状况。

这样，由于众生业行上有种种的差别，就造成了果相上有各种不同的状况。

此如是等，种种诸色，种种形相，种种诸道，种种依止。譬如黠慧善巧画师，若其弟子，观察善平坚滑好地，得此地已，种种彩色，种种杂杂，若好若丑，随心所作，如彼形相。心业画师，若其弟子，亦复如是，善平坚滑，业果报地，生死地界，随其解作种种形相，种种诸道，种种依止。心业画师，业作众生。

那么，诸如此类的种种诸色、种种形相、种种诸道、种种依止的果报相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就像一位黠慧善巧的画师带着他的弟子们，先去观察一块平整、坚固、光滑的好地方。得到这块地以后，就按照内心的构思点染各种色彩，有好颜色、丑颜色等等，按他心中构思的那样，出现了相应的形相或图案。心业画师和他的弟子们也是如此，在平整、坚固、光滑的业果报地、生死地界中，随着内心的信解以及发出来的造作，画成了种种形相、种种诸道、种种依止。心业画师是这样以业行而做出了各种众生的相状。

这里的“黠慧善巧”指内心的信解，对事物的判断、认定。“画”表示思心所，指构想、构思，以它的驱使发出各种行为。“种种彩色，种种杂杂，若好若丑”，指随着心里的运作，会出现各种善恶的心态、业行等。“如彼形相”指因果同类相应，按照因中设定的那样出现相应的果相，画出相当的图案，这都是由缘起无误的力量所致。

“心业画师，若其弟子”，指我们心中业的画师——思心所，伴随着他的弟子即助伴——各类的心行、运作。“善平坚滑，业果报地，生死地界”，指出现的果相，在这样的业果之地呈现一幕又一幕的生死景象。这是由于过去业的构画，到了成熟位自然出现果的图画。“随其解作”，就是“果随因行、果随因现”，恰如其分。“解”和“作”代表解行，也就是因位上非常关键的信解和业行，信解如目，业行如足。发起了信解，就出现了缘起的根本；有了欲，就出现了缘起的枢要；发生了业行，就出现了缘起的成办。“种种形相”等，指缘起所造就的果相，包括根身器界的各种相、命运的各种走法、所依止或发生果报的各种依处或处境等。像这样，以业的缘起造作出了众生。以上所说的就是业感缘起的规律或法则。

又诸彩色，取白作白，取赤作赤，取黄作黄，若取鸽色则为鸽色，取黑作黑。心业画师亦复如是。

具体来说，心业画师如何画成生死图景的呢？这是从差别上来说，如是造业如是现果，毫厘不差，所以用“取白作白”等来表示。前一个“白”等表示因行，后一个“白”等表示果报，白与白只是类似，表示因果同类相应。在诸多色彩中，黠慧善巧的画师取白色就画成白色，取红色就画作红色，取黄色又画成黄色，如果取鸽色就会现出鸽色，取黑色就画成黑色，像这样，果随因现，丝毫不爽。心业画师就是这样取各种业的色调，而画成各种果的色相。

以下解释心业画师如何取五种色，来画成五种世界的图景。前两种说的是天界的状况，白色指离欲的色界、无色界，红色指欲界天五欲繁盛妙好的境界，黄色指畜生道里互相残杀的境界，鸽色指饿鬼道里一片灰暗、惨淡的境界，黑色指地狱界极大痛苦蒙蔽的状况，黑漆漆、毫无光明的境界。

首先看，心业画师是如何取业的白净色，而画出了上界定境中的白色世界。

缘白取白，于天人中则成白色。何义名白？欲等漏垢所不染污，故名白色。

心业画师首先起了胜解，认为离开欲的心行非常好，能造就上界平安、宁静、不动摇的境界，不会落在苦苦中。有了胜解就起了欲，之后去取离欲的白净善行，由此造成上界天的白色境界。这表示那个境界里没有贪心等的活动，烦恼被伏住了，处在定境中，叫做“白色”。以什么涵义而称为“白色”呢？因行上没有贪欲、嗔恚等垢染，善行非常清净，譬如修各种不动业，到了果位就处在色界、无色界的定境里，没有各种烦恼的活动，这就叫做“白色的上界天世界”。

又复如是，心业画师取赤彩色，于天人中能作赤色。何义名赤？所谓爱声味触香色，画观察衣。

接着看，心业画师如何取业的颜料，画成相应的欲界善趣世界呢？这也是由胜解和欲的缘起发起了业行。

他首先起了胜解，以为妙好的色声香味触就是美好的果报，这是很好的、是真实的安乐，以此起欲去追求。而且他行的是正道，并不是以非法手段去谋取五欲，而是胜解必须通过善行来得到五欲享乐，为此发起了为自我求五欲的善心活动，这就是心业画师取了粉红的彩色。红色代表他的贪心，造作的善业代表实现果报的资本，由于符合因果正道，果然做出天界中各种粉红色的五欲妙好境界，这就叫“能作赤色”。以什么缘故叫做“红色”呢？因为在因行和果报上都是爱著色声香味触五欲境界的心，因上以这种爱著发起行动，果上就实现这些五欲，心爱著其中，所以它是红色世界。

所谓“画观察衣”，“观察”代表当时内心分别思量的状况。就像画家心里有个构思，会想应该这样画、那样画，同样这个人在因地会想：我要求得这种欲、那种欲，为此我做这种善行、那种善行等。这种观察构思就构成了缘起的具体内容，他会画出衣裳的美图，也就是各种天界五欲的美景。

又复如是，心业画师取黄彩色，于畜生道能作黄色。何义名黄？彼此迭互饮血啖肉，贪欲嗔痴更相杀害，故名黄色。

再来看心业画师如何画成畜生道的景象。当初起了一种胜解，不守持仁义道德，以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能实现一生的幸福，由这种胜解驱使，生起非常大的求取欲，然后造作各种业行，做的都是泯灭良心、丧失人性的行为。他取了这样并非人道的黄色后，一经成熟就在畜生道里变作各种黄色景象。以什么意义叫做“黄色”呢？畜生没有人性，彼此间饮血啖肉，而且受着本能烦恼的驱使，由贪欲、嗔恚、愚痴而互相杀害，这就叫“黄色”，它没有做人最基本的“仁、义”的内涵。

又复如是，心业画师取鸽彩色攀缘观察，于饿鬼道作垢鸽色。何义名鸽？彼身犹如火烧林树，饥渴所恼，种种苦逼。心业画师，嫉心所秉，痴暗所覆。

接着又要了解，心业画师如何取鸽灰色而画出饿鬼界的景象。当初他有一种判断、想法，加上一种欲望，从而发起各种造作，这样就构成了因上的业绩，难逃果上的恶报。

他是怎么想的呢？他感觉：凡是我所拥有的东西，都要牢牢地抓在手上，给别人就吃亏了。这种紧执不舍的悭吝心，使他取了灰暗的鸽色，这上不会有丰富的受用，由此造就了他未来命运的惨淡。“攀缘观察”，指这个人很小气，时时精打细算，左思右想，总想着“这个东西不能给别人，它是我的，我要好好保住”等等，有这样一系列的观察。这样想就是在酝酿未来的命运，导致将来出现饿鬼道极其贫乏的境界，这就在饿鬼界里画成了一种灰暗的色调。为什么叫做“鸽色”呢？这是指饿鬼的身体就像烈火焚烧过的树林那样，呈现灰暗色，而且内心一直被饥渴的火所逼恼，各种苦毒逼切在身，像这样非常惨淡、不如意。

心业画师握着贪嫉之心的画笔，处在愚痴黑暗的蒙蔽中，不断地刻画悭吝的业，结果画成了饿鬼界贫乏的景象。这里的“嫉心”指贪嫉，不愿别人圆满，只想自己圆满，一直持着悭嫉之心不肯放，处处小气、计较，不能放舍。他被愚痴覆盖的缘故，看不清什么有利益、什么无利益，误以为这样坚固地持有对自己最好。像这样，被痴暗覆蔽后不断地刻画悭吝的心行，画出了饿鬼界丝毫不得受用的贫乏景象。由于在因地总是一毛不拔、小气握持，这种心刻画深了，果上就呈现出饿鬼界的鸽灰色调，这就是“由心业画成果相”。

又复如是，心业画师取黑彩色，于地狱中画作黑色。何义名黑？以黑业故生地狱中，有黑铁壁，被燃被缚，得黑色身，作种种病，饥渴苦身，无量苦逼，皆是自业非他所作。

接着还要观察认识，心业画师如何取黑色的色调，画出黑漆漆的地狱。这也是由于当时的一种邪胜解，在欲的驱使下造作很多黑业，非常凶残狠毒、邪行妄为，所以画出了黑暗无光的地狱。什么样的邪胜解呢？他把某些不符合自心的事定义成了消灭的对象，之后发起一股冲动，想消灭掉它，譬如要杀害别人、诽谤正法等。然后做出黑的业行。以漆黑的业行，画出来的当然是剧苦逼身的漆黑境界。

以什么涵义称为“黑色”呢？由过去造下的黑业生到地狱里，周围都是黑色的铁墙铁壁，自身处在受极大惩罚的境地，被熊熊烈火燃烧，被业绳捆缚，被利刀割截等。由于造业时的心完全处在黑暗中，一点善的光明也没有，一点柔缓的运作也没有，所以得到的是黑色的身体。之后，由业在身上现出各种各样的病，被饥渴极度逼恼，无量剧苦逼切在身。这都是自己的业行所制造的，由业的力量，不断地出现各种果相，在自身上燃起火来，出现被割截等各种惨痛果报，并不是别人作的业强加在自身上的。

又彼比丘，观察如是三界五道五种彩色生死画衣，于三地住，谓欲界地，色、无色地。

那位比丘又观察这样的三界五道五种色彩的生死画衣，即由各种业所画出来的五道生死显现，它们依止三种地而住，也就是依于欲界地、色界地、无色界地而显现这些果报。

心业画师，习近淫欲，攀缘欲界。种种色画，缘色依止，有二十种离欲四禅以为画笔，依十六地是所画处，画作色界。离缘色界，三摩跋提，缘无色界画为四处。心业画师，广画如是三界大衣。

这一段具体讲到，心业画师如何串习业行，而画出了以三种地为所依所显现的各种果报相。

首先说到如何出欲界地的画图。心业画师对于特别的方面数数串习，沉浸在淫欲中，总的攀缘欲界色声香味触等五欲境界。这样以贪欲为本，不断地积累爱、取、有三缘起链，导致出现了各种欲界色调的图画。譬如以非法手段求取男女、五欲等，就会画出三恶趣的各种图画。如果以合法手段希求男女、五欲等，就会画出欲界人天各种色调的画。像这样，出现以欲界为所依呈现的各种根身器界的果报。

接着要看到，心业画师如果舍离欲，心住定缘在有各种明等的色上，以修习二十种离欲四禅作为画笔，不断地习近离欲四禅的业。通过修世间禅定，就出现所画处色界中的十六地，这就是以四禅业画出色界景象。如果远离缘色界，在三摩跋提中缘无色界而起业行，就画成了无色界四空天的景象。

像这样，世上最大的画家——心业画师，以种种业行非常广大地画出三界种种果报的图像。

又彼比丘，观察如是心业画师，更复异法画作众生。

那位比丘观察这样的心业画师，还可以由什么不同的方式来了解它画作众生的情形。

本人认为，“更复异法”不能理解成“还有什么不同的方法来画作众生”。因为所谓“画作众生”，就是以积累业行的缘故画成各类众生，这是很明显的缘起道理，因此，这里的“更复异法”，也许是说“还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或角度、譬喻，去认识心业画师画作众生的情形”，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胜解。

心如画师，身如彩器，贪欲嗔痴以为坚牢，攀缘之心犹如梯蹬，根如画笔，外诸境界声触味色及诸香等，如种种彩。

接下来，经中进一步用画师描绘彩器的譬喻，加深我们对“以业画众生相”这个道理的认识。

譬喻中有若干环节：画师、彩器、坚牢、梯蹬、画笔、色彩。先说譬如，一位画师为了在坚牢的彩器上作画，踩上梯蹬，用画笔蘸颜料在彩器上描绘。意思是，攀缘心一入到境界里，根的画笔就蘸上了境界的颜料，之后就起识，在彩器般的身或相续里画出了业的图画。也就是，造业的第二刹那就在相续中留下了习气，用唯识道理来说，已经在八识田里熏了业种，由于熏种的缘故，就会出现三界各种根身器界的现相，这就是他画成的图画。

接着还要细致地领会。身或者五蕴相续就是彩器，因为凡夫的内涵就是这么一个五蕴相续，再没别的了。也就是在自己的相续或识田里作画，不在别处，这就叫“彩器”。五取蕴在不断地相续，看起来没办法破坏掉。这表示以非常坚牢的贪嗔痴习气现行的力量，蕴一刹那接一刹那连持不断，叫做“坚牢”，就好比彩器非常牢固，不会破裂，有漏蕴连持不散，无法破除。原因是：在生起出世解脱道的无我观慧之前，贪嗔痴的习气没办法息除；由于贪嗔痴的习气相连不断，凡夫蕴的相续就会连持不断，无法息灭，所以叫做“坚牢的彩器”，它是画生死图景之处。也就是，根境识和合时起了心的造作，在蕴的相续或八识田里种下业习，由此变现出相应的生死图景。譬如，根境识相合时，一下子起了悭贪的运作，就在身的彩器或蕴的相续或八识田里种下了业习，以这个因就会出现饿鬼界里根身器界各种非常可怜的景象。或者，根境识三者和合起了嗔恚的业习，当即就熏在相续里，画出地狱里被烈火焚烧等的各种图景。

再看后三分譬喻。心是怎么造业的呢？像猴子一样的攀缘心一下子攀到境界上去了。妄识是不安分的，一有境界就要缘，这是妄动的习性，当因缘快要积聚时，马上就要缘上去了，就像画师一级级踩上了梯蹬，拿起笔马上要画了，这表示前一刹那的识已经出现了。接着根和境一相合，就像画笔蘸上颜料开始运作那样，心的造作起现了，业已经发动了。这时就在心中画下了生死的图景，意思是必将出现生死里的各种遭遇、根身器界的各种显现。从未来将要出现的方面来说，在因位已经画上了生死图。

生死图画的造作在刹那间。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进入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当中，根境接触的刹那间就会发生心的运作，这时就画上了各种生死图，未来必将显现相应的图景，可见生死是非常可怕的。譬如在城市里生活，一入到境界里，六根门头全是色声香味等，稍不注意，根尘一对马上起一个识，或者起贪、嗔、痴、放逸、骄慢等等。

这就要想到，我们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加上意根，这些全是画笔，而周围的男女老少、声色名誉、五欲享受等全是颜料，根尘一接触，六根的画笔就蘸着各种六境的颜料，之后手开始画作，这表示心开始动、开始造作了。譬如看到可意境马上起贪，心就著在上面起了贪染的业，注定落在生死里。如果起了恶心，那就要落到恶趣里。或者看到别人好就眼红，要跟他竞争，想超过他，这样根尘一对马上起竞争的业，这时就形成了因位的修罗图景。从因位来看，如果六根的画笔不断地沾染六尘的颜料，那当即就出现心的运作，画出一幅幅修罗图、饿鬼图、地狱图等。像这样，处处都在造六道的业，不断地画出未来六道的图景，所以，生死的画家太厉害了！

我们没按这个譬喻观察时，以为自己是解脱道的行者，真正观察起来，就像《地藏经》中所说，“举止动念，无不是业”，遇境逢缘都在造各种六道的业。这才知道生死可怕，心的画家很难管束，时时都在画生死图，处处都在做生死事，应当赶紧从中出离，否则生死的连续剧将永无止境地拍下去。就好比心是导演，诸根是镜头，根境一对马上拍出各种生死影片，胶片就存在识田里，留下了影像。这些胶片不断地蓄积，成为生死的素材，到了成熟位就要上演一集集的地狱剧、饿鬼剧、修罗剧、天人的享乐堕落剧等等。像这样，根尘相对时，心的导演在不断地拍摄影片，这些胶片全部存在八识田里，等待一集集地放映。生死的连续剧实在太漫长了，我们要从这里意识到生死的可怕、生死的连绵不断、生死的稠林之相。

生死如地，智如光明，勤发精进如手相似，众生如画，神通如彼无量形服，有无量种业果报生，如画成就。

再从心业画师画出世出世间美好图景的方面来说。“生死如地”，指作为凡夫都踩在生死的地面上，时时都是生灭的景象，这是果报位的情形。在这当中，智慧像光明一样，能照见世出世间各种正道的相。譬如，了解生死地上的一切现相都是由业而感的，遵循着缘起律，以光明般的智慧照见这一点后，就知道要修集乐因来获得乐果，由此而勤发精进。或者进一步有更深的智慧，了解生死中的一切现相都是苦谛，是由自身的我执起惑造业而感得的，又看到在还灭方面，息掉我执就会息掉烦恼和业的造作，从生死中出离，由此就会在出世无漏道上勤加精进。

诸如此类，有了智慧就能照见增上生和决定胜的道路，或者得善趣和解脱的道路等，由此就能驱使心在根尘相对或者处在各种境界中时，发起法上的精进，它就像手一样，在画着各种安乐的图景。出现的众缘所生的各种增上生、决定胜的果报，就像画一样。神通代表其中一种德，还包括福德、智慧、根身、相好等各种功德。这些功德就像具无量色彩的形服，会有各种安乐的显现、清净的显现。像这样，将出生无量种的业果报，包括世间的善趣安乐果报、出世间的无漏果报，这就是如美图般的成就，通过修白净业等，画出了很好的安乐之图。

心业画师画好图和坏图的情形

下面一段说明心业画师是怎么画成好图，又怎么画成坏图的。同样一个心、一支根的画笔，蘸着境的颜料，就要看有没有运行业果的智慧。如果开启了因果正见，他自然知道怎么用心画好每一笔。

有这样一则公案，明朝画家赵孟頫画马，内心刻画精微，妻子端来点心，却发现帐幕里只有一匹马。他知道这件事后，就再也不敢画马了，只画佛像。这个譬喻非常好，表示我们现在的心一念一念都要画好，懂了业果就不敢随意妄为，处处都有心想把画画好。因为知道如果心乱来，就会画成乌七八糟的地狱相、饿鬼相、旁生相等等。

今天的人有严重的业果愚，画贪嗔痴、邪淫、斗争、妄语等的色调，画成的六道景象非常炽盛广大。假如嗔恚心大，做杀人放火等，就画成了地狱相，特别恐惧、可怕，那真是画出了一个漫无边际、极其广大、炽盛猛烈、剧苦的地狱大长卷。假使斗诤心很强，日日与人竞争，就会现出极其广大的修罗界景象，整幅画面都是打仗、不服气、嫉妒、竞争等，那将是千万年修罗界的苦相。

我们学《念处经》，可以看到一切唯心造。六道的确是由心业画家画出来的，只不过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画卷，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它是自己的心画出来的。从现前位来说，我们心里就有六道，时时都在画六道图。虽然个个看起来都有头有脸，实际内心画出的图截然不同。我们站在人的参照系里去看六道，就会知道六道全在人心中。人特别凶残心中就有地狱，果熟的时候，就会出现非常显赫的地狱苦相；人心中有天的相，会行持很广博、纯厚的善业，将来果熟的时候会现出天宫非常微妙安乐的景象，如此等等。这就知道，当前位正在画着的六道各种图景，全是由人心而画就的。

进一步还要懂得，如果我们的心画净土，就会出现净土。也就是心一直处在非常清净的念佛境界里，具有信愿，有信心、恭敬，当然画的就不是六道轮回的相，而是净土、莲池、行树、妙花、灵鸟，以及与佛菩萨圣众相聚在一起的莲池海会妙景。这样才知道，“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”，心中具足十法界，心怎么画就会现出怎样的法界，这就是“心具心造”的原理，读《念处经》会容易领会到唯心变造的道理。接着我们看经文怎么说：

又彼比丘依禅观察，心业画师有异种法。如彼画师不生疲倦，善治彩色各各明净，善识好笔画作好色。心业画师亦复如是，不生疲倦，若修禅定善治禅彩，攀缘明净如彩光明。

那位比丘又依照修禅的业行观察心业画师，还有另一种方式在造作上界明净的画图。就像一位画师特别专注地描绘妙图，不生懈怠。他知道只有心专注在这上面，不分神，不落在不好的心态里，才能画出好图，所以他非常专注精一，一心善加调制色彩，绘制的每一笔都非常明朗、清净。这位画师能够识别什么是好笔，怎样来画成很好的妙色或妙图。他的心有抉择力，知道好坏在哪里，缘起怎么积聚，知道必须不懈怠，心神专注，很精一地去描绘，才能出现非常好的绘画境界；心里一散乱，散在不好的心境、杂乱的心态里，是无法描绘出上乘画作的。

心业画师也是如此，他了知要画就一幅非常好的禅定妙图，必须内心精一，不散在各种烦恼状态里，由此他毫不懈怠。如果他修习禅定，会非常善妙地去调治禅的色彩，也就是住在各种修定的因缘当中，来持住禅的境界。这样，心不会落在黑暗、昏沉、散乱等的状态当中，心一直缘着明净的境界，就像有非常妙的彩光那样。

所谓“诸烦恼所依，独一谓懈怠，谁有一懈怠，彼便无诸法”，要知道，一切烦恼发起的所依唯一是懈怠，谁有懈怠这个法，就不会有其他善妙的法。对于修行者而言，他深知心业画师不能够懈怠，唯一要专注在净妙之法上，一旦懈怠，心绪落在非常杂乱、染污的状态里，就没办法绘制出上乘的画作，所以任何修行都要专注在法的所缘上。如果想得到善妙的增上生或者特殊的净土增上胜，或者达成解脱，就要一心专注，心一懈怠落在烦恼里，就破坏掉得上乘境界的因缘了。

基于这种认识，知道心业画师在刹那间就会画好图或者画坏图，只要一处出现败笔，就没办法完成非常好的妙图，所以，修行需要非常专注、精一，要有业果胜解，从而使心唯一在善上运作。而且，善要从粗发展到细，不断排除不好的状态，心精一地缘在善妙的业行里，才有上升的希望，才有达到究竟安乐的可能。要像这样了解这里的涵义。因此，经文中说到：

修道之师如善好笔，知禅上下如善识知，有取有舍如不疲倦，如是禅定心业画师，画彼禅地如彼好色。

修道之师就像擅于绘画的人。画艺精湛的大师，每一笔都画得很好，绝不允许出现败笔或下乘境界，这就是修道之师对自身的要求。他对因果律了解得非常精微，对于出离解脱向上有特别大的欲求，因此，他就像非常擅于下笔的人，每一笔都画得非常好。

然后，他的见识会了解到禅的上下层次的境界，这就好比那位画师非常了解什么是好笔、好色、好图。因为绘画也有非常大的境界差别，笔是工具，颜料是元素，心境是运作状态，然后出现各种绘画境界，他深知在这些因缘的调配上一点不能欠缺、不能马虎，才能画出上乘的佳作。譬如画笔不行、颜料不好，色调没调制好，心境没把握好，那绝对不可能出现艺术的高境界。像这样，这一位修禅的大师，知道禅有上下各种级别。相对而言，欲界的境界是粗浊的，初禅是微妙的，但跟二禅比，初禅为粗劣，二禅为微妙等等。逐层比较上去，又有世间禅、出世禅，前者粗劣，后者微妙。

他深知禅境有非常多的深浅差异，由此在绘画禅的妙图时，非常精一、精进而从不懈怠，他有取有舍，舍粗劣的，取更上的净妙禅境。像这样一心修禅，住在禅定境界的心业画师，画着世间禅、出世禅的各种境地，就像绘出来的妙好画作那样。这里的“色”指画出来的图，由于他对缘起一丝不苟，对修道有向上的欲求，因此他会住在精一地绘制禅色的境界当中。

又彼如是，心业画师若有疲倦则画不善，地狱饿鬼畜生道处同业因缘。铁杵为笔，不善彩色，画非器人，所谓地狱饿鬼畜生如是等色，非好色画，广说如前。

这一段讲述心业画师如何画出恶道的情形。像这样，心业画师如果懈怠，没有专注在法道上，那内心有各种烦恼种子的缘故，一遇境就猛利现行，非常杂乱地出现。这时由于忘失正念，没有住在法上，就画出了贪嗔等的各种不善图案。像这样，一懈怠就没有了法，就在画地狱、饿鬼、畜生道的各处图画，也就是随同当时的业因缘，会出现不好的图画。从近处来说，会使得身心状态非常糟糕，从远处来说，这种业力成熟会出现地狱、饿鬼等非常可怕的境界遭遇、非常多的逼恼、难受、难以脱出的相。根源是，一懈怠，心业画师就随着各种恶劣习气出现了特别多的恶业，这就非常糟糕了。

出现反面恶性能量的情形如何呢？他拿着铁杵的笔，用非常多污秽难看的颜色，蘸着这些颜色画着各种不成法器的身心状况。“非器人”指不是法道上的人，不是正人，而是妖魔鬼怪、残暴凶神、愚痴等的状况，在这种状态里画出的都不是人，而是劣等、暗昧、狂乱的众生相，这就叫“画非器人”，指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三类暴恶有情相。像这样，用很多的不好色，画出非常悲惨可怕的图景，具体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。这一段也是警示我们，心一旦懈怠，就会发生从我执、自私心中出现的贪婪、放纵、损害他人等各种破坏邪性的力量，这样心就在蘸着各种污秽的颜色，画出乱七八糟的身心状况、各种悲惨果报的相。

接着结合在净土上去体会。所谓“心秽土秽，心净土净”，这是正反两方面的道理。如果心念娑婆、念贪嗔痴，那就是在画娑婆世界的图；如果心念佛法僧、念阿弥陀、念极乐土，那就是在画净土的图景，应当这样了解。所以，修净土者的心不能懈怠，所谓“念不一不生极乐，爱不重不生娑婆”，心应当专一地缘在净土上，这样一念一念地在心上描绘净业，就会画出净土的莲花、净土的庄严、净土的根身等，要像这样非常清净、庄严地安住在净土的缘起上。从念佛法门来说，就是从庄严、诚敬的心中念出“阿弥陀佛”， 念出来的一句一句的佛，都是佛的智慧光明，自己的心和佛的果觉相融通。这样忆念时，自身已经和佛光接通，已经念念摄集佛功德，念念成就九莲种子、孕育莲胎，实现净土的缘起。这样不断地往净土走、描绘净土图景，整个身心都会逐渐转变。

落在污秽界、杂乱界里，就是涂染污的色彩，把自己的心相续搞得一塌糊涂。而我们修净土就是要念念清净、念念画庄严、念念画佛像，这样的话，最终会出现非常庄严、胜妙的净土境界。这个人在世时，身心世界已经在潜移默化，积聚到一定程度就成熟了，出现了极乐世界。这样就明白，我们要怎么在心里画净土、画极乐世界。

又彼比丘，次复观察心之猿猴，如见猿猴。如彼猿猴躁扰不停，种种树枝花果林等，山谷岩窟，回曲之处，行不障碍。

比丘又接着观察心这个猿猴，就像外面见到的猿猴一样。心像猿猴躁扰不停，没有片刻安定，不停地躁动。“躁扰”表示不定、不安。我们攀缘外境的心也是这边看看，那边听听，心不断地缘境乱动。种种的树枝花果林等、山谷、岩窟、回曲之处，猿猴都游行无碍，它可以在这边攀上树枝，马上又腾挪跳跃到那边的花果树，或者嗖地就钻到山谷里等等，运行没有障碍。

这是说我们的分别心能上天入地，到处攀缘，分别心就是有这样的特点，处处能缘。它就像《西游记》里的孙猴子，叫做齐天大圣。本领高强，到处能去，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，想上天宫，嗖的一声就飞上了云霄，到了玉皇大帝那里了，想入地又就嗖地到了龙宫等等。就像这样，分别心非常快，想什么马上就缘到了。这是描述心“行不障碍”特征。譬如一想“美国”，我们的身体去不了美国，但是心里一起“美国”想，就已经缘到美国了，这叫做无障碍。

心之猿猴，亦复如是。五道差别，如种种林，地狱畜生饿鬼诸道，犹如彼树。

心的猿猴，也是这样行无障碍。五道别别五个部分，就好比五大森林，每个森林里面有好多树。五道好比五个世界，每一个世界里又有好多种类型。就像人道世界有东南西北四洲的人，在南瞻部洲里又有亚洲、非洲、欧洲各式各样的人，在亚洲里还有中国、日本等，男女老少、上下阶层、各种民族。

众生无量，如种种枝，爱如花叶，分别爱声诸香味等，以为众果。

在每个树上有各种枝头就表示一类中众生无量。爱就像上面的各种花叶。比如总的饿鬼森林里树的种类很多，一棵树代表一类众生，有很多枝，就是指这一类里面有很多众生；枝上出的花叶，就表示在一个饿鬼众生心里会起各种贪爱。这个爱是广义的，也就是各种爱染的心，包括贪嗔都叫爱。从花叶里面会出果，也就是说以这个爱的心，分别色声香味触，就从中出现各种烦恼、业行。从这个爱里面表现出各种的行为，这是近的果；再以这个行为变现出来世的相，这是远的果。就像这样从花叶里出生果。

行三界山，身则如窟，行不障碍，是心猿猴。此心猿猴，常行地狱饿鬼畜生生死之地。

这只猴子在三界的山里到处窜蹦跳跃，它待在种种山窟里。这个山窟好比是身体，心识在这个身体里待着。“行不障碍”，意思是这个识处处能缘，想什么马上就可以缘什么。就像这样，这个心的猿猴常常行于地狱、饿鬼、畜生的生死之地。

又彼比丘依禅观察心之伎儿，如见伎儿。如彼伎儿，取诸乐器，于戏场地作种种戏。心之伎儿亦复如是，种种业化以为衣服，戏场地者谓五道地，种种装饰、种种因缘、种种乐器谓自境界，伎儿戏者生死戏也，心为伎儿种种戏者，无始无终长生死也。

这里的“伎儿”是戏子的意思。要观察到，果位受报的心就像伎儿受着幕后老板的指使，或者演员受着编剧、投资商的指使，他必须按照规定的去演戏。这不是从因位来说，而是从果位说的。

比丘依着静虑观察心这个伎儿，就像见到伎儿演出的情形那样。像那伎儿被支使，取着各种乐器到戏场里做各种戏剧，有时候演人戏，有时候演鬼戏，有时候演天戏等等。心这个戏子也是这样，他是以种种业的变化作为衣服。这里说的“衣服”，指戏子出场时，有时候穿天人衣，以天人的扮相出场就演天人的戏，有时候穿妖魔衣，就以妖魔的扮相出现在戏台等等。那么，为什么说业化作为衣服呢？由于过去造业的变化，今生得到一个身体，扮演一种角色。譬如，现在我们做人就是前世业力的变现，结果就出现一个人的模样，在人的戏场上演各种人戏。又比如，我们旁边的狗以过去的业力变成了狗的形相，以狗的身份来演狗戏等等。

像这样，由业的变现给心包装了一层叫做“身体”的衣服，这样就完成了扮相，来到相应的戏场，演相应的戏。也就是，众生得到一个身体，他就扮演这样的角色，由业力推动，在这个戏场里有很多情节，但这些全部是编剧、幕后者给他制定的，他是无有自主的，必须演这些戏，必须完成这些命运遭遇。就像这样，众生是随着业驱使而要在生死舞台里演戏的。

“戏场地”指五道地，我们以过去造的善恶夹杂业，现在得了一个人身，就化了妆，心裹在里面开始扮演人戏。到了地球的某国某城某村等，就是到了戏场。在这里自身有各种境界，譬喻里说它有种种装饰、种种因缘、种种乐器，这就好比我们来到人的戏场，会发现自己从小到大有各种形象，遇到家庭、社会等的各种因缘。在这期间会演奏各种悲欢离合等的乐曲，受着报。比如与某人成家，就会演着爱情戏、家庭戏；有儿女，又会有很多悲喜剧；在社会上打拼，有很多烦恼、苦，也有很多兴奋、乐等等。这些都叫做“命运”，它是偶然发生的吗？是不幸遭遇吗？要知道，这全部是过去造的业，驱使着我们没有自在地演这场戏。比如演夫妻戏，其实不是偶然的，命里注定做夫妻，就要演夫妻戏；父子戏也是命里有的；到哪个地方遇到什么、寿命多少等等，全是宿业排定的，所谓“一饮一酌无非前定”。这样就要知道，这里的演戏可不是我们想象的，当演员、当明星非常潇洒自在，好像能够随着自己的个性、才能不断地演。这里说的是受报的戏。如果懂了这一点，就知道在人世间，我们只不过是演一场业力戏。

人是这样，五道里的任何遭遇全是这样，也要知道轮回全是一场戏。戏有很多内容，我们这里只从小乘解脱道的共道内涵来讲，就要知道这是苦戏、无常戏、各种各样业力制造的戏，不要认为有什么常、有什么乐、有什么实义。有这分业就必须得演，而且要随缘，哪个人也摆脱不了。业力下来了，戏院的老板支使这个戏子必须这样做，戏子不得不做，他没有自由。老板说要演哪个就得演哪个，这个老板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业。但很多人不甘心，认为我婚姻不美满，孩子也不听话，工作不称心，有各种不满、怨尤。但这都是没有用的，这样的戏全部是由业所排的，自作自受。那么心的伎儿演的戏叫做“生死果报戏”，心作为伎儿演的种种戏连接起来就叫做“无始无终漫长的生死剧”。

大家还可以展开来思维。比如非常苦难的地狱戏，也是由于过去造的罪业太重，所以要演这种惨剧，披的戏装是地狱的根身，那样来受苦。业力已经注定要斩多少刀、截多少块，就是那样不断上演。在那里面也有铁墙铁壁、黯淡无光、烈火焚烧、狱卒狰狞的面目、无情的惩罚等等，有各种因缘果报。那里惨不忍睹的场面、各种极其悲哀的声音等，就是心这个戏子在果位的境界。

或者演天戏，过去做了一些善业，在天界演最大的娱乐戏，那时换上天人的身体，那是非常美妙的衣装。在那里也有各种因缘，天女、天池、天乐、天饮等等。那里演奏的音乐都是非常悠扬、和雅、美妙动人等等，这就是他的自身境界，就在天界的大戏场上演天戏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乐极生悲，最终非常惨地从天界掉落下来，是演这样的坏苦戏。诸如此类，一级接一级叫做“轮回最大的连续剧”。大家与其去看银幕上的电影电视，不如好好看一看生死大戏。

又彼比丘依禅观察心弥泥鱼，如见弥泥。如弥泥鱼在于河中，若诸河水急速乱波，深而流疾难可得行，能漂无量种种树木，势力暴疾不可遮障，山涧河水迅速急恶，彼弥泥鱼能入能出、能行能住。

再者，比丘在静虑当中观察像弥泥鱼一样的心，发现它和弥泥鱼的特点一样。如果河水非常湍急，波浪乱涌，水又深水流又湍急，很难渡越，这样的河流能够漂流无数种种树木，势力猛烈而快速，无可遮挡，就像山涧河水迅疾奔腾一样。而那种弥泥鱼很有力，它能在这样的河里钻入、跳进、游动、停住。这是在说心像弥泥鱼，除了心以外好像其他东西没有这么大本事。

下面就讲心是弥泥鱼的道理。

心之弥泥亦复如是，于欲界河急疾波乱，能出能入、能行能住。地狱有河，其河名曰鞞多罗泥，彼河极深，涛波涌迅，无时暂停，甚可怖畏。急疾乱流，善不善业以为流水，难可得行，一切世间愚痴凡夫所不能渡。此五道河无量劫中常漂众生，境界疾流迅速不断，势力暴恶不可遮障。

心这条弥泥鱼也是这样，在疾速汹涌的欲界河里能出、能入、能走、能住。地狱里有条河叫做“鞞多罗泥”，河水极深，波涛汹涌奔腾，刹那不会停留，特别可怕。轮回之流就像这样，善业和不善业作为水流的势力，难以渡越，所有世间愚痴凡夫都无法渡过。这五道轮回的业河在无量劫中一直漂冲着众生，在各种境界里面流转，迅速不断，势力猛暴，无法遮退。

在生死的业流中，每天的境界都不断地轮转变化，这就是轮回。我们是生死中漂泊的人，直到现在还在往下漂，丝毫无法止住脚步。包括身体细胞日日新陈代谢，无法随意阻止，这叫做“轮回不可遮障”。世人以为健康的身体是生活的基础，其实身是一种苦，无常迁变的脚步无可阻挡。外器世间的地球不断运转，春夏秋冬四季交替，这些实际也是共业势力的表现。看清这一切就会知道，原来自己是生死疾流里刹那不得自在的苦恼众生。

无常相续，力势所牵不可约截，爱河急恶，心弥泥鱼能行此河。

对凡夫来说，轮回之流在不断地生灭相续，被爱的势力所牵无法截断。在这势力飞逝的生死爱河中，只有心弥泥鱼能够行这条河。

身心的显现刹那间就会变化，后一刹那已经不是前一刹那的蕴了，刹那之间就已经进到后世，这就叫“刹那后世”，这就是无常的真相。心识如河流般的相续无法截断，一刹那就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样子。想按住心脏不让它跳，但按不住，它“呯呯呯”地跳，怎么也停不住，摸一下脉，停不住，这就是业力漂冲的力量。我们不想老，但很快就会老去了，不想离开这个世界，却不得不面临死亡。一具遗骸送火葬场一烧，什么也没了。来世变成猪，又住胎、出胎，出生成一只小猪，然后马上就变大了。这个身心演变的过程一直止不住，业源源不断地在给力，成长变化不断地在持续，等到变成老猪以后，一宰就又完了，又开始继续投生。

若入若出，出者天人，入者地狱饿鬼畜生，心弥泥鱼在爱河中如是入出。

在这爱河的漂冲下，心这条弥泥鱼，有时候“嚓”跃出河面，这表示它跑到天趣、人趣；有时候掉入河里，表示入了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；长期在深水里行，表示一直在恶趣；好不容易到了某个地方，又跳出来一下，这表示又到了人天。就像这样，这个心的弥泥鱼不断地迁流出入，这就是生死轮回的相。

又修行者内心思惟，随顺正法，观察法行。云何彼比丘修禅念住，知业报法？观察一切众生之心常自在行，为心所使，为心所缚。如是观察，彼见闻知或天眼见，一切众生心业自在，依心业行，为心所使。

修行者内心思维，我怎样随顺正法呢？他观察法行。那位比丘是怎样修静虑，以念力安住在法中来了知业果状况的呢？

他观察到，世间众生的心一直都是放任自由的。“常自在行”，是说世间众生都是跟着无明的心在跑。心想怎么做，马上身语就怎么做，这就是凡夫。众生为心所使，被心所驱，成为了心的奴隶。凡夫都是这样被心缠缚、绑牢的，他没办法超越这凡夫的心。比丘这样作观察时，他通过见闻了解到或者以天眼见到，一切众生都是被心业所自在的，依于心业所运行的，一直被妄心所驱使，这就是凡夫状况。

在修行佛道的过程中，关键一点是要区分真心和妄心，如果不了解心有真妄，就会认假为真，以为妄心就是自己。世人我行我素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人人都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那这样就坏了，这就叫做被心业自在了，被自己的妄心骗掉了。心怎么想就怎么做，这个观念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。如果这个观念没有问题，为什么世人还要受苦？苦了就说明它有特别大的问题。实际上，妄心一起就有了业果愚和真实义愚。不明业果的愚痴导致胡作非为，随着妄心造恶业，那就要堕地狱、饿鬼、旁生恶道。或者本来没有所谓的自我，却颠倒地以为有我，处处为我装饰、为我争取、为我营造，为我享受等等，这样就累积无数生死的有漏业。因此，一直听信妄心的话，按照它的吩咐去做，就造成了绵延无期的生死轮转。因缘造成虚假的妄心，世人奉它为自己，只听它的，这就叫“心业自在”。

世人就相信自己的念头，心的话是最管用的，这样一听话结果就错了，被它给绑住了。真心是本来的佛、如来藏，但是出了一个乱臣贼子的妄心，它占据了心的王国，发号施令。如果跟着它走，那就会一直被它控制，这叫“为心所缚”。就像奸臣掌控了朝纲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或者像附体把原来的人心给挤掉，占据了躯体那样，妄心主导一切，这就叫做“为心所缚”“心业自在”。

又复观察，云何众生缚在生死，无始无终，无量转行？彼见闻知或天眼见，以心染故众生系缚，以心净故，众生解脱。如是心者，无量种种攀缘坏相，自体坏相，同业坏相。心有五种，谓五道中自在秉执，与结使心和合相应，常在生死，离第一依，谓虚空等三无为法。

比丘又观察，众生是怎样被缚在生死中，无始无终受无量生死轮转的呢？他以见闻了知或以天眼见到，以心杂染的缘故众生被系缚，也就是以自心的无明力落在烦恼和业当中，结果就被系缚了；而心清净的缘故，众生就得解脱。当心如实明见了法，见到诸法实相，就远离了业果愚和真实义愚，这样就不会再起惑造业，也就获得了解脱。

这个心有无量种种的攀缘坏相、自体坏相、同业坏相。“无量种种”指不计其数的种类。“攀缘”等指三类坏相，从因位说攀缘坏相，从体性说自体坏相，从果位说同业坏相。“坏”是坏灭，表示生灭无常。也就是在因位上，心攀缘此攀缘彼，不断地变换，每个攀缘心都是刹那就灭，有无数种类。“自体坏相”指世俗心本身就是坏灭性。譬如贪心、嗔心、慢心、嫉妒心等，每一种心的自体都是变坏的、生灭的。“同业坏相”指果位受报等的心，也就是与当初因业同类而生，一生了就灭，也有无量种类。

“心有五种”，是指五道的心相续：地狱心相续、饿鬼心相续、旁生心相续、人心相续和天心相续，以这五类心在五道中自在秉执众生，使得众生流转。在流转时又和结使烦恼心相应，起惑造业，从而恒常流转在生死中。

“远离第一所依”，也就是远离了虚空等的三种无为法。这是说，众生随妄心起惑造业的缘故，落在因缘生灭的苦流转中，远离了不生不灭安乐的法性。

五根坏相，有五种心，无量无边爱心依止，种种坏相，以要言之此是染分。

这里说到染分的内容有两种，就是五根和心，包括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分内容。那些变坏相或刹那生灭相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等根身法，以及地狱、饿鬼、旁生、人、天五类心是总相，在这五类心中有无量无边的爱心依止。也就是依着五类心相续，会出现无量无边以爱为体性的心。爱是广义的，贪嗔都叫爱。所有五道妄心都是变灭的，所以叫“种种坏相”，根身心识就是染分的内容。总而言之，以无明力所起的种种因缘幻变相，无论因相、果相全部是染分，都是变坏的苦相，毫无实义，对此应厌患而出离。

云何方便得离染分三烦恼根？有三对治，过去未来一切诸佛正遍知说如是正道，欲以不净，嗔以慈心，痴以因缘。

那么，怎么修方便而脱离染分贪嗔痴三烦恼根呢？有三种对治。过去未来一切诸佛正遍知宣说这样的正道：以不净观脱离贪欲，以慈心观脱离嗔恚，以因缘观脱离愚痴。以下一一解释这三种对治。

彼于身中如是观欲。如是比丘，缘身行已，分分观身，从足爪等，乃至于头，分分观察：此粗身分，何者是我？何者我所？自身分中，如是足爪，离身观察，爪非是身，足指非身，何者是身？何者是我？何者我所？足掌非身，何处起心谓是我所？此内踝者，非是我身。此足跟者，亦非我身。踹非我身，膝非我身，圆非我身，阴非我身。此髑髅者，亦非我身。粪门之处，亦非我身。如是背处，四十五骨，皆非我身。头非我身，面中之骨亦非我身，头中之骨亦非我身。

在三种对治当中，首先开示如何对治贪欲。比丘在身体上这样观察贪欲的本相，他缘着身体从脚指到头部，一分一分地观察：这粗的身分哪个是我呢？哪个是我所呢？在自己的身体部分中，这样的脚趾，撇开身体单独观察它，就看到脚趾甲不是身，脚趾也不是身，那么哪个是身呢？哪个是我呢？哪个是我所有呢？脚掌也不是身，哪里认为这是我所有呢？内踝部也不是我的身体，脚跟也不是身体，踹臀也不是身体，膝盖也不是身体，大腿也不是身体，下阴也不是身体，骷髅也不是身体，肛门也不是身体，如此背部的四十五节骨头也不是身体，头部也不是身体，面部的骨头也不是身体，头部的骨头也不是身体。

彼比丘如是观察，于分分中不见有身，一一分分，皆不见身。又复不见如是分分。复观眼耳鼻舌身意，皆不见身。又复观察我中无我，彼如是等唯是微尘。如是分分观察彼身，犹如芥子，乃至微尘。

比丘这样观察时，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中，都没见到有身体，而且，这些部分作为整体法，继续对它做分解，也不见有部分存在。譬如一只手，看似有整体的手存在，然而从手的五个手指、手掌等各个方面去分解，见到每一分里都没有整体的手，会发现手实际没有。像这样，连身体的手、脚、眼等部分也没有实法。继续分，对于眼、手等各个支分再做观察，也只是众多支分的积聚，没有这样的部分。又观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处，不见有身体，哪一处里也没有整体的身。再观察平常以为是自己的这些法里，处处都没有“我”，看到这些法只是一些微尘。像这样一分一分地观察身体，小到如芥子，乃至微尘大小都没见到有整体的身存在。从这里比丘能抉择到本来无身。

又复分分观察诸大，何者是我？何者地界？如是次第，何者是我？何者水界？何者是我？何者火界？何者是我？何者风界？

比丘继续观察有没有“我”。为此，他一分一分地观察诸大是不是我。用的方法是问自己：什么是我？什么是地界？地界是我吗？我是独一、常恒的法，我只有一个，没有多个，我是不变的，不会灭掉。而地界是多体、无常的，地界有皮肤、骨骼、内脏等，有很多体，不是一个。再者，它是无常的，从相续上看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掉，从刹那上看，刹那过后就灭掉。这样多体、刹那灭的地界不是我。或者说，地界是坚固性，而我不只是坚固性，地界不是我。

像这样次第观察。什么是我呢？什么是水界呢？我是独一、常恒的，水界是多体、无常的，水界不是我。或者水界只是湿润性，我不只是湿润性，水界不是我。又问：什么是我呢？什么是火界呢？我是独一、常恒的，火界是多体、无常的，火界不是我。或者火界只是暖热性，我不只是暖热性，火界不是我。又想：什么是我？什么是风界呢？我是独一、常恒的，风界是多体、无常的，风界不是我。或者风界是动转性，我不只是动转性，风界不是我。这样抉择到诸界都不是我。

彼如是观界非是我，我非是界，非别有我，非别有界，非异界我别更有物。如是皆以第一义谛。

接着比丘用离一多因观察我的空性。如果我是实法，我与界必然只有一体或他体两种关系，没有第三种。首先观察界和我是一体吗？看到界不是我，我不是界。譬如地界是皮、骨、肉、毛等坚固性的法，这样的界不是我，我也不是这样的界，说明两者不是一种体相，因此地界不是我。对于其他水界、火界、风界等都如是观察，知道界不是我。

那界和我是他体吗？如果是他体，应当在界外找到我，在我外找到界，然而不是在界外另外有我，也不是在我外另外有界。不然就成了我和界没有关系，这并不是我的地界、水界等，这也不能承许。这就可以看到，不是有一个与界他体的我，或者说不是在界外另有一个所谓“我”的东西。像这样，一体和他体都不成立，又没有第三品，因此“我”是不成立的。由此推究出“我”只是假名，没有实法。这就是第一义谛，诸法本来无我。从小乘教法来说，没有补特伽罗我。

譬如无量多树和合则见于林，树非是林，异树无林，是第一义，离树之外无别名林。

对于诸界和我的关系，以下透过譬喻来显示。首先，说到它就

像树和林的关系那样。好比无数多棵树积聚起来，我们就看到了一片树林。那么，真的有树林这个实法吗？如果它是实法，和树只有一体和他体两种关系。然而每一棵树都不是林，离开一棵棵的树，也没有另外的林，因此，林与树非一非异，又没有第三品，可见林没有实法。那林是什么东西呢？它只是对于很多棵树的积聚安立一个总体的名字。

譬如有很多人，为了在名言上好称呼，就把这些人的积聚称为“班”，除了意识对它安立的一个假名之外，找不到班的实法。因为在每一个学生上面都得不到班，每一个人上面没有，合在一起也没有班，因此，班没有实法，只是假名安立。同样，林没有实法，只是对很多棵树的积聚安立为林。由此会了解到，所谓的无林是第一义，也就是并没有离开树之外另外叫做“林”的法，由此会悟入无林。这样就明白，离开了诸界之外没有我，诸界也不是我，所谓的“我”，只是对于诸界的积聚安立的总体假名，便于称呼而已，实际没有我这个实法。

又复观树，离彼根、茎、枝、叶等外别更无树，第一义谛无如是树，依世谛故有林有树。

再来观察树，我们总认为有一棵真实的树，承许树是实法，既是实法，它和根、茎、枝、叶等的支分必然有一定的关系，或者是一体或者是他体，没有第三品。但是，在树的根、茎、枝、叶等的每一部分上都看到不是树，不会承许叶子是树、茎是树、枝是树等。再者，若是他体，应当在这些支分之外找到树，但是把根、茎、枝、叶等支分一个个拿走时，没发现另外的树。这说明不是离支分外别有一棵树。既然一体、他体都不成立，就没有树的实法。因此，第一义谛或者真实胜义中没有树这个法。只是依世俗谛的缘故承许有林和有树。换言之，只是在名言谛的层面上假立“林”或“树”的名字，除了一个名字之外，真实中什么也得不到。

身亦如是，足等和合，唯有名字，依世谛故，得言有身。

“身亦如是”，指身体的情形也是如此。由于诸多支分的积聚，让我们感觉好像有个身体。但身体是实法吗？若是实法，它和支分只有一体、他体两种关系，没有第三品。然而，在手、脚、眼、耳等各支分上都没见有身体，显出一只眼睛，不会承许是身体，显出一只手，也不是身体，一只脚也不是身体，任何一个部分都不是整体的身。那么是异体吗？在各支分之外有身体吗？当我们把眼、耳、手、足等各部分拿开之后，发现什么也没有。因此，不是在支分之外别有身体。

既然身体和支分不是一体，也不是异体，又没有第三品，那就不成立身体是实法。所谓的“身体”，只是对于诸多支分的积聚安立一个总体的名字，除了名字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。因此要知道，真实中或胜义谛中是没有身体的，只是依世俗谛或名言谛，从假名安立而言可以说有这么一个身体。

彼比丘，知身法已离于身欲，离身分欲，得离一切根受界欲，既离欲已，彼喜欲爱不能系缚，如是勤观欲心对治。

比丘由上述观察，知道身体这个法的真相即本来无身，由此，他远离了对总体身的欲、对身体各支分的欲、对一切根受界的欲，离欲之后，欲爱就不能系缚他，他这样勤观欲心的对治——身体的空观。

这里的“欲”作“爱”字解，包括不离爱和乖离爱，对合意的乐受就有不离爱，对不合意的苦受就有乖离爱。以前以为有真实的身体以及支分，对于自他的身体就有很多的欲。譬如装饰欲，会对它做各种打扮；形象欲，会扮演各种角色；享受欲，用各种饮食、妙音、舒适卧具等来保养它；或者男女之欲，这就是对于自身他身的欲心。对于好的当然产生不离的欲，心爱著在上面，对于不好、不喜欢的就有乖离欲，想远离它。有些人对身体实在厌恶，生病很久，就想自杀干掉它。或者对同一个人，过去由于他满自己的意，对他就产生不离的欲；后来两人闹翻了，对他产生厌恶，或者无乐受可得时，又会产生乖离欲。这就是执身为实有出现的各种烦恼表现。

对身体支分的不离欲，指对某个支分很耽著，譬如特别耽著自己的头发等。所谓乖离欲，譬如感觉眼睛不好，做个激光手术，去掉不想要的高度近视。或者整容，去掉过去不想看到的面容等等。又有对于诸根、身体诸界，以及根境接触时身上发生的各种苦乐受的欲。也就是，对于好的方面、合意的方面就会起不离爱，对于坏的方面、不合意的方面就会起乖离爱。

像这样，过去一直都落在欲当中。现在看到真实中没有身体，它只是个假影，因此就觉得，在这上面修饰什么、表演什么、保养什么都没有意义。之后，不离、乖离两方面的欲都会远离。再说，身体没有，身体的地水火风诸界也是虚假的，诸根也是虚假的。再者可以看到，既然连身体都是假的，那身体和各种虚假的境和合产生的受也是虚假的。像这样，他能够以观空离欲。

又彼比丘，云何勤观嗔心对治？彼住慈心，常勤观察，恶行众生。所谓五道生死退生，常有怖畏，如死无异。比丘观之，如母悲子。彼诸众生如是苦恼，云何可嗔？我若嗔之，则是疮上复更与疮。如是众生，本性苦恼，不应嗔之，嗔是第二最大烦恼。如是勤观嗔心对治。

比丘又怎样精勤观察对治嗔心呢？他首先住于慈心状态，一直精勤地在观察造恶众生。他见到众生在五道里，死了又生、生了又死。所谓退生就是从地狱退出又生在饿鬼，从饿鬼退出又生在旁生，从旁生退出又堕入地狱等等。就像这样，世间众生在五道里头出头没，常常遭遇各种怖畏，活着就跟死人没两样。面对种种逆境，根本无力从根本改变什么，只有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，无奈地承受。没有智慧心，众生常常都是这样受苦的。

比丘这样做观察后，就像母亲悲悯怜爱得精神病的孩子一样。众生被痛苦如此逼恼，已经这么可怜了，还有什么可嗔的呢？就像发疯的孩子打母亲，母亲不但不会生气，反而会更加悲悯，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了。如果再生气打骂他，就像在伤口上再拉一刀，或者伤口撒盐一样，感到于心不忍。就像这样，众生生来就受了很多苦，或者说自性就是苦恼，天生苦命，现在已经如此可怜，因此不应当再对他嗔恚。嗔是第二大烦恼，像这样勤修对治，就能去除嗔。

又彼比丘，云何次第勤观第三最大烦恼？痴覆众生，身不善行，口不善行，意不善行。身坏命终，堕于恶道，生地狱中。彼若离痴，修行正见。身行善行，口行善行，意行善行。谛知善法及不善法，如是谛知法非法心，则灭第三最大烦恼。如是勤观痴心对治。

比丘又怎样按次第来勤观第三大烦恼呢？他看到痴心蒙蔽了众生的灵知，覆蔽了众生的心，使得众生在无知状态下做各种身的不善行、口的不善行、意的不善行，而众生因此恶行死后堕入恶道，生在地狱里。由于业果的愚痴，使得众生任意妄为，而一旦造了恶业就必定要堕到地狱等恶道里。如果离开痴心，修行业果正见，能够明确因果的法则，这样具有明智智慧，就能令身体离恶做布施、持戒等善行；口说柔软语等善言；意存慈悲等善意。而弃离业果愚，修炼明知业果的智慧，这就是比丘勤修的痴心对治法。

这里“谛知”，就是从心底真实了解到善法和不善法的差别，真实地体悟了如法心态和非法心态的差别，这样的明智就能灭掉第三大烦恼——痴心。当然，更进一步要看到十二缘起能对治有我的愚蒙，从而断掉一切因执著我而发起的有漏业行，这样升起明智就能出离生死愚痴。

又彼比丘，如是勤观三种烦恼，三种对治。彼三种灭已，一切烦恼结使皆灭。如断树根，皮茎枝叶花果缘等，一切悉干。如是能断此三烦恼，一切烦恼皆悉断灭。

像这样，比丘勤观三种烦恼和三种对治，灭掉了三种烦恼后，一切烦恼结使就都灭掉了。就像断了树根，树的根茎枝叶花果等都会干枯，根断了，枝末也就随之断掉了，同样，三根本贪嗔痴烦恼断掉了，其他支分烦恼也就随之而断了。

又修行者内心思惟，随顺正法，观察法行。云何彼比丘第七地中修第八地，得第八地？

修行者又在内心思维，随顺正法，观察法行。比丘是怎样在七地中修八地法，从而获得第八地的呢？

彼见闻知或天眼见，彼比丘最初如是如实观眼。云何世间愚痴凡夫，眼见色已或贪或嗔或生于痴？彼诸凡夫，若见知识若见妇女心则生贪，若复异见则生于嗔，见他具足贪嗔所覆。以眼于色不如实见，痴蔽于心。愚痴凡夫唯有分别，眼见于色，若贪若嗔若痴所覆。爱诳之人，自意分别此我我所，如是染著。

他见闻了解或者以天眼见到，那位比丘最初是这样如实观察眼处造业情形的。世间愚痴凡夫怎样以眼见色而生贪、生嗔、生痴呢？他观察到，凡夫见到熟识的人或者女人（指异性），就容易生贪心。如果出现的是不合他心意的事物，他就会生嗔。比丘这样看到，众生都是被贪嗔烦恼所覆蔽。“具足”，指这个内涵非常完备，充满了内心。也就是时时见到可意境就生贪，见到不可意境就生嗔，几乎贯穿了凡夫的一生。

在见色时当即生起痴心的情形如何呢？当眼见色法时，不能如实见到色法的空相、无常相等，反而误以为这色是美好的、常在的、坚实的。像这样，当即就有愚痴黑暗蒙蔽自心而见不到真相，这叫“随之而起痴心”。

这样就看到，愚痴凡夫只有虚妄分别。眼睛见到美色就起贪，认为这很好，我要，或者见恶色就起嗔，认为这不好，他不理我、对我不好、很可恶等。其实，境上没有可爱或可恶的东西，只是由于内心分别就起贪嗔。或者当时被痴心蒙蔽，以为有一个真实的色，或者常恒、美好、洁净的色等等。诸如此类就可以看到，在眼见色的当时，起的全是虚妄分别，处在错觉的笼罩当中。从心上的三分相来看，见到可意境就贪著，见到不可意境就嗔恚，在这当中支持它的是愚痴。也就是，根本不见这上面没有什么可意不可意或者自己认定的那些常恒、美好等法性的相，总之纯粹是虚妄分别。因此说到，被爱意诳骗的人，以自己内在的颠倒心在那里分别：这是我、我所等等，如此而染著。

这里的“意”要看到，自己内在的虚妄分别是前因，之后起染著等烦恼是由此发生的后继心态，这就是由妄分别起烦恼的机制。也就是，自己心里错乱分别，以为“这是我，这是我喜爱的、我不喜爱的”等，由这种分别发展了染著，心随逐耽缘所缘境难以分离，这就起了爱。而它又有两种倾向，对好的就贪，对不好的就嗔，不知道是自己心意的动作。他以妄分别马上觉得这是好的、我喜爱的、我要的，当即起贪，心著在上面不愿离开；或者认为这是不好的、我不喜欢的，这是另一种我所，当即就起嗔恚、排斥，也是心里舍不开，这些都叫“染著”。这就像油著在布上难以洗除一样，自心由于分别，耽恋所缘境，和所缘境难以分离，这就是贪著，相反面就是嗔恚。这样就被烦恼所覆盖了。

要能看破才能放下，必须看到事情的本相，心里才踏实、肯定，从而会发起决断。像这样的微细过程要借助譬喻来了解，譬喻所说明的就是心上的一系列过程，当发现这完全是被自己的分别所诳骗时就会舍离它。这就是要结合譬喻做观察的原因。

譬如狗咬离肉之骨，涎汁和合，望得其髓。如是贪狗齿间血出，得其味已谓是骨汁，不知自血有如是味，以贪味故不觉次第自食其舌，复贪其味，以贪覆故谓骨汁味。

这是以狗咬骨头的譬喻，来说明由虚妄分别发生幻受，由此生爱著心的过程。狗咬着离肉的骨头，不断地流着口水，以唾液和合，希望能得到骨髓的滋味。这样的贪狗在啃食骨头的时候，牙齿间流出血来，它尝到了血味后认为是骨汁，不知道是自己的血有这个味道。由于贪著血味的缘故，不知不觉就渐渐咬到了自己的舌头，它又贪著这味道，以被贪覆蔽的缘故，认为是更好的骨汁的味道。

我们要在譬喻上很细致地看到发展的过程，在意义上才能一一对应地认识。狗先由分别起欲，所谓“分别”，指它看到面前剔了肉的骨头，作意这里面有非常好的骨髓，特别美味，由此起了欲，希望求到骨髓的滋味。接着付诸行动，用牙齿不断地咬骨头，想求到里面的滋味。这样咬到一定程度，导致牙齿出血，由于贪障蔽的力量，心里就出现幻觉，以为这是骨髓的味道。以为得到了骨味以后，咬得越来越起劲，这就是由爱发展为取，以为得到了所欲。之后全然陷在不知觉状态，竟然去咬舌头，认为这个滋味很好，是骨髓的味道，这就陷入了深度的错觉。总之，一直都是自己在咬、自己出血、舔舐自血，还以为得到了。这就是狗从一个错乱的分别开始，不断发展错乱的进程，旁观者看来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事。

愚痴凡夫亦复如是，虚妄分别。眼识见色贪著喜乐，思量分别，以色枯骨著眼口中，境界如齿如是咬之，染意如涎，爱血流出，贪爱血味谓色为美，于色得味。

接下来结合譬喻，看清欲界凡夫就是这条贪狗。看清了从始至终的过程，就知道众生完全处在虚妄分别里，被分别骗了。

这实际上是虚妄分别，当眼识见到色时，认为那里有很好的滋味，以这个分别的力量，心随着就贪著在上面，对它特别欢喜，乐于求到。接着进一步的发展，把色的枯骨放到眼睛的口中，这表示根和境接触。境界如齿不断地咬，指内心分别的行境，在根境接触的同时会不断地起各种分别活动，这就叫做“心的行境”，不断地咬着色境的骨头。伴随着分别就会有爱染的意，就像口涎和合在其中。咬到一定程度，指不断地分别积累，到了一定程度就从自心的行境中流出了爱血。当爱血出来时感觉味道蛮好，以为是悦意境上有这样的滋味。当时发生了错认，而且对此贪爱，沉溺其中。他心中的错觉非常严重，认为色是很美好的，我在这样的色上得到了妙味，这真是人生稀有的滋味，由此会加重他的错乱，一个劲地去咬，一个劲想求到这种滋味或感觉。这样不知不觉就越咬越深，越咬越不知觉。

这就像那条狗，从一个分别发展到啃咬；之后口水拌着齿血，又误认齿血是骨汁，贪取不已；再进一步发展，不知不觉咬到了舌头，又以为舌头上出的浓血味是骨汁更好的味道，咬到了深处。这样一种错认，使得众生全部陷在颠倒的错乱当中。

犹如彼狗，凡夫愚痴，眼识见彼如骨之色，虚妄分别如狗咬骨。如是观察，眼见于色犹如枯骨。如是一切愚痴凡夫，虚妄分别之所诳惑。

凡夫愚痴不见真相，既不识得眼前的境空，也不知道虚妄分别的幻觉。眼识见到那个像骨头般的色法，就不断地虚妄分别。从开始到中间进行到加深的各种虚妄分别，就像狗不断地啃咬骨头一样，实际就是虚妄分别的活动，除此之外再没别的。像这样观察到，眼睛见到如枯骨般的色法，之后由于根境接触就产生幻受，这都是从自己的妄心中出来的。又不知道幻受的虚假，一直以为这是所谓的美好滋味，从而耽恋不休、爱著不已。按照这样一阵一阵使得错觉越来越深，最后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这就是一切愚痴凡夫被虚妄分别所诳骗、所迷惑的情形。

接着我们用爱情发展的真相来做切实的说明。欲界凡夫最贪爱异性，由于无始的习气力，见到可意对象时就有虚妄分别。认为这个可爱的人，他的音声、相貌、内心等各方面都非常好，我从他身上能得到爱的滋味。这是人生最甜蜜的味道，是最好、最神圣的，会产生这样的分别。以这个分别，认定那是非常好的，由于男女之欲非常强，就认为它超出一切。金钱可以不管，名利可以不管，但是我心爱的人是不能不要的。由此会产生求取的冲动，这就出现了欲。接着他会有意地趋近所爱的对象。单从眼与色接触这一分来看，心触到境，他长得正是我喜欢的类型、很可爱。之后就像狗的牙齿啃骨头，边啃边出口水，啃到一定程度会有血出来那样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伴随着眼见色境，同时会出现一种心理活动，这就叫“虚妄分别的运行”，它就好比牙齿在不断地咬。在对所爱对象起“他人真好，我好喜欢他，他对我这么好”等分别的同时，爱染的意就伴随着发生了。

两个人从有好感、从接触的那种虚假味道开始不断进展，会到达爱情的正行。也就是，接触到一定程度，内心分别到一定程度时，会发现我很爱他，有一种很好的爱的滋味，这时就从心中出了爱血，就像狗的牙齿里出了血一样。牙齿咬表示虚妄分别的活动，分别深了就出了爱。之后觉得这味道很好，世间没有比这更好的了，就贪爱这个血味。这就加深了心里的认同，认为爱是很美好的，我在爱情中得到了人生的滋味。

像这样，其实只是自心变出来的，但是以爱的错觉，一直贪著这个爱血。即使被爱苦折磨，却还是放不下，认为这轰轰烈烈、大起大落的爱才精彩，认为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。其实，在色法或境上本来没这些，唯一是自己的虚妄分别不断发展，之后由触就生了受，由受就发生爱，进入深度时就出了很浓的爱，进一步错觉更深，使得他不断地咬自己的舌头，还感觉有更好的味道，这始终是一个分别在起作用。拿掉了分别以后，什么爱、什么滋味也没有。像这样，爱情从始至终都是在被自心的分别所诳骗。

再用个譬喻来说明。色法就像电影，那上面什么味道也没有，但是凡夫看到银幕上的俊男美女，就像狗看到骨头一样，贪欲一起，他就舍不得，就想取想咬。咬了之后，以分别就出了爱，他舔着这个爱血，以为境上有这个味道，实际这是他自己所出境界，是虚妄分别的结果。对着那冰冷无情的屏幕，他陶醉其中，吃着吃着就过了两个小时。这里关键要看到，从始至终除了自己的分别再没别的了，但是，错觉以为这是从境上得到的味道。从这里可以看到，愚痴凡夫一直被虚妄分别所诳惑。

像这样推广开来，六根接触六尘生起的一切爱欲境界，无非是在舔舐虚妄分别所出的爱的感觉，没有别的内容。要这样认识到人们以为的好感觉、五欲生活的滋味，全是被分别所骗。如果对此做彻底观察，就会发现只是自己在骗自己，这种活动太欺诳，而它所导致的后果太惨重。之后，对它会发生很深的厌离，觉得这世间竟然这么颠倒，自己一直像贪狗一样骗自己，由此会断然舍离。

又彼比丘如是思惟，云何比丘于爱生畏，厌离生死，舍一切欲？

那位比丘又这样思维：修行比丘如何对贪爱生起畏惧，从而厌离生死，舍离一切欲呢？

譬如龙象至年六十，其力盛壮。善调象人革斗捉取，缚其五处置牢槛中，然后乃多与欢喜抟及以甘蔗、甘蔗酒等种种美味，以诸乐器歌声乐之，望使不愁，不忆林乐。若忘林乐，得与凡象同共止住，极令调善，系属他人。

接着结合一个譬喻来了达，当时发生对爱染的畏惧以及厌舍出离的心理状况。以下用龙象的譬喻来观察这一点。

比丘对爱欲生畏惧的情形，就好像年到六十、体力强壮的龙象，如果有善于调象的人想方设法把它捉去，绑住了它的头和四脚五处，关在圈栏里，然后给它很多欢喜团、甘蔗、甘蔗酒等的种种美味，而且以各种乐器演奏、唱歌，使它欢喜，希望使它不再忧愁，不再留恋林间的快乐。如果它忘了林间的快乐，就能跟一般的大象待在一起，这样就能使它变得非常温顺、驯服，成为人类的圈养物。

彼象虽复如是将息，如是供养，不能令其心离忧闷。然其不忘林间之乐，自在游行，不忘山曲树林花果，众鸟音声河傍处乐，思惟念已绝缚而去。忆彼乐故，于调象人不生忌难，坏其牢槛，去向林中。心不顾念多多蹇荼、美欢喜抟及以甘蔗、甘蔗酒饮、琴乐歌声。心不可调，心不可诳，不忘林乐，不乐凡象共行共住，还向林中。

龙象虽然得到这样的休养，却也无法使它内心远离愁闷，它无法忘记林间快乐、自在游行等的情景，它也忘不掉山林幽静隐蔽处的树木、花果、众鸟音声、河边水流之乐。这样思维忆念后，它决然地扯断系缚离开。它以忆念自由快乐的缘故，不畏惧调象人的留难，毅然决然破坏掉困住它的坚固牢栏，奔向林中。它的心没有丝毫留恋、犹豫，无论有多少蹇荼、美味的欢喜团、甘蔗、甘蔗酒饮、琴乐歌声，都不会留恋，不被境转，不受诳骗。它忘不了林间之乐，也不乐于跟一般的象待在一起，还是回到了大自然的原林。

修行比丘亦复如是，无始以来流转世间，五缚所缚。何等为五？所谓爱声、触、味、香、色。谁为善调？所谓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如是六识。何者牢槛？所谓喜乐妻子、眷属止住之处，仆使富乐，染著烦恼之所遮障。多欢喜抟及甘蔗酒，种种美味，诸饮食者。

修行比丘也这样观察心态和取向。他观察到凡夫无始以来流转世间，常被五种东西缠缚。哪五种呢？就是自己所喜爱的色声香味触五欲。谁是那个精于调伏人的束缚者呢？就是自己虚假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。所谓“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，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”就是被六种妄识给调弄了。由于判断错了，误以为它是很好的、是自己人，结果就被锁在五欲上了。凡夫被绑在什么监牢里呢？就是和所喜爱的妻子、儿女、眷属等一同生活的地方——家庭，这里有仆人可供使唤，生活富裕、快乐，在这样的处境中，人心陷溺在欲尘里，被染著烦恼所遮障而不能出离修解脱道。就像有很多欢喜团子、甘蔗酒等的种种美味饮食一样。

分别之心为欢喜抟，淫欲为饮食，心爱网以为作乐歌笑等声。邪见凡夫犹如凡象，共同住者谓有身见、戒取、疑网，口中甜者所谓喜乐邪见言说，系属他者属欲嗔痴。善调之象谓修行者一切染痴以为供养，忆念出离则名为山，禅三摩提以为山窟，生正道心此名为花，涅槃为果，众鸟声者所谓法师，智慧为河，河济口者所谓一心，言地分者谓四梵行慈悲喜舍。彼修行者犹如壮象，随顺思量禅定之乐，趣僧伽蓝为还林去。比丘如是修行道者犹如壮象，若不尔者如狗无异。

分别心是欢喜团子，指凡夫沉溺在常乐我净等的分别中，臭美不已。淫欲是饮食，指欲界凡夫贪享的受用之处。缠住心的爱网，就像各种伎乐、歌笑等声音是缠缚龙象心识的网一样。具有各种邪见的凡夫就像品性低劣的凡象。与凡象共住，指修行人如果落在身见、戒禁取见、疑惑等的罗网中，就是与凡夫同见同行而失掉了原本的法道。口中甜蜜，指喜爱世间邪见言说。系属于他，指成了贪嗔痴的奴仆。

内心善调、不被贪等所缚的龙象比喻修行者。一切爱染的痴心,比喻供养龙象的各种五欲，想把它缠在圈栏里的因素。这是指内心一旦对五欲等起了爱染，有一种愚痴，认为这很好，接受五欲的供养，就被锁在世间牢笼里了。当时能忆念出离这就叫山，也就是知道这里是牢笼，想得到自由山林的快乐或者出世寂静的快乐而发生出离，从而离开尘劳世俗的山林。禅三摩提作为山窟，意思是在大自然出离山中，有各种禅三摩提寂静的山洞。山上开出正道心的花，有涅槃的圣果，法师说法的声音就像众多好听的鸟声，带来喜悦。智慧像河，以河水救济干渴比喻得到一心，远离无受用状态或者心灵困苦贫乏、缺少喜乐的状态。山区等幽静隐蔽的各个地方，就像安住慈悲喜舍四种清净之行。

那位修行者就像健壮的龙象，随顺忆念禅定的安乐，就能舍俗出家、离欲，趣向僧伽蓝，就像龙象回归山林一样。比丘这样修行道法，好比强壮的龙象，很快就能得解脱；相反如果不这样修行，那会沉溺在五欲中，沦落生死，与狗无异。

又修行者内心思惟，随顺正法，观察法行。云何彼比丘于八地处修第九地，得第九地？彼见闻知或天眼见，一切三界皆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、不净等器，观一切欲亦复如是。

再者，修行者内心思维：我该怎样随顺正法来行？为此观察法行的做法。比丘是怎样在八地处修第九地而得到第九地的呢？他是见闻了解或者以天眼见到，三界都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、不净等的体性，三界中通通都是这样的法，一个个法相当于一个个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、不净等的器，而一切欲或者对五欲、名利等的欲求心也是如此。也就是说，这些法只显现一个刹那而不住到第二刹那，或者当同类因缘消散时就消失无有，这是无常；一直随着因缘力而转，无法自主，这是苦；这样多分坏灭的法并不是常一的我，而且这不是我所有的法，因此是空；唯一是惑业苦的自性，这是不净。这样总的观到了三界的一切法以及一切欲都是这样毫无实义，为一切苦患的根源，比丘对于欲发生了厌患之心，而一心想从欲中出离。

譬如林中极大山崖崄峻之处，有大高树名佉殊梨，有无量刺，于彼树头少有果实而复难得，若取彼果多有诸过。恐此树果堕在崄处，复畏失命，树腹有孔孔坎脆烂，欲上彼树复畏孔坏危人之命，彼树极高，堕树尚死，况坠高崖崄恶之处。

贪欲过患的观修用譬喻来启迪。好比山林中有一处非常广大的山崖险峻之处，上面有一棵大树叫做“佉殊梨树”，树上长着不计其数的棘刺，在树的枝头有少许果实，但很难采到，如果去采那些果实，有很多非常大的过患和危险。比如，怕树的果实掉在险处拿不到，又怕会因此丢掉性命。树的腹部有孔洞，孔的坑坎处相当脆烂，如果想攀上这棵树，又害怕脚踩的孔洞烂坏，跌下来丧失性命。这棵树非常高，从树上掉下尚且必死无疑，何况掉到非常深的悬崖之下，一定是粉身碎骨。

愚痴凡人盲无智目，贪着众味。望见彼果，不看峻崖，树腹烂孔。彼愚痴人贪其果味而上彼树，未到果所即便坠堕，即尔命终。更有余人少知方便，或有命业，则不堕坠，少得果味多受苦恼。

有个愚痴的人没有智慧，看不清攀树取果的各种过患，非常贪著果实的各种美味。他看到了那些美果，眼睛盯住不放，一心想求取，没见到脚下的万丈悬崖，以及大树腹部朽烂的孔洞。这个愚人因为贪著果味而上了树，还没攀到有果子的地方就坠落而死。

又有一些人稍微懂得一些方便，或者命不该绝，就没有掉落，而得到了果实，稍微品尝到果实的滋味，然而他为此受到很多苦恼。譬如，品尝果味只是不到一分钟的感受，然而为了取得果实，上树的过程中非常辛苦、害怕、执著。而且在这当中，手触到棘刺等，受很多刺伤。再者，取到果以后下来又非常危险，担惊受怕等感受各种辛苦。

如是如是，彼修行比丘观五道林，中间有孔极大崄崖，谓一切病；佉殊梨树，所谓欲心；无量刺者，所谓无量百千烦恼，求彼苦果，所谓苦也；树头果者，一切欲意诸爱声触味色香等；难可得者，是欲果也，所谓入海，若有刀畏，亲近于王，作贼治生，如是等苦乃得所欲，如彼得苦；多诸过者，贪欲瞋痴；堕高崖者，谓堕地狱畜生饿鬼；即命终者，法命尽也；树烂孔者，皆空无物，一切不坚；痴人往者，所谓愚痴邪见人也，有如是等无量诸过。

“如是如是”，指一分一分的法和譬喻的对应。那位修行比丘观察地狱、饿鬼、旁生、人、天五道稠林，“中间有孔，极大险崖”，是指五道生死中的一切病。包括在五蕴身上发生的种种生死病、烦恼病、苦病，特别危险，时时都会病发，从中起各种烦恼、非法的行为，遭致各种苦果，这些全是病态。

“佉殊梨树”指欲心，对于五欲等常常有想求取的欲望，得到了又耽著不舍。人心总是有欲求、不满足，特别想得到那些好的五欲声色，来提供给自己享受。“无量刺”，指在求取所欲、放纵贪欲的过程中，会发生无量百千种烦恼。“求彼苦果，所谓苦也”，由求取所欲，从中发生各种苦的后果。因此，无量刺就是以烦恼求取所欲所遭受的身心诸苦、现世来世诸苦，这些叫做“无量刺痛”。

“树头果”，就是一切欲心所喜爱的色声香味触等。难以得到的五欲，就是所欲之果。再说，所谓进入大海深处到宝洲取宝；或者为了征服他国、抢掠他人，有刀兵、战争、厮杀等怖畏；又有想亲近国王或高官，想求得一官半职而实现名利双收等；又有铤而走险做盗贼，成为黑社会人物，以抢、偷等做各种阴谋来获取所欲；还有一些一般百姓，通过给别人打工、服务来谋生。诸如此类，遭受辛劳求取、患得患失、冒险、战争等的各种大苦痛，才得到所欲之物。就像那个人为了求得树头果，有攀树碰到棘刺、恐惧惊慌等的各种苦一样。

“多诸过患”，指在求取所欲的过程中，起贪嗔痴等各种烦恼。比如没得的时候，贪婪想获取；与对方竞争时，发生很大嗔恼；根本不了解欲的过患、无实，有非常大的愚痴等等。由于起了猛利的贪嗔痴等烦恼，就会出现生死里的各种苦果。为了一点刀头之蜜，会有割舌之患，为了一点五欲之乐，会堕到地狱、饿鬼、旁生等当中，百千万亿年受苦，这叫“多诸过患”。“堕高崖”，指在求取果的过程中，有的还没得到果就掉落下去；有的得了果以后掉落下去，直接坠到万丈悬崖之下，堕到非常深的恶趣险处，难以拔出。“即命终”，指修行人为了求取五欲而丧失了法的生命。

“树烂孔”，指欲心是空洞无物的，里面没有什么东西。但由于被心中出现的欲的幻觉所欺骗，那时心里就觉得“我要！这个是很好的，我一定要！”其实只是一个想法、一种幻现的念头，去寻找时一点东西也没有。人被这假想幻影所蒙蔽，结果不惜代价、不怕未来苦果要求到所欲，实际是空幻无物的。要知道欲心的虚假。“痴人往”，指愚痴邪见之人。既不知道欲的过患，又不知道欲的虚假，也不知这里本来没有我、没有实义，诸如此类就叫“愚痴”。所谓“邪见”，指以为欲非常殊胜，满足所欲是人生的目的，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求取到。这是一种邪见，他建立了邪胜解，以欲为胜、为好、为大义，由此发起求取的冲动。像这样，一个修行者，如果中了贪欲的迷惑去求取五欲，那就有诸如此类无量现世来世的过患，无量求取、守护、失落的过患，无量后边际衰亡的过患。

这里要看到，我们是瞎子，往往产生错觉，认为高大的树上垂着非常美味的妙果，一心想要攀求。要看到，那是非常大的中空的欲望之树，一旦显出这个相，就会感到非常可怕。我们的心一直跟着欲望走，以极庞大的欲望去求那些幻想中的美果，包括爱情、名利、高级五欲享受、风光荣耀等等。人心一直攀着空虚的欲望树，想求到有实义的果。这棵树时时都可能摧折，他时时可能掉落下来，人生的险境就是这样。而一旦掉落，直接会坠到万丈悬崖之下，可见生死是非常可怕的。

天人的处境也非常可怕。他们的欲望太大，枝头上的各种美果看起来都非常好，譬如妙色的天女、天界的饮食、音乐、游山玩水等等。他们在漫长的生命过程中，一直攀着欲望之树，不断地去攀取天界的妙欲。然而这是一棵空虚的树，当它变坏时，那种眼睁睁看着自己即将堕落到下界的苦，超过了地狱的感受，可见欲是这么可怕。

人间的上层人物、成功人士、有福之人等等，他们整天沉浸在男女、饮食、享乐等中，尽其一生都在攀着一棵硕大的欲望之树，时时想求到树上的美果。但是，当他一脚踏空，树枝一下子折断，顿时就翻落到万丈悬崖之下。从古至今，无数人都是这样的命运。而在修行人里面，有的也经不起欲的诱惑，为了名位、享受、男女等掉落下去了。

所以，世上最可怕就是这棵欲望之树，让所有人掉落悬崖的也是这棵欲望之树，但真实观察起来，它是空洞的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人被一念错觉所骗，首先起了无明颠倒的力量，总感觉前方有五欲的美景，感觉那里有非常大的实义，这种邪胜解驱使着人心发起欲望，之后顺着欲望去求取。这中间的过程苦不堪言，从头到尾都是苦。即使求到了，也只是品尝一点虚假的幻味，过后又痛苦不堪、忧恼不堪，无法满足，还要再度求取，之后欲望的病就更大了，攀得越高掉落得越深。像这样要看到欲的险处，它是最大的凶手、最大的盅惑。

大家看过《贤愚经》《阿含经》等就知道，佛教最著名的转轮王败落的典型就是顶生王。他的福德那么大，取了南洲还想取北洲，取了北洲又要东洲、西洲，四大洲全部统领后，还想得到四王天，再想去三十三天，之后想独霸天王高位。他一直攀着欲望之树，越攀越高，越高就越险，越险就越要，结果攀到与天王分座的极高地位时，由于心不满足，一下子落到地面上。他最后告诉人们的话语是：我是因为心不满足而死。摧毁他的就是内心的贪欲。

在那棵欲望之树上，密密麻麻全是棘刺。为了取得那个果，在攀爬的过程中，痴人忍着手刺、脚刺、脸刺等的各种苦，还是要去求。当今时代情歌泛滥，人们总是唱“我受伤了！我受伤了！”怎么会不受伤呢？求取时那么苦，分手时更加苦，无量的苦刺刺痛着心。所以情歌总是以哀唱告终，一想到那些事，心里就难受得想哭。

再说，那么多明星，最初都是闪烁耀眼、风光无限，最后一个个都殒落了，而且，在求名的过程中，有多少苦刺刺在身心上，外面还要强装笑颜。又有多少锒铛入狱者，他们都会说：“我是被金钱给害了，被贪欲给害了！我过去有多么好的前程，现在只能这样了。”他们在求名求利的过程中，身心遍体鳞伤，被苦刺刺得受不了。但是人痴心不改，已经被刺得鲜血淋漓，还是要去求苦果。被刺了一次以后还是不甘心、不怕苦，还要继续求。

像这样，众生在轮回里无数次为了欲而丧生，被砍掉的头颅堆起来高过须弥山，哭过的泪水加起来超过了四大海。总之，三界以欲为根源，生死以贪为根本，所有苦的根源就是欲。要像这样来了解欲是无量苦毒的根源。

还有一种情况，那就是爬上去了就不想下来。已经爬得很高了，那怎么能下来呢？其实下来就安全了，越到上面刺越多，伤得越厉害，越危险。但是，人的心被欲望吊着，被顽固的痴心、非常大的邪胜解掌控着，永远想往上攀。哪怕吊死了还是要往上攀，已经摔得头破血流，他还是感觉“我失败了，我不甘心，我要继续往上爬。”像这样，就是因为愚痴，人才这么可怜。

又有一些傻人看到他们攀得那么高，拿了那么大的果实，就非常羡慕。好比在仕途青云直上的人，一下子做到了省长，大家都特别羡慕：他坐得那么高！但要知道，“一世做官百世牛”，他一掉下来就会摔得非常惨。因为那上面的棘刺非常多，他的欲望又大，结果不断地起烦恼、造恶业，使得心中充满了苦刺，一发作就要掉入极深的恶趣当中。

我们没有攀到那么高，应该感觉幸运，因为不必遭受做百世牛的后果。其实，不攀这棵欲望之树，留在平地上最安全了，没有去求取，当然不必入这些圈套、不必吃这些苦。它是有因有果的，想吃那果就得受这苦，不想吃那果就没这苦了。

复有多过，如是欲果味少过多。彼比丘如是观，于一切欲，心不生分别。

对于还没得到欲果就丧身悬崖的人，人们会感觉可惜、可怜：他都没有品尝到爱情的美果、名誉的美果、幸福生活的美果，就这样青年早死了，或者就这样被打倒、掉下去了。另外一些所谓的成功者，他们拥有美满的爱情、温馨的家庭、显赫的地位、靓丽的外表、现代化的享受等，成为人们瞩目的对象。但实际上，这两种人只有前一步掉下和后一步掉下的区别，一个还没有品尝到刀刃上的蜜就死掉了；一个品尝了刀刃之蜜，之后舌头被割掉了，试问：这两者的差别有多大呢？

也就是说，欲的味是很少的，只不过根识刹那间接触到所欲境界，有个自我满足的幻味而已。由于一直迫切地想寻求它，当得到时，不免沾沾自喜一番，过后连个影子也抓不到，又有什么可喜处呢？然而他一直不死心，还要发起第二次求取的冲动。可见，以享受不但不会满足欲，反而会使得欲望生起。

我们要看到，每一个欲都是生死的因。由于欲不断地翻新、升级、繁殖等，人的心中欲壑难填，不断地受着欲的驱使，而去求取五欲、男女等，这样会导致无边无际的生死稠林。在求欲的过程中，会发生各种烦恼。由于贪欲一直是他最大的动力，这样的话，一个接一个的生死就在后面密密麻麻地排满了。以这种贪求，会导致生死一个接一个，发展到无量无边。而在每一个生死里，又感召各种各样的苦，非常复杂。

明见苦谛、求出世道的人，知道最可怕的就是生死稠林，最可怕的就是欲的连续、欲的繁殖发展，它像毒素一样会越来越大、越来越复杂难办，冲动越来越大。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的是什么呢？人心会一次又一次地去求取，没得到心里不甘，处在煎熬、饥渴的状态；求取到时，增长贪婪、骄慢、不可一世、得意忘形、放逸、骄纵、散乱等等，无数杂染的力量都会由此发起。而且，人也变得不正常，自我变得非常不一样。明见苦谛集谛的人会看到，生死的根进一步在壮大、加固，非常难处理。每当它强化一次、增长一次力量，脱出苦海的难度就加深了一步。这样会发现，欲作为苦集发生的根源处，它一增长，无量无边的过患由此发生，无量无边错乱心的力量在这里积聚。这样由因看果，就知道将来的前景非常可怕。

再者，欲不可能时时满足，没得到的时候非常难受，一下子陷入强烈的忧苦中。可以看到，当初满足欲的时候，就是很大的坏苦，每一次满足都增长欲望，使得坏苦加倍增长。当它无法实现时，忧苦会翻倍地显现，这时，人心陷在非常大的苦坑中爬不出来。再者，如果求不到，或者出现竞争对手，会发出猛利的嗔恚、愤恨、破坏等等。所以要知道，贪嗔两者是孪生兄弟，有贪就必定有嗔相连，满足时就是贪，不满足时就是嗔，不可能还有别的表现。

像这样，凡夫如果锁定在这样的缘起里，将来的苦会非常大、非常多。如果因为享受不到欲而起很多嗔恚，那会很快堕落下趣。如果通过行善来求取贪欲，也只不过暂时得一点人天享受，之后又要堕入下趣，或者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生死牵连。

这就知道，欲果即使得到满足，也是味少过多，片刻的享受后面紧跟着无限漫长的苦缘起。比丘这样观察一切欲心的过患，知道它会把慧命送掉，把无数劫的前程送掉。它是诱人的罗刹女，将把自己捆定在生死牢狱里，它像杀人不见血的刀，又是迷惑人的美味毒药。这样看到它最可怕、是伤害自己的最大凶手后，对此就不生分别了。他从反面认定了这是苦的根源，既然认定了是苦的根源，那还会去求它吗？还想生一个“我要求取它”“它有好有坏”的念头吗？等等，他对此不再抱希望了，就是因为看透彻的缘故。

又彼比丘，观察欲心犹如火焰。犹如灯焰明色可爱，其触甚热。飞虫痴故，见彼明焰贪着爱乐，入中即死。愚痴凡夫亦复如是，欲瞋痴覆，于一切欲心生爱着，如彼飞虫见灯明色；若入欲灯则堕地狱畜生饿鬼，如彼飞虫入灯而死。彼比丘如是观察，心得离欲。

这一段是以飞蛾扑火的譬喻来了解欲心的过患，知道它是焚毁自己的因以后，远离贪欲。这里要了解，比喻只有一分相似，不能全等。譬如说心如虚空，只是从空分描述，然而虚空没有灵知。或者心如摩尼宝，只是从如愿出生来说，并非指它是色法体性。同样，这里飞蛾入火的譬喻中，明色可爱的相代表欲境，飞蛾扑到里面被烧死代表欲心，应当先分清这两个方面。

我们要认清欲心犹如火焰。火焰有热度，有烧毁作用。譬如男女相恋时，生起很大的贪欲之火，这是从内在起的火焰，它的作用是烧毁自己。比如在爱欲之中失去控制，发生贪染、邪淫、嗔恚等的业，就会使自己葬身于恶趣之中。或者沉浸在享受荣誉的欲乐中，对名有非常大的贪欲，这也是非常火热的，它会烧坏自己。以上说明了“欲心犹如火焰”的涵义。

接着要了解譬喻中的各分涵义，以及以喻法对应来认识内心的贪欲过患。譬喻里说，就像灯焰有非常可爱、明亮的色泽，但触到灯焰时，会发生非常热的灼烤而导致身亡。那只飞蛾由于痴心的缘故，见到光亮的火焰感觉特好，贪著爱乐这种感觉的缘故直接趣进，然而一飞到火焰里就被烧死了。愚痴的凡夫也是这样，他被贪嗔痴的烦恼覆盖从而颠倒所缘，对一切欲境发生很美好的感觉，心对这份感觉生爱著的缘故，就像飞虫见到灯的明亮光色那样，感觉特好，那当然要。这个愚痴的凡夫就入了贪欲的灯火，结果被欲火所烧而堕入地狱、饿鬼、旁生当中，就像飞虫认为灯的光色很美好，就直接趣入灯焰而被烧死一样。

这里关键要分清两个“欲”字。“于一切欲”中的“欲”指所欲，“若入欲灯”的“欲”指欲心或贪欲。愚痴的飞虫认不清灯焰的自性，看起来非常好，这表示感觉，佛法里叫“受”，它感觉特别好，对好的就想享用，结果直接飞了进去，落到灯火里被烧死了。同样，愚痴的凡夫把苦因错认成了乐因，那种好的感觉欺惑了他。他被烦恼的力量障蔽，烦恼一起比如贪一起，就觉得对方是很好的，觉得这样的生活、感觉特别好，这叫“颠倒所缘”，凡是烦恼一起都会颠倒地看事物。他对欲境或所欲生了爱著，感觉非常好，心就爱那个，著在那上面。结果落到里面以后，内在的贪欲之火炽然地生起，把他给烧死了。现在要看到，前一个“欲”字，一般会解释成所欲的色声香味触，但本人认为，关键是有一个欲乐或乐受，他沉浸其中，认定这是好的，之后就爱著。然而它是苦因，如果著现世乐，那会出现恶趣因。可见它非常具欺诳性、会烧死自己，这叫做“欲火”。

接着对于欲或者所想要的乐受要有清晰的认知。我们是怎么爱著的呢？一定有个受，没有受是不想要的。譬如酒鬼贪杯，如果尝到酒的时候有乐受，那就非常喜欢，从而沉浸其中，一杯接一杯，根本放不下；如果是同样颜色、名字的酒，他以为很好喝，但是一喝发现不对，是苦的，就会马上放下，可见他贪的是乐受。然而乐受不离开味尘，所以，所缘境叫做“五欲”，当时根境识和合出现触，然后发起乐受，这个乐受是他贪的根本所在。如果乐受不存在，那他是不会喝的。又好比受用美食。同样一种食物，刚开始吃感觉有很好的乐受滋味，于是沉浸其中，希望再吃；等到吃了十天同样的食物，这时因缘已经变了，接触起来没乐受，他就不要了，马上跟厨师说不要再做这个了，吃得太难受，可见他著的是乐受。

又比如听同一首流行歌曲。第一次听时，由于新的因缘积聚，心里感觉很好，听一听、唱一唱，乐著其中，可以整天听这一首歌，沉浸在听这首歌的好感觉里；但过了一段时间，这首歌被唱烂了，这时再叫他唱就不肯了，也不愿意听，可见他贪著的不是这首歌。也就是，歌曲作为一分助缘，关键要看它和根及识和合时产生了什么受。如果出现了乐受、好感觉，那他就喜欢，一直著在上面；如果心情、判断等方面发生变异，再和合不出现乐受，只是苦受，那时就会厌、不想要。什么原因呢？人都追求新潮，老歌被人群判为落伍，再唱就没意思了，别人也不欣赏，这时他的心变了，就不愿再唱了。可见，真正的贪著点是乐受、那种自己满意的感觉。

今天世人最大的迷惑处就是崇尚感觉，这看起来似乎非常正确，因为这些东西给我好感觉。爱情、名利、感官享受、现代生活等都有好感觉，当然我喜欢，我要沉浸在这种幸福感、好感觉里，这骗倒了世上所有的愚人。

人心被无明力所覆盖，把苦因看成了乐因。就像飞蛾看到明亮光泽的色时，感觉非常好，它以为世上最好的就是这明亮光洁的色，既然好，我喜欢，那当然要，结局就是被烧死。这表征了无数欲界众生的可怜命运，他们当时出现错误的判断，幼稚简单地认为，既然是好感觉，那我当然喜欢，我要做喜欢的事，我就是要沉浸在这里面，凡夫就是这样起了邪胜解。当虚假的欲尘出现时，心里觉得满意，定义为好，之后根境识一和合就出现幻受，然而人们看不清，把这份好感觉当成真实的乐，沉迷不已，没想到这里面有杀身之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旦痴迷于这种感觉，欲就逐渐在心里发起、增长，一系列的烦恼就不断地滋生。譬如滋长贪，当新的事物出现时，那股求取的冲动使得他迫不及待地要去追求，之后就有各种求不得的忧苦，各种不满、竞争，为了求取丧失理智、不择手段等等。

像这样，现前的色声香味触，饮食、男女、声色、网络、影视、娱乐等等，当因缘和合时，幼稚的人都觉得有个好感受，那当然喜欢，结果一入到里面就陷到欲火里拔不出来，心被搅得乱七八糟。欲会把人彻底毁坏掉，多少人追逐现世乐的缘故，心变得非常可怕。人在成年以后，为了追求所欲，爱、取、有三连环链不断地发生，心态变得非常糟糕。他就是要求男女、金钱、地位、权势、感官享受等，这种贪婪使得人不择手段，让人心陷入没法整合的状态，出现猛利的贪欲力量。随之派生的嗔恚、竞争、散乱、放逸等的黑性力量、愚痴力量会越来越深、越来越重，充斥内心，最后就发现没办法振作、没办法修善道，就这样沉沦到下界去了。这就是欲界众生共同的命运。

比丘由于这样见到欲的可怕，当饮食男女、声色影视、网络等的各种欲尘显现时，他非常害怕。因为知道一旦没有正念观照，心里马上会出现一个幻觉，从而被它欺骗。一旦陷在欲里，就已经陷入生死了。他看到了欲的过患，看到庸俗世间感觉的过患，就能脱离贪欲，视一切欲尘为生死杀手、砒霜鸠毒，非常可怕。这就是修出世道比丘的一种观感，由于深切地了解到欲是万苦根源，从而舍离贪欲。

又彼比丘内心思惟，随顺正法，观察法行。又此世间一切众生，何缚所缚，轮转生死？彼见闻知，或天眼见，二缚所缚，系在世间。何等为二？一者食缚，二者触缚。食缚有四：一者抟食，二者思食，三者禅食，四者触食。何者抟食？谓四人处，欲界六天，八大地狱，鬼中一分。二思食者，所谓鱼中。三禅食者，所谓行禅色界天等。四触食者，所谓诸鸟。

那位比丘又内心思维：我如何随顺正法而行？为此他观察随法而行的做法。他这样思维：这个世间一切众生是被哪些缚所系缚而轮转生死呢？

他通过见闻了解或者以天眼见到，众生是被两种缚所缚而系缚世间的。哪两种缚呢？食缚和触缚。食缚又有四种：一、抟食，二、思食，三、禅食，四、触食。什么是抟食呢？人间的四大部洲、欲界的六种欲天、八大地狱以及鬼类中的一部分，这些众生全是抟食。二、思食，指鱼类受用食物的方式。三、禅食，指行禅的色界天等受用食物的方式。四、触食，指各种鸟类受用食物的方式。

何者为触？触者谓欲，有执手者，或有笑者，有眼见者，如是皆为欲触所诳。如是一切愚痴凡夫，谓欲界中，人及饿鬼畜生地狱，此等习欲，故名欲界。

什么是触呢？触指欲，方式有手拉手、微笑、眼睛见到，由这样的因缘发起贪欲，都是被欲触所诳。像这样，一切愚痴凡夫在欲界里，人、饿鬼、畜生、地狱众生等不断地串习贪欲，所以叫做“欲界”。总的来说，欲界的众生是被饮食、男女这两种欲所缠缚。《礼记》里说：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”《孟子》云：“食色性也。”

又无色界三摩跋提，攀缘为食。

再者，无色界三摩跋提以攀缘为食。

以此二缚，常在世间，不得离欲，常为一切结使所缚。

像这样，众生以食缚和触缚这两种缚，常常被系缚于世间而不能离欲，常常被一切烦恼结使所系缚。因此，出离的重点是食缚和触缚。

又彼比丘如实观眼，眼识见色，若生乐触，则攀缘乐，非乐报业。又如实观，如是如是，眼识见色，是恶意处。若眼触生，攀缘于苦，是乐报业。

那位比丘又如实地观察在眼识处发生业的状况。他观察到眼识见色，根境识和合时如果发生了乐触，心攀缘乐或者作乐想，那就不是感召乐报的业。他又如实观察，如是如是眼识见到某些色法时，是发生恶意之处，也就是产生贪嗔等恶心的地方。这是说，如果起了乐触，心里作意乐想，就成了贪嗔痴的根源，接着会发生种种非福业等，所以是恶意处。如果眼触生起时，心里攀缘苦或者作意这是苦，那就是感召乐报的业。

彼如实知，何者名为眼识见色，攀缘于乐，非乐报业？于此法中随顺观察，眼见色已，不善思惟观察攀缘，忆念味著而生乐心。现在虽乐，后得苦报，成就地狱饿鬼畜生。

接着他又如实地认识，什么叫做眼识见色，随着心就攀缘着乐或者作乐想，而成为非乐报业的？就是按照正法的轨道，这样随顺观察：当我的眼睛见到某个可意色后起了乐触，如果我当时做了不善的思维而观察攀缘（“不善”就是作了乐想，现世法里没有真实的乐，却对它起了乐想，这就是不善的思维。接着就会缘着乐起各种观察攀缘，就会想这是什么样的乐，我要不要？以及得了这个乐又如何等等。这些都是在乐的方面观察攀缘）。起了乐想后就有了乐著之心，会不断地对此忆念、味著，生起“这很快乐，这非常有意义”等等的心。虽然在现在感觉有很多快乐，满足了自我的欲望，但由于当时起的都是贪染之心，造的只有非福业，因此只会成就地狱、饿鬼、畜生的果报。

何业现在得不乐报，后得乐报？眼识见色而生眼触，心善思惟，观察攀缘，于现在世心不乐著。现在不乐，非苦报业，转生人天，受胜妙乐，终到涅槃。

这一段是在细致地教导行者这样思维：什么样的业行，现在得不乐报，将来得乐报呢？

思维后会抉择到，比如眼识见色生起眼触的时候，起了乐触，如果当时心里作善思维，观察攀缘，心想：我如果起乐想而贪著它，就会造非福业而堕入恶趣，这个现世乐是有毒的美食，让我堕恶趣的因，是招来非常多痛苦的根本。就像这样，心里作意：这是个苦的法！那就不会处在乐的幻觉中，这样就叫做“现在不乐”。

而由这样用心作意，就不会在心里积下感召苦报的业。当时护好了心，没有贪著它，避免了由起贪欲等造非福业积下堕恶趣的业力，也就保证了心处在清净、贤善的状态中，有力量造集善业。因此，面对现世乐的时候，只作意它苦就远离了贪心，由此有清净的心，有力量行持成就后世以上安乐的善业，由此就能转生人天，享受胜妙之乐，最终达到涅槃。这样叫做“后得乐报”。

如是耳鼻舌身意识，皆亦如是。

其他耳鼻舌身意五识的状况也都是这样。比如耳识听到声音生乐触，当时心在攀缘乐或者作乐想，所起的就不是乐报的业；当时攀缘苦、作苦想，那就是乐报的业。其他鼻嗅香、舌尝味、身觉触、意缘法等等都是这样。总的要看到，遇到可意境，生起乐触的当时，发生的这两种想就分出了苦乐两条道路，作乐想就是堕落，作苦想就是上升。

因此，修道人为什么要舍下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一心想往上走呢？就是他看透了这一点，他求的是先苦后乐，而不是先乐后苦。他知道一旦陷进去了，决定堕恶趣，只有从中拔出，心以作苦想出离，才可能让心脱出来，住在一个善的状态里，往人天乃至涅槃上走。

这里要知道，修道者心中要发展出一种“在乐触现前的时候攀缘苦”的心。这跟世间的看法完全不同。因为世间所熏的观念就是：当乐触出现，心上有乐的感觉时，就认定是乐。如果不通过法道发展出另外一个认取为苦的心，那就没办法转移。

所以，这里的关键是“攀缘”两字。意识攀缘的是法尘，法尘是个总相或者观念，它是我们熏习苦谛发展出来的观念。最起码要思维抉择到坏苦的一分，能够对于乐发生“这是苦因、苦性”的定解，之后加强为胜解，才形成了不可转移的观念。只有它产生出来了，心才会缘着它作苦想。而世间没有学法的人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观念，也就不会发生缘起上的转变，所以非常可怜。

尤其末法时代，大多数人在缘起上已经注定都要下堕。因为当乐一出现的时候，他只会起乐想，沉迷其中，人俱生的贪欲让心一下子陷在里面。这当中根本没有什么福业或者善心的状态，所以可以一概判为非福业，它是下堕的因。

譬如当影视出现的时候，里面有各种宣扬男女爱情的邪见，导致人昏迷、愚痴的境相。心跟它一结合，就挑起了内心的烦恼，就会产生“爱情很好”的错觉。这样一种贪欲、颠倒的状态，哪里是生善趣的因呢？要得到人天善报，起码要修五戒十善。比如得人身，要守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哪里是这样一种娱乐外道的状态呢？哪里是陷溺于这种虚假幻影、不断起贪嗔的状态呢？这里可以完全认定，一旦遇到了现世乐，心陷溺其中的时候，完全都是往下走的因，全是陷溺的因，需要这样了解。

如果我们深入学习苦谛，在观念上相应了，也就是心里完全抉择认定，观念上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从前所有的乐，现在自己心上认定了它是苦，再也不会移动，这种观念就叫做“胜解”。这个观念不断串习深入骨髓以后，乐触一出来，心里能够当即作意它是苦的，也就是心立即能攀缘到那个苦相上去。这样的话，就避免了内心往恶趣下堕。所以，修行的关键是在心念上转移，而这上面能不能转移，就在于你能不能取得胜解，所以思维苦谛极其重要，否则防不胜防。

绝大多数人每天都会陷落无数次。比如到了城市里，各种男女、声色、五欲享乐的欲境出现时，人心处在欲尘的海洋里，非常贪婪，像只饿狗一样不断啃咬欲境，心随之就起了欲意，起了各种贪婪等等，马上就陷溺其中了。这样来看，一天多少次地陷溺，多少次造集非福业，起的都是堕恶趣的因。这样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它的强度完全压过了善心的力量，导致很多人非常麻木，善心根本发不起来。这种状态非常糟糕，如果不及时整治，那的确就只有下堕的份了。所以，很多人到了晚年心态错乱，那时欲整无力，多少人就这样陷溺在恶趣中。

通过这种观察就能完全断定，所谓耽著现世乐要堕恶趣，这个教言正是出自本经。由此，后代祖师就提出了“放下今生”的教导。譬如在前行的修法里，修暇满和无常就是为了退掉对现世的耽著。而且知道，如果还在耽著现世，这种观念没有转移，心态没有变化的话，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发生后世以上安乐的因，这是在缘起上决定的。从这里我们会了解到前行修心的重要。

又修行者，内心思惟，随顺正法，观察法行。云何彼比丘眼识见色，心行于舍？

修行者又在内心思维如何随顺正法而行，为此他观察法行的内涵。那么比丘是怎样眼识见色，而心行于舍呢？

谓彼比丘，眼见色已，心不喜乐，非不喜乐，不贪不恶，心不悕望，非不悕望，亦不忆念，非不忆念，亦非不善观察覆障，如是行舍，是名舍处。非苦乐处。

他观察认识到：那位比丘在眼睛见到色法之后，心里没有喜乐，也没有不喜乐；既没有对此贪著，也没有对此厌恶；没有起希望得到它的心，也没有起不希望的心或者避开它的心；没有忆念它或想它，也没有有意地不忆念它或不想它；心没有被不善的观察障住，而失掉纯真的心态。像这样，行在不著于忧、喜等两边的超然的心境，叫做“行于舍处”。这样的舍处，不是产生轮回诸苦处，也不是产生轮回诸乐处，心里没出现爱憎等的两边状态，因此不会落在轮回的苦乐两处。

那么这里我们要学到怎样的修行状态呢？举些例子来说明。

比如一只猫跑到我们房间里，心里既没有喜欢、贪著，也没有厌恶、排斥，处在超然的状态。或者说，没有希望它来，也没有不希望它来，来和不来都无所谓，对于这只猫心里没有什么耽著，这叫做“超然”。又像刮了风下了雨，只是个单纯的风、单纯的雨，没有希望的心，也没有不希望的心，来了不排斥，走了也不留恋，总而言之没有耽著。无论见到什么色声香味触，都只是假相，没有实法，态度是超然的，这就是“行于舍”。

又彼比丘，得第十地六地处行，谓阿那含初禅地中，乃至四禅，得登彼地。彼观诸法出没生灭，常勤修行八分圣道，欲觉欲到解脱之门。

再者，比丘获得第十地六地处的修行境界，这是说三果圣人在初禅乃至四禅之地的定境中登上了彼地。他观察到万法出没生灭，也就是忽尔现出，又当即灭没，世间法都是这样无常的。之后恒常精勤，修行正见等的八分圣道，而快要达到觉悟，达到解脱之门了。

彼比丘如是精勤，魔宫隐蔽。彼地夜叉见已欢喜，即以上闻虚空夜叉，虚空夜叉闻四大王，彼四大王闻四天王。彼四天王如是复闻三十三天，三十三天闻焰摩天，彼焰摩天闻兜率天，彼兜率天闻化乐天。彼化乐天复向他化自在天说，彼自在天复向梵天如是说言：阎浮提中，某善男子，广说如前。乃至八地摄于六地。彼既闻已，甚大欢喜，梵迦夷天，出禅乐行。既实闻已，转复欢喜。

那比丘由这样精勤修行，使得魔宫隐蔽。当地的夜叉见后欢喜，随即上报虚空夜叉，虚空夜叉上报四大王，四大王上报四天王。四天王又上报三十三天，三十三天上报夜摩天，夜摩天上报兜率天，兜率天上报化乐天，化乐天上报他化自在天。他化自在天又向梵天这样说道：在阎浮提的地区中，某位善男子如何出家、修行等等，就像前面说到的那样。乃至八地摄于六地。梵天听后特别欢喜，说道：在清净的梵天中，出现了禅乐之行。他这样如实地听闻之后，转而又生欢喜。

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

若善若不善，业果皆决定，自作业自食，皆为业所缚。

当时世尊宣说偈颂，来总结整个《生死品》的内涵。首先说因果定律，善和不善两大范畴里的一切因果律都是决定的，不会因时空的转移而有所改变，因此称为“定律、铁律、法则”等。这又要从总、别两分来说，由善一定得乐，由不善一定得苦，从善得苦、从不善得乐无有是处；特别而言，由善和不善业行的种种差别，感召苦乐的种种差别，毫不紊乱，一一对应而起，这叫“业果皆决定”。

再细说，业有十善、十恶等的差别，果有异熟果、等流果、增上果等的差别。业果可以划分出无数条，都是永恒不变的因果律。凡是造了某种业，就必然要受某种果，所谓“假令经百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”。业不会在他人身上成熟，只在自身上成熟，这叫“自作自受”。“食”是受用的意思，造了善业，必定得到相应的奖赏；造了恶业，必定得到相应的惩罚，无法逃脱。

像这样，一切有情都被业网所缚，除非灭尽了分别心，否则谁也逃不出业的掌控。

如是烦恼地，初甜而后苦，舍境界如毒，以不饶益故。

在最初生起时就不寂静的缘故，叫做“烦恼”，有贪、嗔、痴、慢等的各种差别。“烦恼地”指烦恼所摄的境界。人们以为正受用时有快感、乐受就是真实安乐，实际是误解，在烦恼地里，无论受用怎样的五欲等乐，都是先甜后苦。甜很快就灭了，以自心贪著的惯性，将不断感受后边际的苦。所以，贪著现世而造非福业，会堕入恶趣，为了来世造福业、不动业，会落入生死等等。

总之要看到，生死中的所有快乐境界都像毒一样，会斩掉解脱道的命根，毒化自相续，使自心加深错乱、苦恼。因此，为了解脱的缘故，要像舍弃毒药般地舍掉生死乐境，以不饶益之故。辨清了生死乐毫无利益后得出结论：它像含毒的美食，非常可怕。从而断然舍离，由此将出现出离之行。

智不属烦恼，属于智境界，此世若后世，一切时受乐。

世尊进一步揭示，凡是烦恼所摄的都是苦，凡是智慧所摄的都是乐，因此，解脱道行者应当力求无我智慧。

所谓的“不属”，就像光明不属于黑暗一样，两者体性相违。烦恼是无我计我，执著自我，相合于自我意识就起贪，不合自我意识就起嗔，感觉自我伟大就起慢等等，因此，它是从无明力而起的妄动体性。而妄动就要受惩罚，会被拉到生死中。相反，智慧是明见蕴上没有我，由于照见而确定的缘故，会消除执我的心，以此息灭由我执所起的贪嗔等的妄动，止息掉生死诸苦。因此，清净智慧的体性会让我们在今生来世一切时中受用清净无漏之乐。

智常烧烦恼，如火能焚草，烦恼覆智梵，故佛说三宝。

以智慧见到无我，就能烧灭由我执所起的烦恼，就像烈火焚烧干草那样；不了知无我，以我执起烦恼，就会覆盖智慧寂静，因此佛宣说三宝，引导我们走无我解脱之道。也就是，归依开示无我正道的大师佛；归依法，修无我正道；归依僧，以修无我的同法行者为伴，这样心会逐渐生起道的根本——无我智慧，最终达到永乐之地。

若乐智境界，寂静如牟尼，若烦恼蛇啮，彼人一切失。

从趣向智慧和烦恼两条路所造成的结果来看，如果有人乐于修无我等的智慧境界，他将得到如牟尼般的寂静，止息一切烦恼和苦；如果有人背离智慧境界，乐于加强我执，譬如自我展现、自我张扬、自我奋斗等，那决定会被贪嗔痴慢等的烦恼蛇所咬，将失坏一切安乐。这两种结果截然不同，因此我们应当乐求智慧境界。

若人知二谛，勇猛谛知见，彼行第一道，舍离生死处。

如果有人了解世俗谛欺诳、胜义谛无欺，出现了真知真见的勇猛智慧，那他将行于涅槃第一之道，而舍离生死惑业苦诸处。

世俗谛都是虚妄分别，本来无我执为我等，全是欺诳的，以此我执起惑造业，变出来深度的错觉。反过来见知真相，去掉虚假的我执，就能止息烦恼、业的妄动而回归本来。这样，由于合乎实相的缘故，是无欺的；没有惑业妄动的缘故，是无苦的；不生灭的缘故，是常恒的等等。由于明见世俗、胜义二谛的差别，就会了然明确如何取舍，勇猛见知真相后，会发起求道的勇悍心。

若人乐生死，喜乐烦恼怨，彼人常被缚，流转有隘处。

如果人对于生死圆满发生胜解，就会出现乐欲，喜爱贪欲等的烦恼怨敌。以邪胜解和邪欲的驱使，他将在成办生死之乐上勇悍精勤。由于落入了苦的缘起链，就常常被系缚，流转在生死诸有险隘难行之处，受各种苦恼逼迫之处。

若人有出意，常行寂静行，死生天众中，到梵世界处。

如果有人抉择生死唯苦、涅槃真乐而出现了胜解，以此会发生一心希求出离的欲。以这个欲驱使，会常常行持能到达寂静涅槃的修行——戒定慧三学等。由于他具足了胜解、欲、勤三个重要环节，死后必将生在出世崇高的天众中，到达寂静涅槃的梵世界处。“天”与“梵”都有多重解释。这里从出世道来说，“天”包括佛教不共的净天、义天、第一义天等。“梵世界”指寂静无苦的涅槃境地。

若不爱欲等，供养佛法僧，彼人舍生死，如风吹干草。

如果有人已经确认一切生死法都是苦性，不再希慕生死中的五欲乐、有漏乐受、有漏舍受等，为了从生死大苦中解脱，供养能成办此义的最胜助缘——佛法僧三宝，由于内因外缘和合的缘故，这个人将如同风吹干草般舍离生死。

所谓的内因外缘聚合，从主要来说，佛法僧三宝是成办解脱最殊胜的导师、法道和助伴。当确认了只有三宝能拔济自己出生死苦，从此就会一心归依，之后领受佛的教法，和僧众一道日日夜夜修解脱道。这样，以内的法行、出离行等为根本作供养，就能彻底舍掉生死的境界。就像秋冬一到，草枯黄掉落，被风一吹就无影无踪了。这里的“风”指圣道的风，“干草”指生死的虚妄境界，当无我智慧等诸道在心中生起时，就像风吹干草般能够息灭生死境界。

若不为心使，而能使于心，则能除烦恼，如日出无暗。

如果智慧常常现前，不为妄心指使而能够指使妄心，就能灭除烦恼，犹如日轮一出现就没有了黑暗一般。

心怨最第一，更无如是怨，心常烧众生，如放烧时树。

“心的怨家”指众生错乱心的系统。由我执发展出的无量无数烦恼心，就像无数条毒蛇潜伏在心相续中，无论哪一条现行，都将置我们于地狱、饿鬼、旁生等的恶趣中，在漫无边际的年月里遭受无数剧苦。因此，心的怨敌是世上最大的怨敌，再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。烦恼心常常在心中现起，烧灭众生，就像火从树自身上发起，又反过来烧毁树那样。

若心自在行，愚痴不调根，彼苦不寂静，去涅槃太远。

如果放任第一怨家的烦恼心自在而行，愚痴而不去调伏眼等诸根，那我们将落在连绵不断的生死苦中，不得寂静。如果继续放任烦恼、我执，那将离涅槃越来越远。

“根”又称为“根门”，指生识之门，当眼耳等诸根与色声等诸境触遇时，无间就会发生各种识。如果不注意调伏诸根，它就会引发生死业识、恶趣业识。每一种识一生起，就会成为识田中的种子，将在成熟位变现出生死无量无数的苦境。由于没有控制它的发展，反而以愚痴心认为这里没什么业果，没什么生识的事件，就会使得生死业识发展得越来越厉害、越来越复杂。往后排定的必然是不见边际的生死苦流。

知苦及苦报，复能知苦因，则脱一切缚，普离诸烦恼。

这是世尊教导我们，由认识苦谛和集谛，进而就能了解到的确有息灭一切苦的灭谛，有实现此灭谛的道谛。这样进入解脱道的修持，就能在果上脱离一切生死相续的缠缚，在因上普离一切由我执发起的妄动烦恼，将会达到毕竟安乐之地。

前两句告诉我们入手之处，引发出离道心的关键是了解苦谛和集谛而发生胜解。“苦、苦报、苦因”三者，指苦性、苦果和苦因。“苦性”就是苦的性质，没有乐性可言。我们自从一念无明认为有我，从此就发生了各种为我求乐的冲动。这种自私的妄动性，使得众生一直在生死诸趣里流转。这种流转的运动没法止息，一直落在惑业苦里，取生死中的蕴，不断地结生相续，无法摆脱，随惑业力流转而无法自在，这就叫做“苦性”。从总的苦性中出生的无数苦、乐、舍的法，全部是苦，因为全是病态、颠倒，这种状况就是生死的性质。

“苦报”是从果一分来讲。无论受生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哪里，都不会脱离三苦的性质。譬如堕在三恶趣里，一直受大苦的逼迫，这是苦苦。受生在欲界人天善趣里，虽然有一些五欲享乐，但仍然是变坏性，根本抓不住。正受乐时有贪著心的缘故，一旦失坏，必然落入忧苦中，这是由缘起机制决定的。这就可以看到，一切生死中的欲乐都是坏苦。再者，住在上界的定中，无论起身心喜乐，还是处在舍受状态，也全部是坏苦性、行苦性。毕竟坏灭的缘故，是坏苦性。虽然处在不苦不乐的状态，但内在一直携带着苦因，当引业穷尽时，苦因——随逐的烦恼种子和苦种子又随之而现行，根本没有治好生死大患。它就像布满癌细胞的躯体，暂时处在酣睡或麻醉中，但由于苦因一直存在的缘故，它是行苦性，一失去麻醉性或酣睡状态，遇到缘马上剧烈地爆发。因此，生死中的任何状态都是大患在身，都是苦因状态，都是造苦的机制，这种状况就是行苦。这样就知道，整个三界六道全是苦的性质。从果上说，它叫“苦谛”，毫无真实安乐可得。

接着又要了解苦因。造成这生死苦的原因何在呢？不在外面而在内心。由于没见到真相，错认蕴上有“我”，结果就产生自私性；满我意的就贪，不满我意的就嗔等等，以各种妄动的烦恼就出现了有漏业；以有漏业必然感召生死果报。从整个前后缘起的发生过程就能看到集谛的面目，而它的根源就在我执。

由于我执只是虚妄性，是一种错认，从中就知道，通过观修，见到无我的真相后，自然就会停息。根源停息了，惑业就停息了，惑业停息了，取生死的能量或动力就全部歇掉了，不会再取生死。这就可以看到，一定有永灭诸苦的寂静大安之处。由于知道灭谛真实存在，就会发起求解脱心。因为生死里全是苦，没有真实安乐可得，真正安乐的是涅槃。到了此地之后，再也没有任何生死苦，会得到一得永得的大安宁、大安乐，它再也不会变坏，这叫做“决定胜”。这样就发起了求涅槃解脱果的心，由此会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实现灭谛果的道谛当中。然后知道，道谛以修无我观慧为根本，其他戒、定等作为助行或眷属，这样趣入修持。

由于能止息掉根源的我执，在因上就会普离一切烦恼，在果上会脱离生死结蕴相续的系缚。所谓的“系缚”就是结蕴相续。今生取了人身，由于惑业的力量没有止息，来世还要取个牛身等；还有充足的惑业力量的缘故，又要实现第三生的轮回受生。像这样，生死蕴牵连不断，一直都在轮回，这就叫做“系缚”，一直绑牢在生死当中，因为根源没有断掉的缘故。而修解脱道能止息掉根源的缘故，就不会再出现系缚了，这就叫做“脱离一切缚”。

智为第一明，痴为第一暗，取如是光明，是名黠慧人。

痴为第一恶，黠慧人能舍，若令痴自在，寂静难可得。

若欲自安隐，宁触入大火，毒蛇同处住，终不近烦恼。

智慧是第一光明，愚痴是第一黑暗，求取照见真谛智慧光明的人，就叫做“黠慧之人”。愚痴是第一邪恶，黠慧者能舍除它，如果放任痴心听它的话而行，那终究难得到寂静。如果想为自己求真实的安稳，到达永灭苦恼之地，那宁愿接触烈火和毒蛇，也终究不习近烦恼。

智第一甘露，第一安隐藏，智为第一亲，智为第一宝。

智慧是第一甘露。以智慧照见无我，能够息灭我执，由此灭掉一切生死，所以它能治死病。智慧是第一安稳藏。以智慧看清了实相，内心不再妄动，因此远离生死漂流中的一切恐慌、忧患。智慧是第一亲人。以它明见道路如眼目般的作用，能护持我们不堕险处，而且快速到达安乐宝洲。智慧是第一大宝。以智慧能明见实现安乐的缘起正道，有了它的摄持，我们的一切善愿就都能得以满足。无论寻求什么，以明见缘起的智慧，在正因上下手，都能够圆满实现。

如是之智火，常烧烦恼山，烧烦恼山者，则到安乐处。

以这样的智慧火，能常常烧掉烦恼群山，一旦烧掉了烦恼群山，我们就到达了安乐之处，因为再也没有苦因了。

若人无智慧，如盲入暗处，则不厌生死，非法诤斗笼。

如果一个人没有智慧，那就像盲人进入黑暗之处，他看不清生死的苦患以及从此脱离的道路，反而颠倒地将生死中的苦法视为有乐、有实义，常常有寻求的欲望。这样的人不会对生死发生厌离，因为不明见体性的缘故。

而且，由于对生死怀有期望，为了自我，他会落入非法斗争的牢笼中。也就是没有智慧的缘故，执著有我、生死中有乐，那人生的第一目的就是为我求乐。如何求呢？由于不能明见缘起，发展私心私欲，他将会陷入到非法斗争的牢笼中。就像今天斗争炽盛的年代，人们都行持非法，为了竞争，求取到自己想要的名利，陷入到无法脱离、非常可怕的牢笼当中。

若人常念法，善得于人身，不为心所诳，应受善人供。

这里的“法”指灭谛和道谛。灭谛是寂静安乐之地，没有了苦，没有了虚妄的烦恼性、执著性，它是真实的法。能实现它的现见诸法无我的智慧——道谛，是符合实相的，它也是法。像这样，解脱道行者常常念灭谛而起求证心，念道谛而住在无我观慧中，这样来消除一切轮回虚假的法，或者说以真实义愚、业果愚发起的各种颠倒法，这样的人就善得人身了。因为人身很宝贵，能修持解脱道，而他能真实地住在解脱道的法当中。

这样明见四谛、了知无我的人，不会被虚假的心所诳骗。他能认识颠倒心是无明串习出来的，不是真实的自己。由于他学了教法，能明见真实和虚妄；由于他修习证法，能有力地制伏掉虚假的心，这样就有了清净功德，成了解脱道上的身，因此应受善人的供养。

彼比丘如是知法非法，依法正行。如是净心，则能破坏无量百千高大生山。无有余气，更不复生，离烦恼刀，近于涅槃。

“法”指圣法——道谛和灭谛，“非法”指世间法，两者有很大差别。一者是真谛和真实智慧，这里有寂静、安乐；另一者是从无明心发展出来的整个世间系统的法，从因到果都是虚妄、颠倒、无实义的，而且会招来无数苦患。当比丘了解了法和非法的差别，生起了依法而行的决断，从此就有了随顺道谛和灭谛的真实行为。

他这样净治颠倒分别心，包括由真实义愚和业果愚发展出来的各种颠倒心态，就能够破除无量高大的三有受生之山。也就是，当生死根源的心得到了净治，就不会发展生死中的受生。过去没有修解脱道，那当然排定了生死中无量无边的群山。“生”是从果上说，也就是没除掉颠倒心的话，就要不断地起惑造业，受取三有中的生。这种受生不计其数，种类纷繁，叫做“无量百千”。而且，业力成熟时会出现非常显赫的果报，这叫做“大”。

比丘随顺解脱道的法而行，就能够止息掉苦因。这样的话，智慧越来越明朗，虚妄分别就逐渐灭除，最终连习气也不生。像这样就离开了能伤害的烦恼刀，趣近永灭一切苦的涅槃，这就是解脱道。

**地狱品之一**

地狱品第三之一

又彼比丘，随顺思惟业果报法，观法非法。云何恶业，无量种种，皆因于心？相续流转，如河浚流漂诸众生，令堕恶业果报之地，在于地狱受极苦恼？

世尊说，那比丘随顺法思维业因果报的法理，先观察什么是正法，什么是非法？为什么无量种种恶业都源于自心？为什么恶业力让众生相续流转，就像漂泊于湍急的河流？什么令众生堕入恶业果报之地，在地狱里受极大苦恼？

这是让我们观察为什么造恶要堕地狱，要看到因地怎么样造业，之后怎么被业流所牵，漂到地狱里变现出怎样的各种苦报。佛说通过观察这些，能够让修道者认识业果的定律。

彼比丘，观善不善，谛意思量。此诸众生，云何如是为心所诳，为爱所诳，堕活、黑绳、合、唤、大唤、热及大热、阿鼻恶处地狱中生？彼诸地狱，各有别处，皆有官人。如业相似，各各证知。

比丘观察善业和不善业时，非常审慎理智。他这样观察思维：这些众生是怎样被自心所诳骗，被爱欲所诳，堕入等活、黑绳、众合、叫唤、大叫唤、烧热、大烧热以及无间阿鼻地狱险恶之地的？那些地狱都有各自的地方，里面都有施刑的阎罗狱卒。地狱情形都是根据往昔造业而相应变现的，造业者各自受报各自证知。

彼地狱处，名为何等？众生何业，到何地狱，堕在何处？

那些地狱各有什么名称？众生造什么业，堕落什么地狱？生什么样的地方？这些都一一详细了解，这样他就会对地狱有全面的观感。就像我们了解中国有多少省份、多少市、多少行业、多少人类，某人为什么选这种职业？他从哪里来的？他有什么志向？这样了解背景以后，对人世间的情况就有比较具体的认知，了解地狱也要这样来学习。

彼比丘若见闻，知或天眼见，有大地狱名活地狱。复有别处，别处有几？名为何等？处有十六：一名屎泥；二名刀轮；三名瓮熟；四名多苦；五名暗冥；六名不喜；七名极苦；八名众病；九名两铁；十名恶杖；十一名为黑色鼠狼；十二名为异异回转；十三名苦逼；十四名为钵头摩鬘；十五名陂池；十六名为空中受苦，此名十六活地狱处。

那比丘以现量见到听到，心里了知或者有用天眼看到，世上的确有这样的大地狱，名字叫做“等活地狱”。在这等活地狱里又有各种不同的地方。总共有多少处呢？名字分别是什么呢？等活地狱共有十六处，第一个地方名为“屎泥”；第二地方名为“刀轮”；三名“瓮熟”；四名“多苦”；五名“暗冥”；六名“不喜”；七名“极苦”；八名“众病”；九名“两铁”；十名“恶杖”；十一名为“黑色鼠狼”；十二名为“异异回转”；十三名“苦逼”；十四名为“钵头摩鬘”；十五名“陂池”；十六名为“空中受苦”。这些地狱就像国家的各个省一样，各有不同，都是以各自所受苦而立名，十六处合称“等活大地狱”。

何业生彼活地狱处？彼比丘若见闻知或天眼见，若有杀生，乐行多作，此业普遍，杀业究竟，和合相应，堕活地狱根本之处。

众生造了什么业受生这些等活地狱呢？那位比丘通过亲见亲闻了知或者以天眼看到，如果有众生曾经杀生，并且乐于杀生、作了很多杀生的恶业，这个业的影响力增长、普遍，到了杀业究竟无以复加时，内外因缘和合，这个众生就会相应地堕入等活地狱根本处。

杀生之业有上中下，地狱受苦亦上中下。彼地狱业何者为上？彼杀生者，若杀善人，若受戒人，若善行人，有他众生，有众生想，有杀生心，断其命根，此业究竟。心不生悔，向他赞说，而复更作，复教他杀，劝杀随喜，赞叹杀生，若使他杀，如是痴人自作教他，罪业成就，命终生于活地狱中。

杀生业力轻重，分为上中下三等，因此在地狱受苦的轻重程度也相应地有上中下三等。那么这能堕地狱的杀业，以什么为上等呢？如果杀生者所杀的是善人、受戒的人或者行善的人，在杀的过程中，杀生者认定所杀对象是某某众生，心里明知对方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情众生，对他起了杀心，并且付诸行动，杀死了对方，中断了他的命根，这杀生业行究竟圆满了，这个杀业也就完成了。以此杀业种下了堕落等活地狱的种子。如果杀者心里没有后悔，而且向他人夸耀赞叹、演说杀生好处，自己继续这样做；还教别人去杀，劝人杀、随喜杀、赞叹杀、指使人杀。如此赞叹杀生，还让他人杀生，这愚痴不信业果的人，以自作杀生、教他杀生，罪业成熟，此生命终就会受生在等活地狱里。

下面说明等活地狱受报的时长。

如此人中若五十年，彼四天王为一日夜，彼数亦尔，三十日夜以为一月，亦十二月以为一岁。彼四天王若五十年，活大地狱为一日夜。以恶业时有下中上，活地狱命亦下中上，有中间死。随业种子多少轻重，活地狱中，或一处受，或二处受，或三处受，或四处受，或五处受，或六处受，如是乃至十六处受。乃至恶业未坏未烂，业气未尽，彼地狱中五百年命，依天年数不依人中。

在我们人间，五十年时光相当于天界四天王天一日一夜。按照四天王天一日一夜来计算，三十天是一个月，十二个月是一年。四天王天五十年的时间量，相当于等活地狱里的一天一夜，而等活地狱自寿是五百年。

由于因地造恶轻重程度有上中下三种，在等活地狱的寿命也就有上中下三种。有的在这期间，寿命未尽就死去了。总之，随杀业种子多少和轻重程度，相应地在等活地狱里受报。有的是在一处受苦，有的在两处受苦，有的在三处受苦，有的在四处受苦，有的在五处受苦，有的在六处受苦，有的甚至要经历十六处，承受种种苦报。乃至罪人杀生恶业没有坏烂，恶业气氛没有消尽之前，会一直在地狱里受报。大体来说，等活地狱的众生寿命是五百年，相当于四天王天的九百一十二万五千年。这漫长的时量，不是人间的九百一十二万五千年。等活地狱自寿五百年，大约是人类的四亿五千万年。

又修行者内心思惟，随顺正法，观察法行。

修行者又在内心思维业因果，想要随顺正法来修行，于是去观察各种做法行为的果报。

云何彼比丘观活地狱知别处业，心业画师，自业画作，业果地分。种种异心，别处受苦，有百千亿那由他数，怖畏恶事。无有相似，不可譬类。

比丘怎样观察等活地狱情形，了知别别业别别受报？他见到：心造业就像画匠绘画一样，自业在自心里画上了果地各分的相。由于造杀业时每个人不同的想法，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杀生，在受报的时候，相应地在各种不一样的地方受苦，单单等活地狱就有百千亿那由他数极其恐怖的恶事折磨罪人。

这里并没有夸张的成分。每个人的想法，每刹那的因缘都别别不同，造业不同，所以果报就不同。这里只是取其相似归为一类成等活地狱，细分则无量。就像人类总归一类，但每个人都别别不同，每个人的感受也别别不同，地狱众生也是这样别别不同，只不过他们感受的唯有痛苦。

地狱的苦，人世间没有可以与之相类似的譬喻，无法用比较接近的比喻来形容，或者说用人们可以了解的人类痛苦根本无法类比地狱的痛苦。

分分观察活地狱处。众生何业，生屎泥处？

现在具体一一观察等活地狱的情形。首先，众生以什么业生在屎泥地狱呢？

观察的关键是要类比因果相，因地造了什么样的业，果的苦相是什么，两者是否对应？这样反复观察，一旦确定了因果的关系，我们就知道，做恶业将来决定感召在与因类似的地狱里受苦。

彼见闻知或天眼见，以何恶业不善种子生屎泥处？所谓杀生：若欲心杀，谓令鸟杀，放鹰放雕；复有异杀，若围杀鹿，若猎杀鹿而不忏悔，业业普遍，杀业究竟，和集相应，如前所说。彼人以是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生彼地狱。

比丘以见闻了知或者以天眼见到，是什么样的恶业不善种子成熟，令人生在屎泥处地狱呢？就是杀生的罪业。如果有人起了贪欲心行杀生，让一些凶狠的鸟去捕杀，譬如放鱼鹰、放雕等。还包括其他的杀法，比如围猎杀鹿，或者猎捕的方式杀鹿，这样杀死物命后不忏悔，这个业就不断地滋长蔓延，到了杀业完成究竟时，因缘和集相应了，就像前面所说那样，以杀生这个恶业因缘，在这一世身坏命终，就会生在屎泥处地狱，受各种痛苦果报。

谓屎泥处烧屎极热，其味甚苦，赤铜和屎，屎中有虫，虫金刚嘴，遍覆屎上。彼诸罪人食如是屎，虫入身内，先食其唇；次食其舌；次食其龂；次食其咽；次食其心；次食其肺；次食其肚；次食其脾；次食其胃；次食小肠；次食大肠；次食熟藏；次食筋脉，一切脉分；次食肉血，彼人如是彼地狱中受极苦恼。如人中数，乃经无量百千年岁。

罪人在这个屎泥处地狱受什么样的痛苦呢？这屎泥地狱到处都是烧得极其滚烫的热屎，臭气冲天而且味道非常苦。有很多赤红色的热铜混在屎里，里面还有长着金刚嘴的虫，密密麻麻到处都是。那些罪人呛食了这样的屎，结果虫就进入了他的体内。虫子先吃他的嘴唇，再吃他的舌头，再吃他的牙龈，再吃他的咽喉，再吃他的心，再吃他的肺，再吃他的腹部，再吃他的脾，再吃他的胃，再吃小肠，再吃大肠，再吃熟藏，再吃筋脉一切脉分，再吃血肉，这个人在屎泥地狱里被极度痛苦所恼乱。按照人间的时间来看，要经过无量百千年岁相续不断地受苦。

我们了解地狱受报惨重之后，千万不要去残杀众生，发誓不杀各种凶禽鸟兽，或者围攻、猎杀动物。被杀众生死前的痛苦每一秒都漫长到无法忍受，这样一个杀业会感召无量百千年的苦报，这怎么得了？要知道，任何一个恶业都会发展出漫无边际的苦难。这不像人间的刑罚，偷点东西或者杀保护动物被关到监狱几年，受一点点苦。地狱简直就是个无底洞，一进去就不知道哪一年出来，这就非常可怕。我们这一生以及无始以来有意无意造过很多杀业，有的杀业还没成熟，还没有感报，所以要尽快忏悔，而且发誓永远不造杀业。

诸杀生人造作恶业，若围杀鹿、若猎杀鹿、养杀鸟雀——若鹰雕等，令彼杀已夺取自食。彼业果报，如是杀已，彼人取食，以是恶业之势力故，彼粪屎中，多有诸虫虫金刚嘴入其身内，如是食之。善不善果，自业相似。

那些杀生人造作恶业，围攻杀鹿或者以各种猎杀手段杀鹿，或者养一些凶狠的鸟类，像鱼鹰、雕等等，让它们杀死猎物，然后夺过来自己吃。这样的业果报，是他利用其他动物猎捕杀生，自己取吃众生的肉而形成的。杀生和食肉的恶业势力成熟，果报就会生在屎泥地狱，粪屎里有很多长着尖锐金刚嘴的虫子钻进他的体内吃他的肉、内脏等等。不善业果相跟他当初造业的心行、相状极其相似。

当时被捕杀的众生感受如堕臭屎泥的感觉，地狱罪人受报时现前同类的感受；怎么围捕，怎么啄食等等感召的就是被同样尖利的金刚嘴分分啄食的苦报。自己从作者换到了受者，也要一样被吃掉，只是被吃的程度、业力变现的情况比造业时惨烈百千万亿倍，这是不得了的！

为人要安心知足，不应贪食众生肉去杀生。人命很容易存活，可吃的东西很多，不应为了一时口腹之欲杀生，自害害他。做人有明智之德，应该好自为之，不应轻易播下恶业的种子。种子一旦扎了根，不忏悔的话，就会源源不断地出生果报。就像南方的空心菜一样，播一点点种子，就会成片成片地蔓延生长。恶业种子比这个还厉害，业力极大地超过了这种增长量，业有极其庞大的增长度，所以我们应当警惕，畏惧恶业。

若彼罪人恶业尽者，彼人于此屎泥之处地狱得脱。彼心业画画文尽已，彼人如是得脱彼处。若其人业后报未熟，生畜生中，受飞鸟身，余鸟所杀；若受鹿身，为围所杀，如彼前世杀鸟杀鹿。彼人果报地狱中受，余残之业生畜生中，若后气业生于天中、若生人中，彼业因缘生则短命。

地狱受报过后还有余业果报。上述罪人在地狱受报，一直到业力消尽时，才能从屎泥地狱解脱出来。他的心束缚于业力所呈现的地狱画卷，画面的图案慢慢消失，直到完全消散，那个罪人才从屎泥地狱解脱。也就是说，杀生者最初作为作者，按自己的意愿在心上画下了杀生的场景，那场景放大加重实际就是地狱屎泥处的境相，果报成熟的时候，他从自由选择的作者变成了被动的承受者。

造业有结束的时候，承受业报也有结束的时候。也就是说，曾经造业的势力耗完了，这个地狱的画面场景就慢慢消失了。地狱罪人感觉逃离了那个痛苦的地方，到了受苦相对轻一点的地方。但是，由于杀生业力还有一些剩余业力没有消尽，业画整体的屎泥地狱相消失，这时其他的善业还没有成熟，没有显现，这时画面余留的一些线条又组成了另一个画面，那就是畜生的场景。他受飞鸟之身被其他鸟所杀害，或者受鹿身被人类等所围杀，这也跟他前世杀鸟杀鹿的情形一样，只是从主动的作者转成了被动的受者。

业果是一报还一报，只是还得等候，果报非常惨重。地狱报是大头，受无量百千岁的苦果，从地狱脱出受报是小头，这余残的一点业力，还要让人受生鸟类等的身体，遭人捕杀。前世是怎么样杀鸟、杀鹿，这一世做鸟、做鹿，还要按照那样被人杀。这就譬如以拳击墙，打出多重的力度，返回到自己手上也是同样的力度，这也叫做“天道好还”，造业不可能不影响自己，发出去什么就会回收什么。这个内容佛法里讲得很详细，在一般的因果报应书里只是略提两笔，让人看到眼前一点小的苦相，知道一点点，一般人就害怕了，真正看到地狱苦相的话，根本没办法接受。

业力感果的增长度太浩大、太深重、太惊人了，那种放大率超过了天文数字。在业的定律里第二条叫“业增长广大”，这上面一定要好好认识。如果看清它的放大率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；如果没看到放大率，就会肆无忌惮。就像面对暴君的惩罚，稍错一点就要削手指、挖眼睛、切耳朵、五马分尸等等，那你肯定一点不敢做错，业果就是如此，生到地狱比这个还严重。

我们现在对业的放大率还很愚昧无知，所以犯了小恶还会自我维护，认为这不要紧，但过去的大德不是这样，他们深信因果，对非常小的因果都谨慎取舍。丛林里有一副对联：“杨歧灯盏明千古，宝寿生姜辣万年。”就是说杨歧禅师住在丛林里，对常住财物的一点一滴都非常谨慎，因为他知道不能轻视因果，尤其十方常住物对境太严厉，稍不小心，错乱因果就要堕落。

杀生者在地狱受报后，以余业投生为畜生受苦。如果这个业的气息还有残余，他生在人天道中时，以杀业的影响，生下来就会短命。如同一个粪桶里的粪都倒掉了还有残余的气息，还是臭的；在这上面刷了一阵子，干净了它还是有点气味，仅是剩下来这一点点味道也让人受不了。同样，杀生恶业剩余一点点业气，以它的力量，在人天不得不承受短命的痛苦，但要知道，短命的苦报比起地狱的痛苦微乎其微，却也让人无法忍受。

在极其浩大的业力受报机制中，哪怕剩最后一点点业的时候，还是要在人天感受短命的痛苦。因此业力不可思议。其他的懂不懂，会不会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但业因果是人人必需要知道的，修行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了解因果，否则胡作非为就太可怕了，对业果的无知比大街上酒驾开车横冲直撞还要可怕。我们生存在业网之间，稍不注意碰了恶业的线，就像动了激光的封锁线，马上就会炸得粉身碎骨，同样，被无数业力拖着，只要堕一次地狱就完了，谁能把你救出来？业报成熟的时候，佛也是无奈的。而且受报的时候又辗转再造业，相续里起各种恶心，又要下堕，那简直是不见边底的深渊。所以我们今生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大家一定要这样发愿。

又彼比丘观活地狱第二别处，名刀轮处。彼业果报。众生何业生于彼处？

再说，比丘观察等活地狱第二个地方，叫做“刀轮处”。这个地狱它的受业果报是什么样的呢？众生造什么业生在那里呢？

彼见闻知，若心贪物，如是因缘而杀众生；欲得命因，以刀杀生。彼人如是，以此因缘而不忏悔，复教他杀，业业普遍，如前所说。彼人以是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堕彼地狱生刀轮处。

比丘以见闻了解到，如果有人心里贪求财物，以这个因缘去杀害众生，或者想得活命，以此赖以生存，就用刀去杀生。这个人以这样的杀业因缘造恶不忏悔，而且又教别人杀生，这个业不断地滋长蔓延，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，以此杀业因缘，身坏命终堕入刀轮地狱。

彼处火燃，周围铁壁高十由旬。彼地狱处，大火常燃，人间之火，于彼处火，如云相似。

刀轮地狱四处烈火炽燃，周围铁壁有十由旬，最少四百里高。在这个地狱里，大火常常炽燃，人间的火与它相比就像云烟一样没有热度，可见那个火的热度极高。这样的大火长时炽燃，有情在炽热烈焰里受火烧的痛苦。

彼地狱处，常有铁火速著其身，彼热铁火割彼人身，碎如芥子，散烧劈裂，一切雨铁。譬如此间阎浮提中夏月水雨，彼处十方，遍雨热铁，多与苦恼。彼地狱人，虽被劈裂而常不死，以是恶业之果报故，如是割身，寻割寻生。

那地狱铁壁常常崩裂出四射的铁火，飞速落在罪人身上。这落下的热铁火像锯子一样割截罪人的身体，最后身体碎得像一个个芥子那样小。到处如雨般降下热铁，罪人的身体被穿透散裂，焚烧，劈割，那情形就像阎浮提夏天密集的大雨，漫天遍野到处都是。在刀轮地狱里，十方都下着炽热的铁雨，给罪人带来非常多、非常大的痛苦。那些罪人虽然被热铁劈割、散裂，但是一直死不了，这就是恶业的果报。罪人不得不反反复复地感受割裂，复合，又割裂，又复合，不断经历这难以想象的痛苦。

彼刀轮处，有刀叶林，其刃极利，复有两刃，刃头下向。遥望彼林，青而有汁，与水相似，彼诸罪人饥渴恼急，同业苦者唱唤走赴。既入彼林，以业因故，周遍雨刀，劈其身体。

刀轮地狱里有一个地方是刀叶所成的林子。每片刀叶都有极其锋利的刃，而且是两刃，刀头向下。罪人们远远看到那片刀叶林青青的颜色，看起来像果汁、露水一样。那些罪人因为一直感受火烧，被饥渴逼得实在受不了，就奔了过去。同业受苦者扯着嗓子喊着“水，水”，一边向着林子奔去。到了森林，以自己业力因缘，到处都下着利刃刀雨，劈割着他们的身体。罪人浑身上下鲜血淋漓，体无完肤。

又复彼人贪自命故，食养众生，则是诳他，彼业果报，如是如是。

那罪人过去生贪著滋养自己生命的缘故，养了很多动物，结果不是真心想养护它们，而是为了要吃它们。那些被饲养的动物认为这人是利益它们的亲友，而罪人以欺诳众生的缘故，他的业果报相也表现得十分欺诳，就像上面所说那样。罪人看到刀轮地狱有很多青翠的树林和诱人的果实，这实际上是诳骗他的相，一到了那里，利刃从天而降切割他，就像他生前骗众生，好好地养着，最后却把那些动物杀掉，换钱财来养活自己一样。所以心是最重要的，心怎么想的，怎么诳骗、怎么造恶，将来就会变现出完全相应的地狱果报，无可逃避。

心业画师，画地狱衣。

心造业就像一个画师绘画，能画出地狱的种种场景。因此我们要常常反观自心，护住自己的心，观察心在刻画什么。如果造恶业的话，它就是在刻画地狱的情景，时时要防住。心什么时候开始造作了，心的画笔就已经开始在画了，结成业就是底稿成了，将来把它放大，相应的景象都会出来。造恶业的时候，从被害者那里看，就是地狱一样的景象，到了后世，这种猛利、庞大、恶苦的景象就换自己来承受。如果行善，那非常悦意、美妙的善趣景象就会出来，也是十分地庞大。这就是业的放大率。

如是地狱不善业画，如是如是地狱受苦，彼业所摄。

这地狱景象都是由自心创造的，是不善业画出来的，可以说所有外在的显相都是心相的投影。地狱各种苦相全是恶业所成，所以叫“彼业所摄”。不但地狱极具恐怖情形是前业所摄的，而且普天下一切世间景象、一切身心命运全是业画的，这叫做“业决定理”。有什么样的因决定有什么样的果，就像底片怎样，投影就怎样。果报成熟时，作者就要换到受者位，所有行为最后必定还报到自身上来，一切都是自作自受，所以身口意的行为不得不谨慎。

彼于地狱，如是无量百千年岁常被劈裂。乃至恶业未坏未烂，业气未尽，心业画师画文不灭，广说如前。

在地狱里，无量百千年岁不断感受被劈割散裂的痛苦，就是因为过去造杀业切割众生，现在就要无数次地重复受苦，每天不是被劈就是被割。那简直不知道是什么日子，没办法想。屠宰厂里被宰只要一次，而这里受报是无数百千万次，这就是业的放大率。这就像不能染上毒瘾，一染上就会无数次地发作，我们千万不能造恶业，否则堕入地狱就很可怕了。一直到恶业力量没烂坏，业气没消尽之间，心业画师所画的图就不会灭掉，它会一直在那儿显现。受报的时候，不管自己如何不情不愿，业力一天不消，一天无法解脱地狱。

又彼比丘，观活地狱第三别处名瓮熟处，彼业果报，众生何业生于彼处？彼见闻知，彼杀生人，若杀骆驼、若杀猪羊、若杀众鸟、若马、若兔、若罴、若熊有毛畜生，为食其肉欲令毛脱，活烧活煮，若置汤中。彼人以是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堕活地狱生瓮熟处。

比丘又要观察等活地狱第三个地方，名叫“瓮熟处”，它有什么样业果报相？众生以什么业生在那里呢？以见闻可知，这杀生人曾经杀过骆驼、猪、羊、众鸟、马、兔子、罴、熊，杀这些带毛的畜生。为了方便吃肉，把它们的毛去掉，活活地烧煮，或者把动物放在热汤里去毛。这人以这样的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后会堕在等活地狱的瓮熟处。

恶业种子，相似果报。置铁瓮中，煎煮极热，犹如熟豆。如是无量百千年岁，在彼地狱大火煮之。

当初播了什么恶业种子，就会出现与之相似的果报。当初他把这些动物放在锅里、瓮里烧煮，受果时自己被投入铁瓮当中煎煮苦闷，极其炽热，人就像豆子一样被煮熟。这样的苦经历无量百千年岁，一直在地狱里被大火煎煮。

心业画师所画之衣破坏烂尽，彼地狱处尔乃得脱。次受残业，次受气业，如前所说，乃至若生天人之中，命则短促。

像这样，心业画师所画的地狱身体这件衣服破烂或者说地狱图景模糊不现见，就是业力消尽，他才能从瓮熟地狱得以解脱。之后还要有受残余业报，要感受剩余习气业力果报，就像前面所说那样的情形，一一都要受报。乃至最后生在人或天当中也是寿命短促，很快会死。

彼修行者，于内法中随顺正法，观察法行，作是思惟。彼比丘如是观察活大地狱瓮熟处已，当云何耶？

修行者在内心按法道随顺正法而行，考察自己的一念一行落在什么轨道上，会趣向何方，现在的行为将来会变现成什么。像这样，随顺正法的轨道来修行，就要观察什么是如法的行为、合乎安乐之道的行为，这样思维以后，决定自己身口意行为的准则。比丘修道者这样如实观察了等活大地狱瓮熟处的业因果报后，他会怎样呢？

彼见闻知或天眼见，彼比丘第一勇猛，能破魔军，度生死海。能以戒水灭欲心火，能以慈水灭嗔心火，能以甚深因缘灯明除痴心暗，如是比丘则能速渡生死大海。

他以见闻了知或者以天眼见到地狱种种境相，这个念地狱苦比丘会发出第一勇猛力。他觉得生死太可怕了，由此发出极大的心力，想从轮回中出离。他观察到心造业的状况，就能够破掉内心各种烦恼业力等魔障，这样他将会渡越生死苦海。比丘能用戒水来灭欲心的火，用大慈水来灭嗔心的火，用观甚深因缘智慧灯明灭痴心的愚暗。由于知道三恶趣太苦了，回顾自己曾经造下的恶业，迫切想要解决业报这一问题。想起地狱苦报就不敢作恶，他发誓一定要除掉欲心这个苦的根源。这样以强烈、热切的心精勤修道，勤修对治法，由此能很快渡越生死大海。

我们从这里会发现，思维地狱苦有极大的功德。无知者无所畏惧，思维了地狱苦才让你畏惧，才能断恶修善，希求解脱，让你生悲心，让你发归依心等等。所有善道功德都是从思苦因缘而来的，大家也该随顺佛语，仔细深入来思维。

又彼比丘，观活地狱第四别处名多苦处，众生何业生于彼处，业因种子，相似果报？

比丘又观察等活地狱第四个不同地方，名叫“多苦处”，众生以什么业生在那里？业因种子相应果报如何呢？

若人种种苦逼众生，然彼众生命犹不尽。所谓木压令其受苦、若以绳悬、若以火头、若烧、若柱、若系其髻而以悬之、若以烟熏令受苦恼、若于道上牵令疾走、若置地上棘刺之中令受苦恼、若扑著地、若高险处推之令堕、若以针刺、若以绳缚、若令象蹈、若掷在空下未至地以刀承之令受苦恼、若著沙上、若以石镇、若以杖打、若挟其头，若令小儿详打戏弄众苦恼之、若置热处、若置冰中、若以水渍、若以沉水、若以衣水掩面漫口、若系著树、若悬树枝令受苦恼、若在险岸临峻怖魄，若送与怨令其种种方便苦治。

如果有人曾经以各种苦具逼恼众生，让这个众生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，最后把他折磨致死。例如用木压着他，使他感受被压欲死的痛苦；或者用绳子悬挂，感受接近被勒死的痛苦；或者用火烧头；或者烧燃火烤；或者绑在柱子上；或者吊着发髻让众生悬挂在空中；或者用烟熏使他被呛，感受无法呼吸的苦恼；或者在路上强拉着他，强牵着快走，让他有奔波欲死的感觉；或者把他放在地上棘刺丛中，使他受苦恼；或者扑倒他，迫令他趴在地上无法起来；或者从很高、险峻的地方把他推下去；或者用针刺他；用绳子绑他；让狂象踏他；把他抛在空中还没到地的时候，用刀去接，使他受苦；或者放在沙滩上暴晒；或者用石头镇压；或者用刀杖痛打；或者挟住他的头不让动；或者让小孩随意打玩戏弄，让他受各种苦恼；或者把众生放在很热的地方；或者放在冰里；或者把他泡在水里；或者沉在水牢里；或者用药水盖脸堵住口腐蚀；或者绑缚在树上；或者绑起来挂在枝头，使他受苦恼；或者放在险恶惊心动魄的河岸边，让他看到下面很深的水；或者送给怨敌，随他用种种方法惩罚折磨。

若拔其阴、若挟其指、若拔其毛、若转铁轮以劈其头令受苦恼、若洋白镴铅锡铜等灌其身体、若割其鼻、若以利铁若尖木等贯其粪门阴密之处令受苦恼、若以水淋、若以绳系块上挽曳、若以灯须周匝遍炙、若拔其发、若以恶虫令唼食之、若捩其皮、若牵若推、若急速疾抖擞其身、若置镬中汤火煮之令受苦恼、若以砖打、若以盐等涂其身体、若以尘土若以糗等掩其口面、若以筒置粪门中鼓吹之、若以利刀劈其足指、若以气吹不使出声、若以浮石急揩其身、若割手足、若驱长行、若遮所须、若系其咽黄蓝花中来去曳之、若以种种杂杂脂腻而灌其口、若以金宝种种财物若打若压、若作乐具、若打射等、若打令肿肿上复打、若以绳悬推令极高然后堕地令受苦恼。

还有各种惩罚的方式。或者拔掉他的生殖器；或者挟手十指；或者拔毛出血；或者放在铁轮里旋转劈掉他的头，使他受苦；或者揭开头皮，用融化的白镴、铅、锡、铜等灌入他的身体；或者割他的鼻子；或者用利刀、利铁、尖木等贯穿他的大小便道，使他受大痛苦；或者用冷水不断淋身；或者用绳子系绑，放在石块凹凸的地上左拉右拽；或者用灯草遍炙全身；或者拔他的头发；或者用毒蝎等虫子咬他；或者剥皮；或者牵推；或者急速地摇晃他的身体；或者放在锅里用汤火煮，使他受苦恼；或者用砖击打；或者用盐等涂在他的身体上；或者用尘土、炒面等掩盖他的口、脸；或者用气筒放在他肛门中，往里打气；或者用利刀劈掉他的脚趾；或者用毒气吹，使他失声；或者用浮石急速擦伤他的身体；或者割掉手脚；或者驱逐流放，让他走很远的路；或者不给他衣食，不让上厕所；或者勒住咽喉，在黄蓝花里来回拖拉牵曳，被花粉呛死；或者用种种动物杂脂腻灌他的口；或者金宝各种财物打或者压；或者把他当做玩具戏谑；或者把他当锤打、射击的目标等；或者打肿他，肿了还要再打；或者用绳子悬挂，推到非常高的地方，再突然松绑，让他堕在地上，使他受苦。

此如是等无量种种诸苦恼事，触恼众生。

像这样，以无量种种苦害恼事触恼众生。

彼人以是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堕活地狱名多苦处。恶业相似，得相似果。

这恶人以这类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堕于等活地狱名叫“多苦”的地方。与他因地所造虐待众生的恶业相似，将得到相应的果报。

如是地狱，十千亿种不可具说，此极苦恼，具说如上。

这样的地狱细说有十千亿种，无法一一描述，这些都极度苦恼，就像上面地狱的情形那样。

彼一切苦，自业自受。地狱地处，心业画师，爱笔所画，不善分别为种种彩，所爱妻子以为彩器，执著因缘以为坚牢。身自作业，自得苦报，非父母作。乃至恶业未坏未烂，业气未尽，于一切时常受不息。

这一切痛苦都是自己造业自己受报。在地狱界里，心业的画师用爱笔来描画，以各种不善分别念作种种涂料，所爱的妻子、儿女作为彩器，执著因缘作为坚牢固定住它。自己作业自己感受这些苦报。这是自己造业所感，不是父母给的。乃至恶业没有坏烂，业气没有穷尽之间，于一切时中常常受苦，没有止息的时候。

彼处退已，若于前世过去久远有善业熟，则不堕于畜生饿鬼。若生人中同业之处，受余残业。常为王罚，若打若缚，斗诤怖畏。为一切人之所诬抂，常受重苦。善友知识，妻子眷属，亲旧主人之所憎恶。

从地狱脱出后，如果过去久远的前世有善业成熟，就不再堕入饿鬼、畜生中受苦。如果生在人道，在相同业感的地方，还要受余残业的果报。即使生而为人也常常被国王惩罚，或者被打或者被绑缚，感受被斗争的恐怖等等。被所有人冤枉、诬陷，常常受很大的苦。善友、相识的人轻视他，妻子、儿女、眷属、亲旧主人之所憎恶。

又彼比丘，观活地狱第五别处名暗瞑处，彼业果报，众生何业生于彼处？

比丘又观察等活地狱第五处不同地方，名叫“暗冥处”，那里的业果报如何？众生以什么业生在那里呢？

彼见闻知，众生邪见颠倒业果，所谓方时外道斋中，掩羊口鼻如是屠杀，置龟砖上，上复与砖压之令死。彼人以是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堕活地狱生暗瞑处，暗火所烧。

比丘见到、听到、了知到，如果有众生持着邪见，颠倒黑白业果，比如听信方等外道斋法，掩住羊的口鼻进行屠杀祭祀，或者把龟倒放在砖上，上面又压一块砖，压死它用来卜筮。以这些恶业因缘，在身坏命终后就会堕在等活地狱暗冥处，被黑暗中的烈火所烧。

以恶业故，有大力风吹金刚山，合磨令碎犹如散沙，间无暂乐。彼处罪人各不相见，热风所吹如利刀割，令身分散。

这类罪人恶业感召的缘故，有狂暴烈风吹动如金刚般坚硬的大山，把他夹在中间碾磨粉碎，像散开的沙子一样，没有片刻的安乐。那里的罪人彼此互不相见，孤独忍受热风吹击，就像利刀割在身上一样，身肉一块块割裂开来。

饿渴身燃，努力唱唤而声不出，如掩羊口，如砖压龟，常被大火之所烧燃，常被镇压。如是无量百千年岁常处暗瞑，乃至无有微少光明如针头处。

这些众生非常饥饿、干渴，身体还在燃烧。他们拼命地呻唤，但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就像当初被掩住口的羊、被砖压住的乌龟那样，发不了声也出不了气。这就知道，受报是感受与因同类的苦果。这些地狱罪人常常被大火所烧燃，常常被镇压。这样经过无量百千年岁一直处在黑暗幽冥当中，乃至针尖那样少许光明也得不到。

然自身毛而自烧身，常一切时遍身火起，受如是苦乃至业尽，皆是心之猿猴所作。彼心猿猴行于使山，使山幻坚慢心高峰之所止宿，恶见山岩是其行处，游慢树林，嗔山窟中是其住处，妒心功德以为众果，爱河所漂，不善业没。

这些众生自己身体的体毛反过来燃烧自己，全身随时起火，受着这样的苦一直到业尽之间。这都是心这个猿猴妄动所作的孽障。心这个猿猴游历在烦恼山，居住在烦恼山看似坚固、慢心幻化的高峰上，恶见山岩是它行走的路，它游荡于高慢的森林，嗔恚山洞是它经常去的地方，嫉妒他人功德是它得到的果实，它被爱河所漂，被不善业所淹没。

乃至恶业烂坏离散，暗地狱处尔乃得脱。若于前世过去久远有善业熟，不生饿鬼畜生之道，若生人中常被系缚，余残业果寿命短促。

一直到恶业烂坏离散之后，他才从暗地狱处得到脱身。如果过去久远前世的一些善业果报成熟，那就不再转生饿鬼、畜生之道。如果生而为人，常常被系缚。以杀生余残业的果报，做人还是会短命夭折。

**地狱品之二**

正法念处经卷第六

地狱品第三之二

又彼比丘，观活地狱第六别处名不喜处，彼业果报，众生何业生于彼处？彼见闻知，行恶之人心常忆念欲杀众生，为猎杀故游行林野吹贝打鼓，种种方便作大恶声，声甚可畏。林行众生，鹿、鸟、师子、虎、豹、熊、罴、猿猴等畜游行无畏，行恶业者为欲杀故作彼畏声，为猎杀故游行林野，为欲奉王，若奉王等。彼人以是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堕活地狱生不喜处。

比丘又观察等活地狱第六个不同的地方，名叫“不喜处”，那里的业果报如何呢？众生以什么业生在那里呢？他以见闻了知，那些造恶的人心里常常想着要杀众生，要杀这只鹿，要杀那只驴，射一头豹子等等。为了猎杀动物，这些猎人游走在森林野外，吹着螺，打着鼓，用各种方法发出很大的噪音，那声音惊心可怖。在森林里行走的众生，麋鹿、野鸟、狮子、老虎、豹子、野熊、马熊、猿猴等等，它们原本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着。这些造恶业的人被杀生欲望驱使，发出各种恐怖声音，使得这些野兽四处逃窜，慌不择路，以至于被人猎捕。这些猎人为了猎杀众生，常常游击在森林野外。他们猎杀这些动物想奉献给国王，或者与国王相等的尊贵人物，以换取钱财。最终因为贪心造恶业的因缘，身坏命终堕入等活地狱生在不喜之处。

之所以生在不悦意的环境，就是因为过去让众生非常恐惧，提心吊胆，所以要堕在这个地狱里，无数劫里没有任何欢喜。如果让众生受很大的惊吓、痛苦，自己以后心绪也不得安宁，这就是等流果。要让众生快乐，自己才能快乐。

如彼业因相似受果。如作业时令他众生心不生喜，堕在地狱入火炎中，热炎嘴鸟极大恶声，獯、狐、乌、鹫、狗犬、野干食其耳根，令心不喜，彼有恶声，最为极恶，不可爱乐，心不喜闻，一切声中最可怖畏。

这是在受与过去业因相似的报。就像造业时令其他众生心不欢喜，非常恐惧、担忧、惊慌，那么受报时就堕落地狱，入于炎烧的火焰中。有炎烧热嘴鸟发出极大的恐怖声，还有很多獯、狐、乌鸦、鹰鹫、狗犬、野干来吃他的耳朵，使他心里很不欢喜。过去他以声音刺激众生的耳根，让众生受苦，现在还报时，各种声音刺伤他的耳根，也让他不欢喜。不喜地狱里充斥很多恶声噪音，这恐怖的声音使人毛骨悚然，难受到让人抓狂，非常可怕。罪人心里一点都不喜欢、一刹那也不想听到这些声音。

这样的业报是他过去违背了天理，一心想恐吓众生，拿出吹螺打鼓等的各种技巧，发出各种声音，使众生心惊胆裂。心的工画师画出这样的图像来，在受报时，时时刻刻都不得不听到最极恐怖的声音，整天处于极度恐慌、怖畏当中。读了《念处经》就知道，心是画师，它是怎么描绘景象的，我们在日常的行持中，每一笔都要画好，一点一滴都不能起损害众生的心，不能有损害众生的行为。正道都是要行持善心和善行，所以在一切时处，我们的心、语言、动作等都要给众生安慰，给他们带来喜乐，这样才会有安乐的结果。

金刚嘴虫，入其骨里，行其骨中，啖食其耳，如是乃至恶业未尽。

不喜处地狱里，长着金刚嘴的虫子钻入罪人的骨头，在他的骨髓里爬，这个虫子逐渐爬上来，一直爬到耳朵边上吃掉他的耳朵。

现在人间好像也有这种病，虫子沿着脊椎骨一直爬上去，爬到耳朵里吃头骨。这其实都是业报，医学家还不知道是什么病，实际是业力病。地狱里的情形就更加可怕，金刚嘴的虫子会入到他的骨骼里，然后在骨骼里走，不断蠕动，之后爬到耳朵里吃掉他的耳朵。业力未尽之间，常常受很大的苦报。造杀业感受无量百千倍的报应，这一切都来源于爱执自我，轻视众生。实际上，我爱执是一切衰损的根本，他爱执是一切利乐之源。世上本没有便宜可占，占便宜处正是吃大亏处，能自己吃亏正是占大便宜。所以处处都要持利他的行为，哪怕遭到多么大的打击、痛苦，甚至被宰杀，心里也不要放弃这样的信念。

下面世尊用譬喻表明，轮回杂染缘起是怎么发生的。

心弥泥鱼爱河中行，嗔心旋转浚波漂流，生死山中常所止宿。

人怎么就堕落到了恶趣呢？怎么就陷在生死苦流里了呢？佛说心像弥泥鱼，滑来滑去。前面用猿猴来比喻心东攀西缘时刻的躁动，这里用弥泥鱼来表示心一直沉溺在爱河里。人有很多贪心，贪著异性、财物、食物、地位、面子等等，贪心不断如河水。心一直泡在爱河中漂行，稍不顺意就在嗔心漩里打转，始终被贪嗔等烦恼水波漂流，一直在生死山中住留止宿。意思是，因为贪嗔没断除的缘故，就会一直待在生死里，每当有一个贪，就会有一种受生，所以常常待在生死里没办法解脱。

欲嗔痴分，贪少味欲为钩所钓，常行邪见深水之处，于三界中若退若生以为身滑，常渴声触味色香等。如是罪业作时喜笑，得殃报时号哭而受。

“欲嗔痴”指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。这些烦恼贪著得到少许五欲滋味，就被业钩钩住了。像上面这些果报，都是贪求得到钱财、地位等而谋害众生，或者贪著口腹之欲去杀生，结果这一贪就被生死恶趣的钩给钩住了。贪念缘境时时都可能发作。我们应该看到眼下这种境况是非常危险的，自己心中藏着最大的敌人，那就是贪欲，如果不防着它，它马上就造恶，这样就被恶趣的钩子钩住了。

佛说众生常常行在邪见的深水之中，这是表示心里愚痴、邪见很深，对各种业果非常盲目。现代人受断灭见、享乐论、自我主义等邪见的影响非常深，这些邪见都留存在我们意识深层里，深深地让我们沉溺于生死的幻相。

众生在三界某一处死掉了叫做“退”，又生了叫做“生”。众生死死生生，身体滑来滑去的，一会儿滑到善趣，一会儿滑到恶趣，一会儿滑到这里，一会儿滑到那里。不论滑到什么地方，欲渴始终无法满足，总是贪婪地渴求色声香味触等五欲。

众生笑着造业，哭着受报。作杀盗淫时非常高兴，感觉现在又得逞了，又可以享受了，但是受殃报时只有嚎啕大哭，根本无法忍受地狱的大苦。这苦报不是三百天的高烧，而是地狱烈火极度焚烧的痛苦；时刻被金刚嘴虫啖食身体的痛苦；时时听到极恐怖声音的痛苦等等，地狱苦强烈的程度没办法述说。这都是众生不明白业果律，引火自焚的结果。

人生在世最重要的观念是因果正见，它比什么都重要，没开启因果正见就无法步入安乐正道。龙树菩萨说：“有见生善趣，无见堕恶趣。”这里的“见”指因果正见。我们过去没有因果正见，时时愚昧地造各种堕落恶趣的业因，单单造一个都足以使自己深陷恶趣，感受百千万年惨不忍睹的大苦。可见因果律非常可怕，不畏惧因果是大愚蒙的表现。

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

痴心弥泥鱼，住于爱舍宅，作业时喜笑，受苦时号哭。

世尊在这里又用偈颂总结说：这痴心的弥泥鱼住在爱的舍宅里，作业的时候嬉笑，受苦的时候号哭。

恶业都是痴心和爱两个坏家伙给整出来的。痴心表示业果愚无明，就是对因果的无知。爱代表对三界的种种贪婪，无明痴心和爱使我们在生死中受苦，所以先要解决掉这两个。对治痴心粗分需要了知业果，破掉业果愚。爱的对治是要了解苦，知道世间无一可贪之处，才不会上钩。如果不对治这两个最根本的因素那就惨了，结局一定是后面两句话：“作业时喜笑，受苦时号哭。”放眼看世间众生的所作所为，就发现不明业果的人都是自残自杀的疯子，世界就是一个大屠宰场，众生何其颠倒，何其可怜！所幸我们有机会听闻佛说业果法，能了知生死中的苦患业因，有明了的智慧，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以上讲了无量年月在地狱中受极度大苦，下面说它的残余果报。

若其恶业彼处受尽尔乃得出，复生饿鬼畜生之中。若其前世过去久远有少善业，若生人中常怀愁苦，于一切时闻不吉声，心不曾喜。所谓常闻不饶益事，妻子死亡、财物散失、眷属有殃、若杀若缚，常怀悲恼，心初不喜。彼不善业，因果相似。

如果地狱受报到恶业已经穷尽了，就会脱出地狱，又生在饿鬼、畜生当中。如果前世久远以来有过少许的善业，就会转世生在人中，内心常常愁苦。每个人秉性不同，很多人认为这是某人的性格，其实不是，这是恶业果报。有些人整天闷闷不乐，一点欢喜的表情也没有，这也是恶业果相，是他在受报。有些人心情乱七八糟，这也有问题，也是恶业的果相，都应该忏悔。这一类人是过去恐吓过众生的人。以恐吓业，这一世常常忧愁凄苦，一切处听到的都是不吉利的声音，心里从来不欢喜。有人常常听到不幸的消息，不是妻子死就是儿子亡，财物耗尽，眷属遭殃，或者被杀、被打、被绑，因此常常怀着悲恼，从来没欢喜过。这是过去让众生不喜的业力感召，自然使人心情不快乐、不开朗，莫名其妙地陷在抑郁阴暗里，莫名其妙地忧虑、愁苦，这都是恶业力的反应。

行善常安乐，造恶常忧苦，这是业果的定律。要想心情愉悦就要多做善事，多行利他。我们自身当下就能检验，每当做了一件利益他人的事，给他人吉祥、安宁、安慰，自己的心情就很快乐。慈心是喜乐、温暖、开放的相，心开放，一切处都是阳光明媚、慈光照耀。如果给别人恐惧、逼恼，那自心就是收缩、紧张、黑暗的。有时候外面阳光明媚，但很多人就像待在黑屋子里一样沉闷、压抑。人以杀生业习的势力常常反应出这样的心态，造恶的人一脸黑气，好像陷在黑暗里。像这样，什么果相都是心创造出来的，要想不受苦，就要欢欢喜喜地去行善。

又彼比丘，观活地狱第七别处名极苦处，众生何业生于彼处？彼见闻知，行恶业者作恶业时，深厚结使极深怨恶，多杀众生而行放逸。彼人以是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堕活地狱生极苦处，受热铁火极重苦恼，堕险崖下，铁钩炎鬘，如是受苦常不休息日夜不停。

比丘又观等活地狱第七个不同的地方，名叫“极苦处”。众生以什么业因生在那里呢？以见到、听到而了知，那些造恶业的人在作恶业时，被深厚的结使所驱，有极深的怨恶之心，放肆而行，杀了很多众生。以这个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就堕入等活地狱生在极苦处。当时，受炽热铁火极度烧恼，堕在险峻的悬崖下面，被充满火焰铁钩子钩拽。像这样，罪人不断长时受苦，日夜不停，没有片刻休歇的机会。这是过去嗔心多杀的业感召在极苦处地狱，日夜不间断地受铁钩钩身、热火焚身等大苦。

又彼比丘，谛知业果，求涅槃城，谛知世间生死苦恼，观察黑绳大地狱处，如是黑绳大地狱处有何异处？

世尊又教导说，比丘要审谛、清楚地了解业果，而寻求到达涅槃安稳之城。为明确地了解世间生死苦恼，比丘进一步观察黑绳大地狱。这样的黑绳大地狱，有什么不同的处所和受报方式呢？

彼见闻知，黑绳地狱有处名曰等唤受苦，彼处恶烧受苦无间。众生何业生于彼处？彼见闻知，若人说法依恶见论，以因譬喻一切不实，不顾一切，投崖自杀，无正善戒。

比丘以见到听到而了知，黑绳地狱有一个地方叫做“等唤受苦”，那里的众生要被恶火所烧，不间断地受苦。众生以什么业因生在那里呢？比丘以见到听到而了解到，如果有人说法，依着恶见言论，用因和譬喻讲一些虚诳不实的事，传播颠倒的邪论，教导人不顾一切投崖自杀，或者不教人正确离苦的善戒，反而教人信奉造苦的恶戒。

彼人以是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堕在黑绳大地狱中生等唤处，受大苦恼。

这些人以邪见说法的恶业力，在他身坏命终会堕在黑绳大地狱里，生在等唤处这个支分地狱里，受大的苦恼。

彼受极苦，举在险崖无量由旬，热炎黑绳束缚系已，然后推之堕利铁刀热地之上，铁炎牙狗之所啖食，一切身分，分分分离。唱声吼唤无有救者、无有护者、无所归诉、无有安慰令离苦者，自心所诳。在生死轮，常恒疾转，痴暗盲冥，身如普烧黑林相似。

这类传播自杀论等邪见者，用邪见驱使人自杀。虽然不是自己亲手杀，但是以邪论蒙蔽人心，造成很多人死亡，这也积累杀生的业力，是造大杀业者。这类人果报格外惨重，受报时要受极度的苦恼。

罪人的身体被高举在一个险恶的悬崖边上，悬崖有无量由旬高，深不见底。狱卒用一个炎热黑绳绑住他，从无量由旬高的悬崖上推下去，一直堕到布满利铁刀的热铁地上。他被扔下去时全身都刺伤了，还有很多长着燃烧铁牙的狗来咬他，结果他的身体被咬成一块一块的。他不断地呻吟叫吼，但是没有人救他，没有人保护他，他也没有归宿，没有人安慰他，让他脱苦，这都是他被自心所诳造业的结果。在生死轮里，他常常这样被快速推入苦轮。一直处在痴暗盲冥当中，像瞎子一样住在暗无天日的地方。身体就像被火烧过的森林，通身上下黑漆漆的，全都被烧焦了，就像大兴安岭遭受巨大火灾，最后只看得到一片焦黑。

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就是因为他过去传播邪见，使人们没有归宿处、依怙处、安慰处导致的，所以邪见杀生是最恶劣的恶行。有人认为人生苦短，应该及时行乐；有人说动物本来就是人的食物，可以任意行杀等等，这些邪说使得被各种邪见传染的人走向非常苦的境地，没有人安慰，也没有安宁。那些被邪见压逼的人，内心一点点白法善根也起不来。持杀邪见者生活里始终没有一个着落，没有一个归处，内心一片漆黑迷茫。他将来堕到地狱里，一切处都没有救援，没有归宿，得不到安慰，得不到救护。整个身体被烧得焦黑，常常处在黑暗不见光明的地方。杀生邪见是一切罪业的根本，作为佛弟子，我们自身要燃起正法的光明，要照亮自己和别人的心灵，不要传播那些蒙蔽心志、蒙蔽灵性的邪见。

彼地狱地，见阎罗人苦切偈语责疏之言：

在那地狱里，见到阎罗使者用苦切的偈语呵责教导地狱人：

汝邪见愚痴，痴罥所缚人，今堕此地狱，在于大苦海。

恶见烧福尽，人中最凡鄙，汝畏地狱缚，此是汝舍宅。

你这个邪见愚痴的人、被愚痴罥索捆绑的人，现在堕到这地狱里，你已经身陷大苦海了。当初，你以邪恶的见解烧掉了所有福德，你是人中最低劣的凡夫。你传播这样的邪见，蒙蔽众生的善根，截止一切安乐之源，引生无数的罪过苦患，你是最下流、最恶劣的人。你害怕地狱的系缚，这里就是你的舍宅住处，是你最终的下场。从此以后，你要无量百千劫待在这最大的受刑罚处。

初学者千万要远离持邪见的人，发愿不要做邪知识分子，这比杀生造业更可怕。杀生只是杀一只羊、一只驴等等，而邪见者散播邪说，使得千千万万的人中毒，毁灭他们的善根，让他们堕入恶行苦海，这滔天的罪业，无法想象其果报。尤其网络时代，讯息散播的速度、广度都很大，业力果报的惩罚也远远超过古代。世人畏惧国家的法律、刑罚，却不畏惧因果定律，这是很可笑的。凡是造罪者都不得不接受业力的惩罚，必定自食其果，万无一疏。

若属邪见者，彼人非黠慧，一切地狱行，怨家心所诳。

属于邪见的人都不是真正的聪明人，他被自己怨敌般的心诳骗了。看起来能说会道，实际是破坏正见，宣扬颠倒舆论，蛊惑人心的邪见，这些人最后都要去地狱里受苦。

人真正的怨家是自己颠倒心。这些邪见人听信了自己的臆想，自以为是，标榜我的见解、主张、观念、主义，宣扬爱欲、鼓吹自由、性解放、人口消灭论、竞争论、享乐论、消费论、剥夺论、种族论等等，这些污七八糟的观念都是没有善心的邪知识分子搞出来的，还自以为是，这就是被怨家般的心诳骗了。

心是第一怨，此怨最为恶，此怨能缚人，送到阎罗处。

心常驰诸境，不曾行正法，迷谬正法道，送在地狱杀。

心是第一大怨家，这个怨敌最可恶了。别人没有送人入地狱的能力，但心这个怨家却能绑着人送到阎罗王那里。心常常驰骋在各种境界里，却不行持正法。这个心很容易和歪曲颠倒的邪见相应，它就是不肯行正法。世人常常被这种欺诳的见解、习气所使，迷失了正法之道，这就把人送到了地狱。

心不可调御，甚于大猛火，速行不可调，牵人到地狱。

心第一难调，此火甚于火，难调速疾行，地狱中地狱。

心像猛兽一样很难调伏，它比大猛火还厉害，一旦发作起来，行动速度非常快，还来不及调治，就把人牵到地狱中了。心是第一难调的，它不受管束，不听劝导，任性狂妄。这个狂心所起的火远远超过外在的烈火。这个顽劣的习气很难寂静，它行动非常快速，想到什么马上就去做什么。这样颠倒任意而为，就会进入地狱中的地狱，越走越黑暗。

世上最可怕的就是人心。外在的怨敌不算可怕，最多结束你一世的性命，多的也做不了。但是，狂心这个怨敌是最可怕的，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你送到地狱中的地狱，无数劫里无法解脱，而且越走越深，越走越险恶，越走越可怕。所以，修行首先要制伏内心的怨敌。

若人心自在，则行于地狱；若人能制心，则不受苦恼。

如果有人任心自在，放任自流，那他就走上通往地狱的路了；修行人如果能够制伏欲心，到哪里都不受苦恼。

“心自在”三个字说白了就是任性、放纵、随心所欲，只听自己的。心说要贪就去贪，要痴就去痴，要散乱就散乱，要放逸就放逸，那还得了？这就像让不会走的小孩子开车，绝对翻车，跟着无知小孩子一样的心跑，那绝对会闯祸，一定走到地狱里。没有被训练纯熟的心是非常危险的，我们要像驯兽师调伏猛兽一样，决定不能放任它随意走。初学的人首先要调伏自心，心不调伏就完了，一定会堕在恶趣里。万祸之本就是这个心，它是世上最大的恐怖分子，是害我们千生万世的元凶。不要以为外在有人损害了你，不要以为外在有什么东西能够把你怎么样，唯一让自己受苦的就是自己的狂心，它是最可怕的东西。

欲为第一火，痴为第一暗，嗔为第一怨，此三秉世间。

这里谈到贪嗔痴三者是世上最可怕的事，是它们操纵一切世间事。与外在的衰损灾祸相比，贪欲是第一烈火，痴是第一黑暗，嗔是第一怨敌。内心有了贪欲，它的毁灭力超过任何外在的火灾；内心有了愚痴，它的覆蔽性超过任何外在的黑暗；内心生起了嗔恚，它是最大的怨敌。这三个烦恼操控着一切世间，毁坏一切世人，使一切人遭受极大的苦报。

汝前作恶时，自心思惟作，汝本痴心作，今受此恶报！

心好偷他物，窃行他妇女，常杀害众生，自心之所诳。

你前面造恶的时候，是你心里想清楚以后做的。这本来是你愚痴造作的，所以现在不得不受恶报。你的心喜欢偷别人的东西，喜欢暗中和别人的女人邪淫，常常杀害众生。如果你顺从自心的欲望，就被颠倒心诳骗了。心想要那么做的时候，如果你顺从它，按照它的欲求去做，你就彻底被自心骗掉了。

如是业自在，将汝到此处，是汝本恶业，何故尔呻唤？

你被这样的业力所制，它把你带到了这地狱里。这是你自己造作的恶业，现在你为什么在这里使劲叫唤？你有什么可不公平的？这都是你自己造业的结果，你是自作自受。

真正来说，最害人的就是崇尚自由主义。业果要求人谨言慎行，自律才有自由，战战兢兢。一点一滴都按照因果规律来做，要守好戒才有安乐，因此明智的修行人不能放逸。

若人作恶已，后懊恼则痴，彼不得果报，如下种醎地。

一个人先前不防护自心，随欲造恶业，后来果报现前再懊悔不迭，那是愚痴的人，悔之晚矣，他得不到好的果报。这时候的后悔就像在盐碱地里下种，终究不会改变什么。总之，造恶成熟果报再后悔是愚痴的，应当现前就防非断恶。

欲者少味利，受苦报则多，痴人贪著欲，彼从暗入暗。

满足贪欲带来的滋味利益很少，所要受的苦报却特别多。我们常常说，这世上的乐是利小苦大。享乐的时候只有片刻的欢愉，为此要受的苦却是长劫漫漫。何必为了一点刀刃上的蜜而遭割舌之患呢？何必为了一点享乐而万劫千生把自己送到地狱深处呢？这是不值得的。

道理虽说如此，对业果愚蒙的痴人，却依然狂热地贪著这些五欲。他的欲心不可遏制，因此他将从黑暗入于黑暗。

痴人作诸恶，为饶益妻子，独受地狱苦，自业之所诳。

若为妻子故，造作诸恶业，则到此地狱，今受此苦恼。

痴人做很多恶，说是为了饶益自己的妻子儿女，但到受报的时候，只有他独自到地狱里受苦。这也是被自己的业行所诳骗了。他过去以为这样做很好，理由很正当，为了所爱的人应该这么做，但最后受报才发现这是大错特错的事，无论为谁造恶都要受大恶报的惩罚。

如果有人为了妻子儿女造作各种恶业，善意掩盖不了恶行果报，他依然会被送到这个地狱里，现在你要承受这苦恼了。古文里“妻子”是指妻子和子女的意思。

非妻子非物，非知识能救，人中欲死时，无能救护者。

受苦的时候，妻子不能救，儿女不能救，财物不能救，相知者不能救。人要死的时候，没有人能救你，所以还是自己走好这一世的人生之路。

若人染欲心，为爱之所诳，而共相随行，今得如是苦。

本为境界劫，已为爱所诳，自作此恶业，今何故呻唤？

如果一个人被贪欲染污了心，被爱所诳骗，那就会一直跟着贪爱恶习之流走，随着这样的恶业走，现在已经得了这样的苦果。那么，心是被什么骗了呢？就是被世间的追求骗倒了。现代人说“追求”，其实就是一个贪爱。贪爱染污了心，一直说我要、我要，我要色、我要财等等，这样随贪之心终究会被拉到地狱深处。

“本为境界劫”，“本”就是指过去因地的意思。“境界”指色声香味触欲尘。过去你已经被五欲境界俘虏了，什么高级享受、现代生活，很好看的美色影视，很好听的音乐、流行歌曲，这样那样的情歌，很享受的小车、豪宅、电脑、手机，我都要，我都要！好吃的山珍海味，吃死的还不够，还要吃活的……由于贪欲太强大了，你已经臣服了，被俘虏了，跟着欲念跑，这就是被心中贪爱所诳骗。为了得到这些，去做各种杀盗淫等的恶业，这都是你心甘情愿做的，现在自作自受了，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呻唤呢？

于彼等唤受苦恼处如是受苦，阎魔罗人如是治罪，彼地狱人如是受苦。如是无量百千年岁，受第一苦，如是乃至恶业离散，破坏烂尽，尔乃得脱。

罪人在等唤受苦恼处地狱里这样受苦，阎魔罗狱卒是这样治罚罪人的。那地狱人这样受苦，一直经过无量百千年岁月，受最重的苦。这样一直到恶业坏烂、灭尽之后，他才从中脱出。

下面再说这地狱罪人的余残等流果报。

若于前世过去久远有善业熟，若生人中，不善业故在于边地，陀毗罗国、婆婆罗国、海畔境界、辛头境界、洲潬境界，为人抄劫掠其财物，于极苦恼贫处为奴，若作门兵，身体癃残，一切身分鄙劣不具。饥渴烧恼，寒热冲逼，如箭射埵，受极苦恼。常被诬枉，为诸小儿木石砖等之所打掷，为一切人之所嫌贱，无妻无子，一切人中最为凡贱，受第一苦。

如果他过去久远前世做过一些善业，有善业成熟，就会转世生在人中。但是以邪见等不善业影响，他会生在边地没有佛法的地方。由于过去宣扬邪见，使得自心、他心都陷在不见正法光明的境界里，以这种业力，将来生而为人，也是出生在不见正法光明的边地——那些所谓的陀毗罗国、婆婆罗国，或者海岸边的某些地区、辛头境界，或者洲岛蛮荒、鄙俗黑暗的地方。

他这一生果报都很不好，常常被人抄家、洗劫、掠夺财物。生在极苦恼贫穷的地方，就像非洲黑奴那样，被送到富人家当奴仆，或者给人充当看门的守卫。以这些因缘导致身体残疾，身肢很鄙劣，不具足相好。在他的受用上，常常被饥饿、干渴煎熬，烦恼不已。生活在充斥着酷寒和炎热威逼的环境里，身心不断地出现各种痛苦，他就像被无数箭瞄准射击的草垛那样，不断地受极度的苦恼。

再者，他常常被人诬陷、冤枉。有些人说自己很无辜，其实不无辜，一切都是业力的安排。他常常被欺负，甚至被一些小孩拿着木头、砖块等扔打。他被所有人讨厌、嫌弃、看轻。孤独一人，没有妻子，没有儿女，没有依靠。在人群中是最低贱、最苦的一个。

通过这些我们了解到，持杀生邪见的果报非常可怕，千万不要染上邪见。我们心里应该下决心：永生永世不生邪见，不传播邪见，一定要在自心上生起正法的光明，而且为这个世界普遍传扬正法的光明。我们思维业果后应当发出这样的决断心，有了这样的心，才好去受持十善的戒。只有深明因果，善根觉醒以后，才会猛利地发愿、行持善业，这样正见才是有了因果善道的操守。如果没有深刻的观念改变，就没办法成为人天善道的修行者。

余业果报与因相似，因缘相似，如本所作，后如是受。

这里世尊向我们一语点明，因果都是同类相应的。余残的等流业果，都跟当初因地造作的心行相似。前面一再说了，心业的画师画出异熟报以及余残等流报的所有景象。因为造业时心处在欺诳中，以恶劣的邪见，指使人入到黑暗之地，受各种凌辱、伤害，因此要感受这样的果报。果与因都是相似显现的，所以才能安立因果关系，不可能错乱。

如果现在感觉不如意或者饥饿、孤独、受压迫、受冤枉，被别人嘲笑、戏弄、被人嫌弃等等，这都是自己过去造恶的果报。我们一定要坚信这一点。果报上的一切，全是从因地造善恶业而来的，决定是这样的，不可能无因无缘遭遇这样的事。地狱的根身以及境遇相，全是造恶而感召的。你因地怎么做，后来业力就这样展现出来受报，毫不紊乱，一点没有差错，没有丝毫不公平处，这叫做“业决定理”。明白这些，才知道万事怨不得人，只能怨自己。能这样信解，你才是相信业果了，从此应当痛自忏悔。

从中我们也能看到，没有了解因果，没有得到佛法的教育熏陶，我们旧有的观念、理念、想法、做法，绝大多数都处在颠倒中，这些不洗干净，就成了无量过患的来源。每个人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，暂且不谈利他，你能先做到自利吗？你正做的行为是对自己好吗？是有益于自己今生来世的吗？应当善自思维。业果是人生最重大的课题，值得我们用最大的心力去研究它、了解它，重新树立观念，这样才能拯救自己。

若彼比丘，如是观察地狱黑暗极苦恼业，于生死中得离欲缚。

世尊最后说，这样观察地狱黑暗极度苦恼的业感，修行者就会离开生死轮回贪欲的系缚。

远离欲缚是思苦的效果。思维后才知道，世上事不可贪！如果为贪欲所使，贪求五欲、名利等，结果会被送到地狱，知道结果就不敢贪了。认真学习《念处经》的人，不像原来，认为这事不太严重，贪一点没问题吧？现在知道，那像中毒一样。你不会觉得服一点毒还很轻微，你会感觉，不控制的话，一蔓延就会腐蚀身心。会感觉世间五欲像毒蛇、毒药一样，一沾上就越吸越紧，最后就给拖到地狱里去了。那些造恶的人，最初也只是一念不顾其他众生的恶心，不知道它的厉害，不知防范，结果一而再再而三，发展深了就堕下去了。就像一个纯洁的党员，从喝一杯咖啡开始，逐渐贪污、受贿、邪淫，最后就腐化堕落了。人都是因为一念不觉，不明业果而堕下去的，这是他的第一因缘。

又修行者，观彼比丘，常勤精进，谛见业果，善行正行。厌离世间一切生死，断绝第一坚牢魔缚，不肯住于魔之境界，于烦恼地不乐共住，心不喜乐染著垢爱。

勤观业果的正面效果是，修行者看到比丘时常发勤精进。如实观察到了业果规律，之后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好的效果。他开始心心念念都安住在善行、正行当中，厌离世间的一切生死。这跟过去毫不在乎的心完全不同，这时候开始有了谨慎取舍的心，有了在自心上念念行善断恶的心。开始知道世间过患，厌患生死中的一切法。这样他就断掉了第一坚牢魔缚。

“第一坚牢魔缚”，就是我们心中的断见，不承认因果轮回，这非常可怕，它把我们绑得最紧最牢，让我们根本想不到解脱这回事。佛开示说，由愚痴和爱这两个元凶，使得众生堕入地狱。现代人奉信死后什么都没有的断灭论，认为人生在世应该及时行乐，持现世享乐论，相信世间有快乐值得追求，持追求论等等。这样颠倒观念特别强，这是最牢固的魔系缚，一般人凭自力根本无法解脱。但是，有了佛教的业果观以后，第一坚牢魔缚自然就断掉了。有正观的人，他不会被现世五欲法搅扰，因为他确定世上没有真正的快乐，轮回周遍是苦。他更不会认为造业不受果报，他确定无疑地知道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”，而且报应非常惨烈，因此他绝不造恶。这个时候，第一坚牢魔的缠缚就断绝了。

见法真相的人，他的心态和过去完全不一样。现在即使去诱惑，他也不肯住在魔的境界里，因为他不需要经历就知道结果是什么。如果有人对他说：我们去放松一下，享受享受。他想：这是贪欲魔，一堕下去就不得了。有人说：我们追求自我利益、自我价值、自我荣耀。他就想：这是我慢、我执魔，一旦被它系牢了，就掉进恶趣里了。又有人说：现前有很多享乐，我们应该多用手段得到，反正这是不要紧的。他就想：这种邪见魔太厉害了，将来我会生生世世陷在无有光明的黑暗之地。这样的修行人怕染上爱毒，他已经不喜染著垢爱，而且对这个不清净的爱很害怕，他知道这爱就是毒。

世间众生都是因为这个爱才去杀生、邪淫、偷盗的。人如果不爱自己，不爱钱财享受，又怎么会造恶业？都是因为贪心太强才铤而走险，最后什么都敢做，任意而为。见到别人饮苦食毒的行为、疯狂的自虐行为，修行人当然坚决不肯跟烦恼共住，不肯放纵恶行。由于谛观业果，他完全能分辨是非善恶。心上起什么样的等起，在什么轨道上，将来有什么后果等等，他都一一了知。由于对业果了了分明，他就不肯再住在魔的队伍里，不肯再和烦恼共住，不肯同流合污了。

彼地夜叉，见彼比丘有如是等功德相应，转复上闻虚空夜叉，如前所说，次第乃至大梵身天，广说如上。

当地夜叉见到这位比丘有这样相应法的功德，就转而向上报给虚空夜叉。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，这个好消息一直传到了大梵身天那里，具体情况就像前面说的那样。这就是说，当一个人开始行正道后，就有很多非人、天神赞叹护持。

又彼比丘，观察黑绳之大地狱，复有异处，彼见有处名曰旃荼黑绳地狱，众生何业生于彼处？彼见有人床卧敷具，病所须药，非已所应而多食用，俗人愚痴覆藏恶业。若自杀羊，若他教杀，如婆罗门外道所诳。彼人以是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堕于恶处黑绳地狱生旃荼处，受大苦恼。

比丘又要观察黑绳大地狱其他特别的地方，他见到有一个叫做“旃荼”的黑绳地狱，众生造什么业生在那里？

有一种恶人，见到别人那里有床卧敷具、治病所需的药品等，非己所有，却多吃多占用，还以愚痴心覆藏自己所做的恶业。另一种恶人自己杀羊，或者别人教他杀羊，像被婆罗门外道诳骗造杀业祭祀一样。这两种人以这些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会堕在恶劣黑绳地狱，生旃荼处受大苦恼。

具体受苦情形如下：

所谓恶鸟若乌、若鹫、若恶猪等拔其眼根。彼地狱主，若以杵枷、若以大斧、若以恶火极怒急嗔，种种苦逼。既生如是地狱之中，复受种种极重苦恼，所谓挑眼，若拔其舌，一切身分分分皆拔，饮热铜汁，三奇热铁遍刺其身，削躄其足，乌鸟所食，一切病集。啼哭号啕，无主无伴，阎魔罗人，嗔怒极打。

那里有很多可怕的恶鸟，像乌鸦、鹰鹫，以及恶猪等，这些野兽冲过来拔出他的眼根。地狱狱卒用铁杵、枷锁等，或者用大斧，或者用恶火，怀着极度的嗔恨愤怒逼恼折磨罪人。即使罪人已经生到这样的地狱里，还要忍受各种极重的苦恼。所谓挑眼睛、拔舌头，以及全身千刀万剐，一分分地剥离，还逼他喝滚烫的铜汁，又用三尖热铁叉到处刺他的身体，用刀削断他的脚，给乌鸦等鸟啄食，他身上出现各种病症。他只能痛苦地哀号啼哭，没有任何人保护他或去帮助他。即使都已经这么可怜了，还是召来阎魔狱卒的嗔怒，被极度地殴打。

如是黑绳地狱之处，乃至无量百千年岁，恶业坏烂尔乃得脱。若于前世过去久远善业未熟，则生饿鬼畜生之中。若生人中，瘘脊目盲，寿命短促。人中死已复入恶道，如是众生业锁所缚。

落在这样的黑绳地狱里，乃至在无量百千年岁里，一刹那不间歇地受报，等到恶业力消耗完了，才能从这地狱中脱出。如果前世过去久远的善业还没有成熟，就要生在饿鬼、畜生两道中受苦。如果善业成熟生到了人中，以恶业余残或者业气果报，生为驼背、瞎眼、短命人等等。在人中死去以后，还要堕恶道。众生被业铁锁所拘，很难解脱。

造恶业很可怕，一旦被业锁锁定了，就永远被关进了监狱，那真是漫无天日，不知道哪一天能解脱。我们现在应当记住这些果报，提醒自己千万不能造那样的恶业。从等起上就要防护，不能落到恶业铁锁里，不然一被它绑定了，又如何来挣脱呢？就像一个人千万不能崩溃发疯，一旦疯了，自己怎么才能摆脱？这种恶性力量的扩张十分可怕，会疯得越来越厉害，最后就无药可治了。业力不断蔓延，就像毒气蔓延一样，它会使人深度地狂乱，在这种状态里，谁能突然恢复正常呢？这是很困难的。所谓“一失人身，万劫不复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我们现在拥有的人身，有宝贵的灵性，称为万物之灵，这是过去无数善业积累，才到达的生命境界。做人有灵性、有善心，只要愿意就有向上的机会。但是，一旦落到了残灵的境界，就像玉杯打碎了一样，什么时候能把它粘回原来完整的状态？因缘太难了。“残灵”是说灵性变得只有残末的部分，譬如变成一只蚂蚁，“七佛以来，犹为蚁子”，或者堕为一只鸽子，“八万劫后，未脱鸽身”，可见恢复人身是多么难！

所以我们现前要好自为之，得到这个人身一定要珍重，爱惜自己，不要用它来盛粪便一样的罪业。心的力量最可贵，每一念都用在善行、正道上面，这才不辜负为人的本分，活在世上才有价值。佛法说摄取人身大义就是这个意思，希望每个人仔细考量。

行善业者则得善报，作恶业者则得恶报。业果所缚，常在生死。

行善业得善报，造恶业得恶报。众生一直被善恶业果所缚，常常陷在生死之中。

“业果”表示因果，“业”是母缚，表示过去旧的种子；“果”是子缚，是现在成熟的果报。母表能生义，这是说业因上面有母的性质，有母就决定生子，造了业因就一定会生果。子是果报，表示被果报系缚，不得不承受。果的系缚里又出母缚，它又会种新的种子，新的种子又缚在果上面。像这样，因因果果牵连不断，使得众生深陷业网，无法脱出。无始以来一直在生死里转不出来，关键问题就是被业果锁链给锁住了。今生如果再不寻求解脱道，还继续跟随业习，搞这些生生死死的法，那是没完没了的。

因此要想解脱，先要通达业果，而且要细化通达四谛。知道轮回是怎么一回事，才知道从哪一个方面反向超出。知道因果如何作用，才知道哪里是弱点，哪里是出路。即生想解脱的人，尤其要依靠净土法门，这是真正能让你横超生死的出路。

又彼比丘观察黑绳大地狱处，名畏鹫处。众生何业，生于彼处？彼见有人，贪物因缘，而杀他人。若缚若饿、若夺饮食。彼人以是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，堕于恶道黑绳地狱，生畏鹫处，受大苦恼。

再者，比丘要观察黑绳大地狱，有一处名叫畏鹫处，是一个有可怕鹰鹫的地方。众生造什么业生在那里呢？

比丘见到，有人因为贪著财物而杀害他人。有绑架别人的；有使别人受饥饿的；有夺走他人饮食的。以这个恶业因缘，他身坏命终会堕入恶道黑绳地狱里，生畏鹫处，受大苦恼。

下面讲畏鹫处的受苦情形。

彼地狱处，铁地火燃，普皆水色，十千由旬，周遍炎起。有铁蒺䔧。彼地狱人，怒杖急打，昼夜常走。火炎刀枷挽弓弩箭，随后走逐，铁锥寻刺，恒常急走。阎魔罗人，手执铁刀铁枷铁箭，皆悉炎燃，斫打射之，唯行彼处。饥渴所逼，命常欲断，无救无归，气息欲绝，有命而已。他人所秉，具受众苦。

这个地狱到处是烈火炽燃的铁地，整个地面看起来泛着海水般幽幽暗蓝色，实际上是一片炽热的火。它周匝有一万由旬那么广大，到处冒着炽燃的火焰。地上还有热铁蒺藜，踩上去有很大的刺痛之苦。

在这极苦炽燃、布满热蒺藜的广大铁地上，那些地狱施刑者忿怒地拿着木杖急追猛打，罪人昼夜不断地奔驰、逃跑。那些狱卒们拿着火焰炽燃的刀、枷锁，挽着弓箭一直在后面追。用尖锐铁锥搜寻，刺探，很快锥刺在了身上，这些地狱罪人马上又没命地逃，恒常这样张皇焦急奔命。阎魔罗狱卒手里拿着铁刀、铁枷、铁箭，都是火焰炽燃的，不断地劈砍、锤打、射击，常常身处这样的境界。他们被饥饿干渴所逼，常常觉得奄奄一息就要断气了，却没有人救，没有依靠。气都快断尽了，只有苟延残喘一点命而已。生在这样的地狱里，罪人完全被他掌控，没有丝毫自由，不得不受无量诸苦。

这都是因为他从前贪著财物，去绑架人、折磨人、打杀人、夺人饮食，剥夺别人自由的缘故。在此生堕地狱的时候，一切都是自作自受。这时候才知道被人拘缚，一切时处没有一点自由，常常被逼，到处被追捕，亡命天涯，身命欲绝的感受。这都是过去造业的恶报。

所以不能去束缚别人的自由，侵夺别人的财物，不然将来一点自在也没有，要受这样的极度大苦。做人不能把事做绝了，要给人一条活路，不要把人赶上绝路。为人任何处都要慈悲，关怀怜悯那些弱势群体。

尔时世尊，而说偈言：

多人共相随，造作不善业，后恶业熟时，有生独受果。

这里，世尊用诗偈说道：有很多眷属相随，为了他们铤而走险，造作不善恶行，后来恶业成熟的时候，自己要用生命去独自承受恶果。

火刀怨毒等，虽害犹可忍，若自造恶业，后苦过于是。

外境中烈火、刀枪、怨敌、毒害等的伤害，虽然会损及生命，但这一时之苦还勉强可以忍受。如果自己去造恶业，将来所受大苦就无法忍受了。

亲眷皆分离，唯业不相舍，善恶未来世，一切时随逐。

到了末后临终时，亲眷全部都要分离，只有所造的业相伴不舍。自己造的善业和恶业在未来生世一切时都随逐着，影响着，作用着，始终不会离开。这就是“一旦无常到，方知梦里人，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”。

在一切法中，业是最主要的。此世的一切都是虚假的，造业点点滴滴全部留在阿赖耶识的监控上，一点都不会消失，必定随着它的力量要感受果报。所以我们心心念念都要注意把握好业道，这就叫做业果的修行。

随花何处去，其香亦随逐，若作善恶业，随逐亦如是。

打个比方，无论花落到哪里，它的香气是伴随不离的；无论人到了哪里，业习气是伴随不离的。哪怕他再怎么变动，比如换一个环境，从这个省跑到那个省，他的业也会跟到那里。一个人从少年一直到中年、老年，从前所造的业是跟随不离的。其他东西没办法永远跟随，但业会一直紧跟不舍。

所以最要紧的就是守护自心，无论造什么业，一点一滴造下去，它都永远不会磨灭。行了善决定有好报，未来前程全部由这个决定，造了恶，也逃不出它的业报。

众鸟依树林，旦去暮还集，众生亦如是，后时还合会。

就像鸟儿依靠树林那样，白天飞走了，夜晚还会聚拢。我们在前世造了业，虽然感觉好像分手了一样，但后来业报成熟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全部会汇集起来，让自己受报。

法界的运行规律是不会错乱的。比如我现在抢了别人东西，看上去占了便宜，但后来你跟他会遇还是要还报的。不要以为自己眼前看不到就躲过去了，业在自己的心上，你能躲到哪里去，躲不掉的。法界是周遍的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心上的业一成熟，果报就来。所有业缘马上粘合在一起，无论什么样的情况，都原班照旧去受报，这是逃不脱的。

毁灭他胜事，自取而陵他，随作何恶业，彼人痴所诳。

若不趣涅槃，复不向天处，彼痴第一因，从闇复入闇。

毁灭别人的好事，为自己夺取利益而侵陵他人，世人无论为什么造恶业，都是被愚痴所诳的可怜人。造业者常常自以为是，觉得这样真正占到了便宜，其实这是被自己一个大的愚痴心诳骗了，这个愚痴就是对于业果的蒙昧。

世人既不肯趣向涅槃的决定胜，也不肯趣向天处的增上生，都是被这个愚痴蒙蔽导致的。以这个最重第一的愚痴或者说业果愚，从暗入暗，从苦入苦。

在十二缘起里讲无明是轮回第一因，最粗最重的元凶是业果愚。它指使人们不断造作堕三恶趣的因缘。如果对业果的无明愚痴没去除，就会不断地从恶趣入恶趣，从黑暗入黑暗。业果正见如果没有有力地生起，那是没有办法脱离恶趣的。这就像走黑暗的险路，没有光明一定会堕落。因此无明，尤其是对业道的无明愚痴，它是第一元凶。因此想从恶趣脱离，走向增上生和决定胜，第一个关要就是必需具有明见业果的正见。

彼人如是自作恶业，受地狱苦，乃经无量百千年岁，地狱流转。乃至恶业破坏烂尽，尔乃得脱，然后复生畜生饿鬼。若生人中，为放牧人，若放骆驼、若放余畜、若放牛驴、若放草马、当象当狗，常驱驴驼，处处治生以自存活。若作围兵、围兵主师，贫穷短命，鄙恶作业。余残业因，相似果报。

这人自己选择了恶业，所以要受地狱之苦，经过无量百千年岁，一直在地狱里流转。直到恶业耗尽，他才得以从地狱脱出。以剩余的业力，又要生在畜生、饿鬼里。

假使生在人中，也是做放牧人，或者放骆驼，或者放其他牲畜，放牛驴、放草马等等。他被人当象、当狗，如同动物一样使唤，常常要去赶驴、驼，处处都是这样谋生以求存活的。有的去做围兵，有的成为围兵的骨干，还是会受贫穷短命的果报，这是他的领受等流果。他还做各种粗鄙、下贱、容易造恶的行业，这是造作的等流果。

这些苦报都是过去剩余业习影响为因，一方面在行为上，会导致相同的习惯反应；一方面在领受上，会领受这种贫穷短命的果。

又彼比丘，观察黑绳大地狱处，普遍观察十六别处，如活地狱。

比丘又观察黑绳大地狱各个地方，普遍观察了十六种不同的地方，就像观察等活地狱那样，一一作了了解。

这里的潜台词是说，对地狱的观察不能够笼统含糊、一笔带过，需要详详细细地看，他们各自到底是怎么样的苦状，这样会让我们产生一个具体的观感。这就好比想了解美国，对于它的各州各区各县等照片、数据等仔细调查，会得到一个统一概观，也会有一种深刻的认识。同样，地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主题，只是表面上含糊的认识是不够的。六道里面以地狱为最大、最多、受苦最长，所以对地狱的认识应当摆在第一位。

地狱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情形，只说三言两语是不够的。人间对于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大家都会关注，而且想要详细了解。那么三界里这样一个最重大的果报情形，哪里能忽视不顾呢？忽视这个就是最大的损失。其他小小的事情没必要花心思了解得那么详细，但对地狱的事情一定要尽一切力量去了解，三年五年下功夫都值得。下了这样的功夫，我们才会真正有一种深刻了知生死的智慧。自己的观念、行为、人生方向才会有极大的转移，各个方面才会发生变化。断恶行善、皈依、发悲愍心、有惭愧等等，这一系列道上的善行都会发起。这时候你的精进勇猛力是第一勇猛、第一志愿。心根本不再愿意跟烦恼共住，不再愿意住在魔境界里，这些功德会逐渐显出来。这时候就有了修行人心向解脱道的味道，一种出尘的道人气象就有了。

相反，没有发生对地狱的认识，有的只是一种自我欺诳。世人认为这个世界很享乐、很快乐、有实义，我们为追求快乐，可以任意而行。有人自诩为智者，有各种技巧、公关、享乐等等，但那很庸俗、幼稚。人的见识那么短浅，看不到深重的苦难，看不到业的残酷性，怎么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呢？说白了还是一个痴呆汉，完全被自我蒙蔽，在吃毒药中打发时间。世间成功者执著自以为是的感觉，就被一个非常严重断见封闭住了，善心不容易开发。只有地狱的苦能够震醒我们麻痹的神经，使我们重新审视未来的方向。进一步才会发现这个心，都要从观地狱苦才能发出来。一个人不畏地狱那就无恶不造，一个人畏惧地狱就不敢造恶。知道轮回严酷的事实，从而在业的取舍上战战兢兢，严阵以待。因此所有这些向道的情怀，这样殷重的道不知，作用就有这么大的差别。希望大家在这里用心思维观察。

又彼比丘，观活地狱黑绳地狱，既观察已，知业报法。一切恶业，果报坚䩕有作而集，集而不作，作而不集。作而集者，则决定受。集不作者，不决定受。作不集者不决定受。彼见闻知，三种恶业及业果报，如实知已，重生厌离。观察业绳迭相缚处，又复观察无量种业，又复观察无量种心动转攀缘。

再者，比丘观察等活地狱、黑绳地狱之后，了解了业果报法。认知一切恶业都有它的果报。所谓的业有三种，作而集、集而不作、作而不集。作而集积业是指决定受报的业。集而不作业是指不一定受报的业。作而不集业也指不一定受报的业。

比丘见到、听到、了解到，三种恶业和恶业果报，这样如实了知以后生起很重的厌离。他观察业如绳索，因因果果不断地纠结，缠缚众生，把众生牢牢地系在各种恶趣等果报处。通过顺法认知，见到能系缚的是烦恼和业。业一经造下就会把众生捆绑到地狱、饿鬼、旁生里。甚至摆脱旁生以后，还要被系在人间受等流果等等，这叫做业绳所系。

比丘观察了业绳辗转束缚的相，又观察无量种的业相，又进一步观察到，这实际是由无量种心不停地动转、攀缘而造成的。

彼比丘如是观察，见诸众生心自在已，又复观察余诸地狱。

那位观行比丘这样慎细观察，见到众生都是被妄心所自在、所左右的（众生都被这个心牵着走，而这个心是没有业果正见的邪心、颠倒心），之后又观察其他地狱。

彼见闻知第三地狱名合地狱，众生何业而生于彼？所谓作集恶不善业，烧煮众生。彼见闻知,众生三种作集恶业，生合地狱受恶果报，所谓杀生、偷盗、邪行，如是三种恶不善业生合地狱。

他观察其余地狱，以见闻了知第三种地狱叫“合地狱”，众生以什么业受生在这里呢？众生造集了不善恶业，而被业力烧煮。他见闻了知到，众生作而积集三种恶业，会转生在合地狱感受恶业果报，那就是杀生、偷盗和邪行，以这三种不善业生在合地狱中。

彼上恶业则生如是根本地狱，中下恶业则生别处，有上中下三种苦受。又作业时，心力异故，彼中受命有上中下。又作业时，心力攀缘有上中下，于彼受苦有上中下。三种业定，身业三种，口意三种，谓上中下。又复三种，谓欲界生、色界中生、无色界生。又复三种，所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又复三种，所谓现受、生受、后受。又复三种，谓善、不善及以无记。又复三种，现缚、中缚、异生处缚。又复三种，人非人缚、非人人缚、自处自缚。所谓舍人还得人身作地狱业，是业势力，相似所作，业相似生。

这里讲到各种业报的差别相。

上等恶业就生在根本地狱，中下等恶业就生在地狱的其他处，分别承受上中下三种苦。

造业的时候，因为心力有差异的缘故，在地狱中所感得寿命也有长有短，有上中下三等。

另外，在造业时，心力攀缘有上中下三种程度，受苦也就有相应的上中下三种。

所谓三种业决定，就是身业有三种，口业有三种，意业有三种，身口意业在程度上都有上中下三品。

又有三种，就是在欲界生、色界生、无色界生。

又有三种，就是所谓过去造的业、现在造的业、未来将造的业。

又有三种，所谓现法受（即生受）、顺生受（第二世受）或者顺后受（第三生以后受），这也是随业力轻重而导致感受果报的时间有差别。

又有三种，所谓善业、不善业和无记业，这是从等起划分的，不可记莂善恶威仪等叫做“无记业”。

又有三种，在现法中缚、在中间缚或者在异生处缚。

又有三种，先是在人中被缚，后来又到了非人处被缚；或者先前在非人处受缚，后来在人间受缚。总的来说就是，舍了此生再得人身时，造作了这些堕地狱的业。依靠这些地狱业的势力，能产生地狱果报，而且业报相似于因位所做的情形，业报是以与业因相似的方式生起的。

如得解脱神通比丘又复三种，一者作，二者不作，三者缚作。所言作者，初作沙门。言缚作者，后相续缚。言不作者，乃至获得阿罗汉果。又复作者，作沙门已，作沙门行。又缚作者，此处退已，于异处生。

这样得解脱的神通比丘又有三种：一、作；二、不作；三、缚作。“作”就是最初做沙门；“缚作”就是后来相续被缚；“不作”就是再也不造作业了，直到得到阿罗汉果。又可以说，“作”是有人作沙门后，一直作沙门的行为；“缚作”是以沙门身去世后，在别处受生。

又复三种，一者禅缚，二者非禅缚，三无报缚。彼禅缚者，如初禅地二禅缚地，非第三禅，非第四禅。非禅缚者，谓施戒等。无报缚者，谓阿罗汉，诸漏既尽，决定受业不得果报。

又有三种：一、禅缚；二、非禅缚；三、无报缚。“禅缚”指初禅、二禅是受缚的地方，不是第三禅和第四禅；“非禅缚”指被布施、持戒等业系缚；“无报缚”指阿罗汉，他烦恼已尽安住在涅槃中，即使过去有定业也不受果报。

彼比丘观世间海业网系缚，迭互因生行业果报，非有作者，非有受者，非无因缘，唯有业力。

再者，比丘观察如海世间都是受业网的缠缚。“迭互因生”，就是从这个因缘又生了果，由果又种了因缘。这样造业与果报不断地辗转相生而轮转。在这当中，没有补特伽罗的作者，只是五蕴和合而造作；也没有补特伽罗的受者，业因缘成熟，到了感现的时候，身心上就会发生苦受，其中并没有实体的“我”在受报；也不是没有因缘受报，唯是业力在不断地牵引而感现。

彼比丘如是思惟，破坏魔军，修集善法，更复胜上。

彼比丘这样观察思维，就能破坏生死魔军，破蕴魔、烦恼魔、死魔和天魔。他通过观察，生起了知业果缘起智慧，以及因缘生无我智慧等等。以这些正观智慧破掉魔军，明见缘起之道，努力修集善法，辗转胜过从前。

观合地狱业因果报，云何众生生于根本合大地狱？彼见有人杀盗邪行乐行多作，如是之业普遍究竟乐行多作，是业则生根本地狱并及别处。彼人于是根本地狱受大苦恼，作业如前。

比丘观察合地狱业因果报，思维众生怎样生于合大地狱根本处？他见到有人做杀、盗、邪淫，特别喜欢，而且做了很多，这样的业行到了普遍究竟无以复加的时候，投生在根本地狱以及其他差别地狱。罪人在这根本地狱里受大苦恼，因位造业情形就如前面所说。

若人偷盗及作邪行，是人皆名邪行之人。云何名邪？如是异作，复异分别，若人邪行尊者之妻，彼人生于合大地狱，受大苦恼。

如果有人偷盗和邪淫，这些都叫邪行的人。什么叫邪呢？就是他有各种邪的分别，发出的是很怪异、别扭、造作的行为，这就是邪恶的心和行为。比如他与其他尊长的妻子邪行，结果生在合大地狱，受很大的苦恼。

以下解释苦恼的情形。

所谓苦者，铁炎嘴鹫取其肠已，挂在树头而啖食之。彼有大河名饶铁钩，彼有铁钩皆悉火燃，阎魔罗人执地狱人掷彼河中，堕铁钩上。

在这里受大苦的情况，就是有炽热炎烧铁嘴鹰鹫啄取他的肠子，挂在树上再吞食下去。那里有一条大河叫做“饶铁钩”，那里充满了各种火焰炽燃的铁钩，阎魔罗狱卒抓住这个地狱罪人扔到河里，吊在铁钩上面。

又彼河中有热炎刀，罪人于彼受大苦恼，彼苦无比无有譬喻。所谓彼处受燃钩苦，谓以燃钩钩打其身。阎魔罗人取地狱人置彼河中，按令使没。彼地狱人迭互相沈，既相沈已唱唤号哭。河中非水，热赤铜汁漂彼罪人，犹如漂本流转不停，如是漂烧受大苦恼。

那大河里还有很多火焰炽燃的利刀砍割罪人，使他感受很大的痛苦，那种痛苦无法形容。所谓受燃烧火钩苦，就是用燃烧的钩子不停钩打他的身体。阎罗狱卒还抓住地狱罪人扔在河里，按着他，让那些地狱人陷在河水里。那些地狱罪人相互压着不断地挣扎下沉，陷溺下去的时候，他们不断地号哭挣扎。因为河里没有水，都是炽热的红铜汁，这些罪人不断地漂，就像木头在水里那样不停地打着转，时起时浮，转动不停。罪人这样不断被漂被烧，感受了极大的苦恼。就像在炽热沸腾的汤锅里煮活鱼一样，全身烧得糜烂。

彼铁钩河既烧漂已，彼地狱人，或有身如日初出者，有身沉没如重石者，有著河岸不没入者，或有罪人身如水衣，有为炎嘴铁鹫食之如食鱼者，或有身洋其身犹如生酥块者，有以铁砖而打之者，或有身破百千分数如沙搏者，有在河中如洋铜者，有以热灰烧其身者，有以炎钳钳其身已置热灰中，复以铁钳连劖刺者，有擘其身犹如细缕挽而打者，有挽其头令头在下在上打者，有置镬中汤火煮之如热豆者，有在镬中迭互上下速翻覆者，有置在镬偏近一厢举手向天而号哭者，有共相近而号哭者，久受大苦无主无救。彼中多有炎嘴鹫鸟、野干、狗等，在热地上不杀而食，屏处受苦各不相见。

在铁钩河里经过烧漂以后，这些地狱罪人，有的身体像太阳刚出来那样血红一片；有的身体沉没纹丝不动，像重石一样；有的漂到岸上，还没有被铜河淹没；有些罪人身体就像穿了水衣，硬痂满身；有些被炎热利嘴铁鹫像吃鱼那样吞食；有的身体一直在铜河里，被融化得像生酥一样，散碎不成块了；有的被铁砖打；有的全身破碎成百千分，就像散开的沙团一样；有的在河里像洋铜沉底；有的被热灰烧身体；有的被炎热的铁钳钳开身体放入热灰里，再用铁钳连连捣刺；有的身体被扯成细条拧起来打；有的被拧拽着头令头向下，在上面打；有的被放在铁锅当中，用烧得滚沸的热汤煮，就像热豆一样煮得糜烂；有的在铁锅里，交互上下，翻来撞去，不断地被翻腾；有的在铁锅偏里近边的一角，举手向天哀号，嚎啕大哭；有的互相靠近时忍不住地号哭。像这样，地狱里的众生长时感受大苦，没有人救护。那里有很多炎热尖嘴的鹰鹫、野干、狗等在热铁地上不杀而咬食他们，也就是活活被咬碎而死；有的各自在暗处受苦，彼此各不相见。

种种因缘，种种受苦，彼受无量百千种苦，自心所诳。十不善本邪行所得，缘杀生得，缘偷盗得。

以过去种种因缘，现在受种种苦。那些罪人承受无量百千种的痛苦，这都是被自心所诳的结果。是十不善业中邪行所得的果报，有的缘杀生而得，有的缘偷盗而得。

总之，以上这些恶报都是杀盗淫而感得的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都是很重的恶业，把人送往地狱。

又复如是，阎魔罗人以铁炎杵筑彼罪人，罪人怖走，四向顾望望有归救，作如是言：何人救我？我何所归？四向走望。如是行已炎杵筑已，置炎燃河、若炎燃树、山岩石间、窟穴等中，极险恶处，受种种苦。谓著树头，复推令堕在铁钩地，彼身疮裂，如是千到，若百千到。

还有这种情形，阎魔罗狱卒用炎烧的铁杵戳击这些罪人，他们害怕得到处逃，东张西望，期望能有归依处、求救处。他们这样说：“谁来救我，我现在该往哪里去？”他们边逃边恐惧地看着四方。正这样逃的时候，炎烧的铁杵打倒了他，他们被放在炎烧炽燃的河里，或者被放在正在炎烧炽燃的树中，或者被放在山岩石头之间，或者被放在洞窟等中。在这些极险恶的地方受各种苦。比如把他挂在树上再推下去，令他落在遍满铁钩的地上，全身的疮口都破裂了，破成了一千道或者百千道。

又复如是，阎魔罗人取地狱人置刀叶林，刀叶甚多，火炎炽燃，而此罪人，见彼树头有好端正严饰妇女，如是见已极生爱染。

还有这样的情形，阎魔罗狱卒抓着地狱罪人放在刀叶林中，那里有非常多的刀叶，烈火炽燃，罪人见到树顶上，有长相端正装扮很美丽的妇女，他一见到，就生起无法抑制极度强烈的爱染之心。

如是妇女妙鬘庄严，末香坌身涂香涂身，如是身形第一严饰，身极柔软，指爪纤长，熙怡含笑，以种种宝庄严其身，种种欲媚，一切愚痴凡夫之人见则牵心。

这女人用各种微妙花鬘精致严饰，末香均匀地喷在身体上，涂香薄薄地涂在肌肤上，这样装饰，使身形美丽无比。这女子身姿极其柔媚，十指纤长，煕怡含笑，而且身上佩戴着各种精美的宝物饰品，展现各种欲媚的姿态。任何被欲望左右的凡夫见了都怦然心动，被她吸引。

彼地狱人，既见如是端正妇女在树上已，生如是心：是我人中本所见者，是我本时先所有者。彼地狱人，自业所诳，故如是见。

地狱罪人见这端正美艳女人在树上，他就这样想：这是我在人间原来见过、朝思暮想的女人，这是我原来拥有过的女人。那地狱罪人被自己业感所诳骗，见到了这样的幻相。

如是见已即上彼树，树叶如刀割其身肉，既割肉已次割其筋，既割筋已次割其骨，既割骨已次劈其髓，如是劈割一切处已，乃得上树。

这样见后，他爬上那棵树找那个女人。这时，树叶像尖刀一样割着他身上的肉，割了肉以后又割脉断筋，割了筋以后又割截骨头，割了骨头以后又劈开骨髓。像这样，被劈割全身上下所有地方之后，才爬到了树上。

欲近妇女，心转专念。自心所诳，在彼树上如是受苦。

他如此渴望接近那个女人，心不断缘取，以致于最后只剩下一个念头，就是一心要得到她。他被自心所诳，在上树的时候要经历这样的痛苦。

既上树已，见彼妇女复在于地，彼人见已，然彼妇女以欲媚眼上看彼人，美声语唤，先以甜语作如是言：念汝因缘，我到此处，汝今何故不来近我？何不抱我？如是地狱业化所作。罪人见已欲心炽盛，刀叶树头次第复下，彼人既下刀叶向上，炎火炽燃利如剃刀。如是利刀先割其肉，次断其筋，次割其骨，次割其脉，次割其髓，遍体作疮。

等他上树以后，却见那女人忽尔又出现在地面上。他回头一看，只见那女人用充满爱欲娇媚的眼神向上望着自己，用悦耳的声音呼唤他。她甜甜地这样说道：“我因为想你、念你才来到这里，你现在为什么不到我身边来？为什么不抱我？”这样的地狱景象其实都是业力幻化变现的，就像有人白天贪淫欲心强烈，晚上就做淫欲的春梦一样。

那罪人见到这样的情形后，心摇神驰，欲心炽盛。不顾苦痛，从刀叶遍布的树顶次第又下了树。等他下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刀叶转而向上，散发出炽燃的烈火，刀叶锋利得像剃刀一样。这样的利刀先割他的肉，再断他的筋，再割截他的骨头，再割脉，之后割髓，使得他全身遍体鳞伤，千疮百孔。

彼地狱人如是被割，如是被劈，脉脉断已，看彼妇女，欲爱烧心。既如是看，炎嘴鹫鸟即啄其眼，火燃刀叶先割其耳，如是被割唱声吼唤，刀叶炎燃次割其舌，次割其鼻，如是遍割一切身分。

那地狱罪人这样被割，被劈，一根根筋脉都断了以后，眼看着那女人还是割舍不下，欲爱的心更加增盛，感受着烧心般的痛苦。他这样目不转睛看着的时候，炎嘴鹫鸟就来啄食他的眼睛。燃烧着火焰的刀叶割了他的耳朵，这样被割的时候，他长声惨叫，急吼着呼唤那女人。这时，炽燃的刀叶又割掉他的舌头，再割掉他的鼻子，像这样，割掉全身的一切肢节。

欲爱牵心，如是到地，既到地已，而彼妇女复在树头。彼人见已而复上树，如前所说。

即使受遍体割裂的痛苦，他还是被欲爱牵着心，还是要追求女人。当他血人一样到了地上后，那妇女居然又返回树顶。他看到以后，又攀树上去，一再重复受苦，就像前面所说。

彼业力故，如是无量百千年岁，如是无量百千亿岁，自心所诳，彼地狱中如是转行。

以业力作用的缘故，这样受苦直到经过无量百千年岁、无量百千亿岁。他被自心所诳骗，一直在地狱中这样辗转受苦。

彼地狱人如是被烧，何因故烧？邪欲为因，彼人如是犹不舍欲。无始来心，如是转行在于地狱饿鬼畜生。众生之心不可调顺，在地狱中犹故如是，当知是心不可信也。

那地狱罪人感受这样被烧的痛苦，什么原因让他受烧苦呢？就是他内在邪淫的欲望，这个心驱使他想占有女人，想获得性欲的快乐。为了满足这一个念头，即使受了那么多的苦，他还是不肯舍弃这一念欲心。无始以来跟随这个诳心，辗转流落在地狱、饿鬼、旁生当中。众生心是如此刚强难化，不可调顺，甚至在地狱里受苦如此还是这个样子，不肯悔悟。因此要知道，这欺诳众生的心着实不可信任。

又复如是合大地狱，彼中有山名为鹫遍，彼地狱人烧身饥渴，走赴彼山。而彼山中，处处皆有炎嘴铁鹫，壮身大肚。而彼铁鹫身内肚中，有地狱人名为火人。彼地狱人，望救望归，故赴彼山。既到彼山，彼铁鹫鸟先破其头，开髑髅骨而取其脑，复挑其眼，彼地狱人号哭唱唤然无救者。既破其头，饮脑尽已，掷头异处，彼地狱人无头无眼，而复走向暗冥地狱。罪业力故，复有铁鹫，其身极大，彼鹫腹中悉有火人，来向罪人，到即吞之，彼地狱人入鹫腹中即为火人，本侵他妻罪业所致。

这样的合大地狱里，又有一个叫做“鹫遍”的山峦，这个地方充满了炎烧尖嘴的铁鹫。那地狱罪人欲火焚身，被烧热、饥渴所逼，渴望清凉，就往这座山走来。那山里处处有炎烧尖嘴的铁鹫，身躯非常庞大，肚子大得吓人。在那些铁鹫腹部，有被吞噬在腹的地狱罪人称为“火人”。那地狱罪人祈求救护，四处寻找归宿和依靠，一路朝着这座山走来。

到了这座山里，铁鹫鸟马上啄破他的头，再啄开骷髅骨取他的脑髓吃，又挑掉了他的眼睛。地狱罪人号哭唱唤，但是没有人救他。铁鹫破开他的头颅，吸尽脑汁以后，把头随意扔到了其他地方。这个地狱罪人身首异处，无头无眼，就又走向了暗冥地狱。以罪业深重的缘故，又有大铁鹫飞来，它有极其巨大的身躯，每个铁鹫腹部都有火人。这些铁鹫飞扑罪人，啄了吞掉。地狱罪人被吞入了铁鹫腹中，被闷烧成为火人而受苦。这就是他过去侵犯别人妻子，行邪淫罪业所感召的果报。

彼杀生因乐行多作，乃经无量百千年岁，常被烧燃，而复不死。彼邪行因乐行多作，则见妇女，在刀叶林。

如果有人乐意杀生，而且杀了很多，他的业感就是在无量百千年岁常常被烧燃，而且死不了，活活要受无数苦才能脱出。

如果有人乐于邪淫，多行邪淫，会在刀叶林里见到美貌女人，受到刀叶刺身等大苦。他过去为人时一再被淫欲所逼，铤而走险，业成熟所感果就是这样。由此就发现，果报与所造业极其相似，丝毫不爽。

下面再来讲偷盗业所感的业苦现相。

彼偷盗因乐行多作，入异地狱在于一处，彼处是河，其河名曰无边彼岸，热沸铜汁满彼河中。地狱罪人见河彼岸，多有种种第一净食，佉陀尼食、蒲阇尼食，有好敷具，有好树林林有邃影，复有陂池河流清水。彼地狱人如是见已，即发大声迭相招唤，作如是言：汝来！汝来！我今得乐，今有种种佉陀尼食、蒲阇尼食，有好敷具。如前所说。

如果前世非常喜欢偷东西，而且偷了很多，就会入于一处特别地狱。那里是一条河，叫做“无边彼岸河”，河中充满了沸腾炽热的铜汁。地狱罪人见到河彼岸，有很多各式各样清净无比的食物，有嚼食、啖食，还有很好的座垫敷具。旁边是清新的树林，树林里有很深邃的荫影，还有清凉的水池、河流、清澈流水。那地狱罪人见到这些景象后，发出很响的声音互相招唤，他们这样说：“你来！你来！我现在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快乐，现在那儿有各种嚼食、啖食，有很好的敷具。”就像前面说的那样。

彼地狱人如是唱唤，余地狱人既闻声已皆共驰走，谓有能救，谓有可归，和集一处迭相问言：我今当于何处得乐？何救何归？复有异人不唤而来，指示之言：汝今看此无边彼岸大河彼岸，如是多有佉陀尼食、蒲阇尼食，敷具树林，荫影清凉。如前所说。彼地狱人如是一切迭相和集，俱走往赴无边彼岸大河彼岸。

那地狱罪人这样长声呼唤，其他地狱罪人听到这声音后，都随之奔跑驰逐而去。他们以为那里可以避难、可以作归宿。罪人们集中在一起互相问道：“我们现在要到哪里去才能得到快乐？哪里有救济避难的地方？哪个地方安全可以投靠？”还有一个人，不是他们一伙的，是没叫就跟上来的人，他指着那河说：“你们现在看这无边彼岸大河的对岸，有那么多嚼食、啖食、敷具、树林，荫影清凉。”那些地狱罪人辗转相告，最后集合在一起奔赴无边彼岸大河的对岸。

如是河中，热白镴汁热铅锡汁沫覆其上，彼地狱人既如是走堕在彼河，既堕彼已，其身有如生酥块者，有消洋者，有炎嘴乌食啖之者，有热炎口恶鱼食者，有身分散而消洋者。

这河里有热烫的白镴汁、热铅汁、热锡汁泡沫浮在河面上盖住了河水。那些地狱罪人奔走时，失足堕入河里。陷进去后，有的身体被溶解得像生酥块一样，有的像熔化的烊铜，有的被炎热尖嘴鸟咬着吃，有的被口冒热炎的恶鱼吞吃，有的身体一分分散裂消失在河水里。

彼地狱人在彼河中，如是一切，如是受苦，是彼恶业因缘势力作集所致，如是受苦。彼地狱人如是无量百千年岁，烧煮熟烂，分散消洋。乃至作集恶业破坏，无气腐烂，彼地狱中，尔乃得脱。

那地狱罪人在河里经历一切痛苦，都是他的恶业因缘势力，作而集业所导致的。这样经历无量百千年岁月，一直被烧熟煮烂，骨肉分离，消散无余。直到过去作而积集的恶业消尽，没有了业气腐蚀，他才从地狱解脱。

过去喜欢做不与取，造业以后不断增长积集业的势力，最终使得他感现这样欺诳的景象，总是看到地狱里有很好的东西，想要求到安乐，结果得到的都是假象，都是欺诳性的。他不断感受错误的惩罚，一直到业尽之前都要这样受报。

彼地狱中阎魔罗人，责疏罪人而说偈言：

地狱阎罗狱卒斥责警醒罪人，说了以下的偈语：

妻子罥所缚，将来地狱舍，何故为心诳，造作彼恶业？

你过去被妻子、儿女的爱念之索束缚造恶，今天罪业把你带到这地狱住处。你过去为什么要被自心欺骗，造作那些恶业呢？

汝本为妻子，知识亲眷等，造作诸恶业，非是黠慧人。

过去在人世间，你为了妻子、儿女、相识者、亲人、眷属等造作了这么多恶业，得到现在这样的结果，你实在不是个有智慧的人。

汝实不自爱，今到地狱处，何故为儿子，作恶业至此？

你根本是不自爱，不考虑自己的后果，现在到了地狱应该反省了：何必为儿子造恶业，把自己搞到这步田地呢？

若为妻子诳，造作诸恶业，后心不生悔，彼人入地狱。

如果有人被妻子、儿女的爱念所诳，以身犯险造作种种恶业，过后心里还不后悔，那这样的人就要堕入地狱了。

汝独地狱烧，为恶业所食，妻子兄弟等，亲眷不能救。

你在地狱中独自受火烧的痛苦，被恶业所吞食，妻子、儿女、兄弟等以及亲眷根本无法救你。

若为痴所诳，而不作善业，后则不得乐，汝今徒悔恨。

如果被自己愚痴心所诳骗不行持善业，以后就得不到快乐。你现在徒自悔恨，却于事无补。

若随顺欲嗔，痴心第一诳，为妻子乐故，一切向下行。

如果随顺自心的贪欲、嗔恨，不加克制，那是被最重的愚痴欺骗了。为了让妻子儿女享乐而造恶，最后的结果都是往下走的。

善恶之报泾渭分明，现世中为了妻子儿女也不能造恶业，应该造善业。不可能为了亲人造恶就不是恶，不管为谁做，恶的本质不会改变，造恶就结恶果。一般人的心很愚痴，认为为家人的心是好心，这个好的感觉让他觉得甚至作恶也会成为好事，这是非常愚痴的。因果哪里是凭盲目夸张的感觉可以掩盖的？一个人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不惜伤害其他众生，丝毫不考虑被害众生的痛苦，这样的恶心怎么会成为善业呢？

造偷盗、诳骗等的恶业，注定往恶趣里走，这一点每个人要好好反省。现在社会拨无因果，以为谁有手段，能诳骗、欺诈等等就算有本事，这全是往恶趣里走的。这样看来，整个社会非常可怜，没有因果正见，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要堕恶趣。

自业自与果，众生业至此，作善业生天，作恶来此处。

自己造业就是自讨苦果，不是外人强加的。众生由造恶业而来这里。造了善业就升天，造了恶业就来地狱，这就是缘起规律。我们心上有什么就会感得什么，心上要努力断恶行善，否则决定往恶趣走。

如是彼处阎魔罗人，如是多多责地狱人，如是如是责疏之言：若汝自身造作恶业，今欲令谁食如是食？若自作善，还自得善；若作不善，自得不善。不作不得，作则不失，汝本作业，今得此报。

像这样，那里的阎魔罗狱卒这样不断地呵责地狱罪人。阎罗使者为了昭示因果，又这样呵责开导说：“如果你自身造作了恶业，现在你想让谁来品尝这苦果呢？如果自己造了善业，当然还是自己得善报；如果做了不善，当然得不善果报。不造业就不得果报，造业不可能没有果报。你是因为过去造了恶业，现在才感受这样的果报。”

这些话也在教诫活着的人们，所谓业果有四种规律：一切苦乐都是由业决定，造恶就得恶报，造善就得善报；业造作以后会增长广大，依靠种子一样的业因能出生极广大的果报；未造不会遇；已造不失。《法句经》里说：“如鸟在虚空，其影随俱行，作妙行恶行，随彼众生转。”

彼地狱人，如是久在合大地狱，乃经无量百千年中常被烧煮。乃至恶业未坏未烂，业气未尽，如是杀生偷盗邪行乐行多作所得果报，于一切时与苦不止。若恶业尽，彼地狱中尔乃得脱。

地狱罪人这样一直在合大地狱，经历无量百千年那么漫长的时间，常常这样被焚烧、煎煮。一直到恶业没有坏、没有烂、没有消失，业气没有尽之间，以乐行多作杀生、偷盗、邪淫，一切时受苦不停。恶业尽了，才从地狱中解脱出去。

若于前世过去久远有善业熟，不生饿鬼畜生之道。若生人中，贫穷短命，得下劣妻，设得好者共异人通，若或无妻，得凡鄙身为他所使。彼业势力余残果报，得如是等。如是恶业能诳惑人，令入地狱。

如果在过去久远的前世造了善业，而且善业在这时候成熟，那他就不会投生在饿鬼道、畜生道。如果转生于人道，以过去恶业余势影响，还是贫穷短命；所娶的妻子长得很丑；即使得了相貌好的妻子也不贞洁，与其他人私通；或者他干脆就没有妻子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，被人奴役，没有自在。他恶业残余势力的果报，感得那些状况。这些杀、盗、淫等的恶业能诳惑欺骗世人，使人堕入地狱。

世间一切苦乐全是业决定的，业力变现的。果报里又有异熟报、等流报、增上报、士用报等等。业作完了以后，在业力没有消尽之间，不断地发生果报。所以，我们切莫在心里种杀盗淫等的业力种子，否则无边苦难将来一一都要显现出来。在世俗谛里，谨慎取舍十分关键，要知道自己一言一行的去向，必须对自己的前途负责。

次复观察合大地狱十六别处，何等十六？一名大量受苦恼处；二名割刳处；三名脉脉断处；四名恶见处；五名团处；六名多苦恼处；七名忍苦处；八名朱诛朱诛处；九名何何奚处；十名泪火出处；十一名一切根灭处；十二名无彼岸受苦处；十三名钵头摩处；十四名大钵头摩处；十五名火盆处；十六名铁火末处；合大地狱，有如是等十六别处。

比丘想了知业的各自果报，接着观察合大地狱十六个不同的地方。具体是哪十六处？第一是大量受苦恼地；二是割刳地；三是断一切脉地；四是恶见地；五是团地；六是多苦恼地；七是忍苦地；八是朱诛朱诛地；九是何何奚地；十是出泪火地；十一是灭一切根地；十二是没有彼岸的受苦地；十三是红莲地；十四是大红莲地；十五是火盆地；十六是铁火末地。合大地狱有这样十六个不同的地方。

众生何业生于彼处？彼比丘思惟观察，若人三种恶不善业，所谓杀生偷盗邪行，乐行多作，彼决定受合大地狱——受苦恼处。

众生以什么业生在那里呢？那位比丘思维观察发现，如果有人做了三种不善业，所谓杀生、偷盗、邪行，欢喜做而且做了很多，他决定要感受合大地狱——受苦恼处诸多苦果。

众生何业，生初大量受苦恼处？彼见有人，不应行淫，不正观察，乐邪欲行，生彼大量受苦恼处地狱之中，受大苦恼。

众生造了什么业，生在合大地狱第一处——大量受苦恼处呢？他对本不该行不净行的对象，没有跟随理智，没有好好观察考虑，非常轻率随意地做了邪淫。以此为因，他就会生到大量受苦恼地狱中，受极大苦恼。

所谓炎热锋利铁𥎞，刺令穿彻。以彼铁𥎞，从下刺之，背上而出；又复刺之，腹上而出；又复刺之，腰中而出；又复刺之，肩上而出；又复刺之，从胁而出；又复刺之，从咽而出；又复刺之，从口而出；复破髑髅，而从其出；又复刺之，从耳而出。彼地狱人，如是被𥎞，一切身分皆悉穿破，受大苦恼。若烧若煮，一切身分。

这里受苦情形是，有炎热锋利的铁片穿刺洞彻罪人的身体。比如从下面刺入，从背上穿出；又有从下面刺入，从腹部穿出；又刺入而从腰间穿出；刺入从双肩穿出；又刺入从胁下而出；又刺入从咽喉而出；又刺入从口腔而出；又破开骷髅而从头里面穿出；又再刺入从两耳穿出。那地狱罪人受着这样的穿刺之苦，身上乃至指尖细小部分全都被刺破穿透了，受着极大的苦恼。身体各个支分还要被焚烧，被煎煮，感受煎熬的痛苦。

现在世间人很可怜，根本不知道因果报应，不知道一切行为要遵循因果法则。在这个过度崇尚自由、崇尚随心所欲的时代，那些想邪淫的人借助网络媒体，毁灭三观，鼓吹性自由和性解放，粉饰着自己的恶行，鼓动一切人纵欲。无知的人也被巧言所蒙蔽，人云亦云，颠倒是非、颠倒黑白，很少有人理智地克制邪欲，这完全是末世颠倒的恶相！修行人应该知道，这些现代性观念是魔王愚弄人的邪说！

为人，应该知道作人的道德底线。本来娶妻成家，就应该平静安然过好世间正常生活，不去越轨所谓的激情，但是现在的人被魔说覆蔽，随意乱来，男男女女关系非常混乱。这样下去的话，不但现世家庭烦烦恼恼，社会动荡，最终一定会堕到合大地狱，受穿刺之苦。

彼受如是诸苦恼已，又复更与极重苦恼，所谓复以热炎铁钳，挟拔其卵；若铁鹫鸟，挽拔其卵而食之者。如是乃至所作集业未坏未烂业气未尽，于一切时与苦不止。若恶业尽，彼地狱处尔乃得脱。

他在感受这样大的痛苦后，还要感受更重的逼恼惩罚之苦。阎罗狱卒用炎热高温的铁钳，挟拔他的睾丸；又有铁鹫鸟活活地撕拔睾丸吞食。像这样的苦，乃至所造集淫业势能没有耗尽，业气影响没有消尽之间，一切时处不停地受着这种大苦。直到恶业势力耗尽了，才能从地狱中解脱。

若于前世过去久远，有善业熟，不生饿鬼畜生之道。若生人中同业之处，为第三人——谓内官等。彼不善业余残果报。

如果过去久远的前世，有善业已经成熟，那他就不必再投生饿鬼、畜生道。假使依过去善业转生在人中，也要生在邪淫相同业感的地方。就会成为男人、女人之外的第三种人，也就是太监或者黄门、人妖等等。这就是邪淫不善业残余业力成熟，在人间得到的等流果。

又彼比丘，知业果报，次复观察合大地狱，复有何处？彼见闻知，复有异处，名割刳处，是合地狱第二别处。

比丘为了知业果，接着又观察合大地狱，还有什么其他地方？他通过见闻了解到，另外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叫做割刳处，是合大地狱第二处不同的地方。“刳”就是剖，是用力刮的意思。第二个地狱要受割剖的苦，因此称为割刳处。

众生何业生于彼处？彼见有人杀盗邪行，乐行多作，堕合地狱，生割刳处。杀生偷盗业及果报，如前所说。

众生造了什么业转生那里呢？比丘见到，如果有人对于杀盗淫这些恶业，喜欢做而且做得很多，这个人就会堕落合地狱，生在割刳处这个地方。关于杀生和偷盗的业以及各自果报，和前面所说大致一样。

何者邪行？谓于妇女不应行处，口中行淫。彼人以是恶业因缘。身坏命终，堕于恶处合大地狱，生割刳处，受大苦恼。

什么样的邪淫行为导致堕落于此呢？就是对妇女本来不该行淫的地方行淫，比如口交、肛交等等。以这个恶业因缘，死后堕在可怕的合大地狱，生在割刳处，受极大痛苦。

所谓苦者，阎魔罗人，以热铁钉，钉其口中，从头而出。出已急拔，又钉其口，耳中而出。复以铁钵，盛热铜汁，泻其口中。铜汁热炎，烧燃其唇，次烧其舌；既烧舌已，次烧其眼；如是烧咽，次烧其心；次烧其肚，如是次第，乃至粪门，从下而出。

所说受苦状况，是跟他因地所作的邪淫业相应的。阎魔狱卒用炽热铁钉钉入他的口中，直到钉子从头部另一面出来。钉子刚一露头，马上被急速扯出来；又钉入口中，从耳朵拔出。狱卒还用铁钵盛满极热的铜水强灌罪人口里，炎烧炽热的铜水烧燃了他的口唇，又烧了他的舌头。烧舌以后，又烧他的眼睛，再烧咽喉，再烧心，再烧肚子，就像这样，从上到下，次第一直烧到肛门，才从下面流出。

如是邪行，乐行多作，恶业果报，在于地狱，如是如是种种受苦。乃经无量百千亿岁，常被烧煮。乃至恶业未坏未烂，业气未尽，于一切时与苦不止。若恶业尽，彼地狱处尔乃得脱。

这样的邪淫行为，如果乐于做而且多做，它的恶业果报就成熟在地狱，必定要感受如上所述种种痛苦。直到经过漫漫无量百千亿岁月，反复被烧被煮，受极大的苦楚。乃至邪淫业的势能没有坏散耗尽，恶业影响没有消散之间，一切时分不停地发生痛苦。如果恶业消尽，才能从地狱解脱出来。

外物种子一季生果一次，一年收四次，生命力就已经算很强了，而心地业种子生果的能力，远远超过外在植物生果的能力。内心地狱业种子成熟，可以刹那分秒不断地在身上产生异熟果，这就表示业感果力量非常强大，强到无法想象，因此业因果很可怕！心最好不要沾染这些邪淫的业，一旦沾染，没有忏悔的话，种子扎根在识田里，等它不知不觉成熟现前的时候，不经历无量百千亿年的苦，是无法解脱的。一般病人长期低烧发热，自己感觉难受得快要死了，这种生不如死的感觉还只是人间一种小果报，这都受不了，地狱里动辄数以百千亿年，种种高温火烧、钉刺等等痛苦，又哪里忍受得了呢？业的变现能力是不可思议的，那种铺天盖地，不断持续地痛苦令人绝望窒息！因此邪淫，绝对是碰都不能碰，想都不能想的！

若于前世过去久远，有善业熟，不生饿鬼畜生之道。若生人中同业之处，口中常臭，如烂气臭，如是熏他，一切所恶，是彼恶业余残果报。

如果在过去久远前世，曾经做的善业到此世已经成熟，那他就不必再投生饿鬼、畜生道。假使以过去的善业生在人中，就要投生在与邪淫有相同业感的地方。由于过去邪淫余业所感，这个人口里常常发出臭味，像烂了东西的臭气。这股味道臭气熏人，任何时处都让身边人感觉非常恶心，这就是邪淫不善恶业残余业力成熟在人间得到的等流果。这人过去世在女人口中行淫，味道非常恶臭，因此后来做人的时候，口里一直发出腐烂、臭秽的气味。

又彼比丘，知业果报，次复观察合大地狱，复有何处？彼见闻知复有异处，彼处名为脉脉断处，是合地狱第三别处。

比丘为了知业果，接着观察合大地狱，还有什么其他地方？他通过见闻了解到，另外还有一个的地方，叫做脉脉断处，是合大地狱第三处地方。

众生何业生于彼处？彼见有人杀盗邪行，乐行多作，堕合地狱脉脉断处。杀生偷盗业及果报，如前所说。

众生造了什么业转生那里呢？比丘见到，如果有人对于杀盗淫这些恶业，喜欢做而且做得很多，这个人就会堕落合地狱，生在脉脉断处这个地方。关于杀生、偷盗恶行以及各自果报，与前面所说大致相同。

何者邪行？谓于妇女，非道行淫，彼不随顺，自力强逼。彼人以是恶业因，身坏命终，堕于恶处合大地狱脉脉断处，受大苦恼。

怎样的邪淫堕入这里呢？有人在女人口等非道行不净行，对方不愿意随顺，就用力量强迫她接受。以这个恶业因缘，当此身已坏，命终之际，就会堕入可怕的合大地狱脉脉断处，受极大苦恼。

所谓热筒，盛热铜汁，置口令满。唱声吼唤作如是言: “我今孤独。”如是无量百千年岁，乃至恶业未坏未烂，业气未尽，于一切时与苦不止。若恶业尽，彼地狱处尔乃得脱。

那里有一种热筒，里面盛满了炽热的铜水，狱卒把滚烫的铜水倒入罪人口中，直到满溢出来。高温铜汁烫得罪人大声嘶吼，叫唤着说：“怎么就我一个这么苦啊！怎么就我一个这么可怜啊！”就像这样，慢慢经历了无量百千岁月，乃至这种邪淫恶业没有散坏，没有消尽，恶业味道没有穷尽之间，在漫长无数的年月里，不停地受苦。

业是十分可怕的。当初一时兴起，在这种非常嚣张的自私意志推动下，放纵邪行，造了百劫千生不停受苦的邪淫业，满足了欲求。这样占人一点便宜，用自己强力凌辱他人，是划不来的！业力结果最终必定会返回到自己这里，而且法尔以无量倍方式快速集聚果报。业成熟的惩罚极其漫长、深重，除了忍受，无法拔除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造这样的邪淫业。

如果恶业势力已经耗尽了，它所变现的地狱相不复存在，罪人就从地狱解脱了。

若于前世过去久远，有善业熟，不生饿鬼畜生之道。若生人中，所得妻妇，贪爱他人，彼人见之，不能遮障，是彼恶业余残果报。彼作集业果报不失，犹故须受。

如果在过去久远前世，曾经做的善业到此世已经成熟，那他就不必再投生饿鬼、畜生道受苦。假使以过去善业生在人中，也要投生在有相同业感的地方。虽然做了人，但是以过去邪淫所感等流果，家庭不美满。妻子有外遇，贪爱其他男人，丈夫即使知道了也没办法遮止。这就是过去造邪淫余残业力的报应。

这世界没有什么不公平，过去造邪淫恶业，今生感得妻不贞良，而且无法阻止她出轨，这都是自作自受。即使已经受过下地狱的苦报，过去所造集的业力在人间还是不失果报，还会在人世间反应出来。

因果丝毫不紊乱，法界的反馈机制精确无比，业的机制就是这样！罪人自然会遇到一个不守贞，没有良心的女人，纵然结婚也挡不住女人移情别恋，贪爱其他男子，而且就算知道了也阻止不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对其他男人投怀送抱，心里不得不承受难忍的痛苦。这就是报应！过去强力侵凌别的女人，使得她苦不堪言，现在业力返还，除了无数年受地狱大苦以外，还要在人间感受戴绿帽子的痛苦。

又彼比丘，知业果报，次复观察合大地狱，复有何处？彼见闻知复有异处，名恶见处，是合地狱第四别处。

比丘为了知业果，接着观察合大地狱，还有什么其他地方？他通过见闻了解到，另外还有一个的地方，叫做恶见处，所谓“恶见”，就是生颠倒见，以业力出现幻觉。这是合大地狱第四处不同的地方。

众生何业生于彼处？彼见有人杀盗邪行，乐行多作，堕合地狱生恶见处。杀生偷盗业及果报，如前所说。

众生造了什么业转生那里呢？比丘见到，如果有人对于杀盗淫这些恶业，喜欢做而且做得很多，这个人就会堕落合地狱，生于恶见处这个地方。关于杀生和偷盗业以及各自果报，大致和前面所说一样。

何者邪行？所谓有人，取他儿子，强逼邪行。自既力多，令彼啼哭。彼人以是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，堕于恶处合大地狱，生恶见处，受大苦恼。

怎样的邪淫行为堕入这里呢？就是人贩子或者恋童癖者，攥取他人的儿子，强迫这孩子做不净行。他依仗自己成人之力，逼迫孩子，使得孩子恐惧痛苦，啼哭不已。以这个恶业因缘，当此身已坏，命终之际，就会堕入可怕的合大地狱恶见处，受极大苦恼。

所谓自见己之儿子。以恶业故，见自儿子在地狱中。于彼儿子，生重爱心，如本人中。如是见已，阎魔罗人，若以铁杖，若以铁锥。刺其阴中；若以铁钩，钉其阴中。既见自子如是苦事，自生大苦，爱心悲绝，不可堪忍。此爱心苦，于火烧苦，十六分中不及其一。

这里恶见就是颠倒见到自己儿子的幻觉，执妄为真。由于往昔恶业力的缘故，罪人看到自己儿子在地狱里，对儿子生出特别疼爱的心，就像过去在人间那样。这样父子相见之后，不幸的事情随即发生。阎魔罗狱卒拿着铁杖或者铁锥，刺入儿子的下阴，或者用铁钩钩挂插入阴部。他看到自己孩子受着这样的剧苦，自己心里痛苦得无以复加。以爱子之心，悲伤得要气绝过去，根本无法忍受。这种爱念引生的苦，超过了烈火焚烧苦的十六倍以上。

这就像一个母亲很爱自己的儿子，当儿子受到摧残和伤害的时候，就会悲痛欲绝。虽然罪人的孩子没有真堕地狱，但是罪人业力就会看到自己孩子身上长时不断受苦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过去强迫别人家小孩行邪淫，那家的父母亲受多大的心伤？所以后来受惩罚的时候，要无数倍地受苦。

彼人如是心苦逼已，复受身苦。所谓彼处，阎魔罗人之所执持，头面在下。热炎铁钵，盛热铜汁，灌其粪门，入其身内，烧其熟藏；烧熟藏已，次烧大肠；烧大肠已，次烧小肠；烧小肠已，次烧其胃；既烧胃已，如是次第，次烧其咽；既烧咽已，次烧其喉；既烧喉已，次烧舌根；烧舌根已，次烧其舌；既烧舌已，次烧其龂；既烧龂已，次烧其头；既烧头已，次烧其脑；如是烧已，在下而出。彼邪行人，受如是苦。

那罪人受这样的心苦逼迫后，还要再受身苦。也就是被阎魔罗狱卒抓住，头朝下倒吊起来。狱卒用烧红的铁钵，盛着炽热的铜水灌入他的肛门里。铜汁灌入他身体的时候，焚烧熟藏；熟藏都烧完了，再烧大肠；大肠也烧掉了，再烧小肠；小肠也烧完了，再烧胃；胃烧光了，再烧上面，就像这样，次第烧到咽喉。咽喉烧完了，就烧喉咙；喉咙烧完了，再烧舌根；舌根烧完了，又烧舌头；舌头烧完了，再烧牙龈；牙龈烧完了，再烧头部；一直烧到脑部各处都烧烂了。像这样一一烧完以后，铜水再向下，从下体流出。那个恋童癖邪行的恶人，要受这样的大苦。

因果的惩罚是如此严厉，这不像人间犯了强奸罪，受一点鞭打、蹲个五、六年大牢了事，哪怕枪毙了也没有可比性。地狱的痛苦无数倍超过了人间的痛苦，而且受苦时间极其漫长，受苦惨烈程度无数倍超过人间的刑罚。就像吃下香甜的毒药必定毒发，邪淫的行为必定导致地狱这样的苦果，想到这一点，理智的人就不会去放纵邪思，因为果报实在太深重，太残忍了。

如是无量百千年中，以业化故，见自儿子，自身心苦，具受如是身心二苦。如是无量百千年中，常受大苦。乃至恶业未坏未烂，业气未尽，于一切时与苦不止。若恶业尽，彼地狱处尔乃得脱。

这样无数百千年里，邪淫业力变现地狱景象，使他总是见到自己儿子在受惩罚，因爱而起的心苦以及过去邪淫，肛门里灌铜水的身苦。这身心两重的重创巨苦，在无量百千年中，不断感受。乃至他所造作的恶业势力没有耗尽，恶业影响没有消失，一切时分不停地受着大苦。直到恶业穷尽，不再变现地狱，他才能从地狱解脱。

世人想不到，一时的淫乐，要受这么大的苦。这种因微果巨的事实，我们一定要去深入了解。只有这样才能在邪思妄动的时候，遏制它。否则没有理智的力量，多少人会被欲望邪念牵引，造业遭受大苦。尤其是今天性解放的时代，人们盲目无知，纵身逐欲，自动往地狱里钻，不堕地狱的少之又少。而那百劫千生长时受极大苦的状况，的确是世上最悲惨的事了。

若于前世过去久远，有善业熟，不生饿鬼畜生之道。若生人中，则无儿息。虽有不净，不成种子。世人皆言，此人不男，一切嫌贱。是彼恶业，余残果报。

如果在过去久远前世，曾经做的善业此世已经成熟，那他就不必再投生饿鬼、畜生道受苦。假使以过去的善业生在人中，也要投生在有相同业感的地方。这样的人，虽然生在人中，却没有儿子，没有后代。虽然夫妻交合，也有精液，但精子成活率很低，无法受孕生子。世间人们都传言：这个人不是真正男人，他那方面不行，是断子绝孙的绝户。最终他遭到所有人嫌弃和轻贱，这都是过去邪淫业余残的等流，必受的报应。

这样观察就可以看到，一分恶业从最初造作到最后堕入地狱，成熟期是极其漫长、不见边际惨烈的苦果。不晓得这个世界经历多少沧海桑田，他才能从地狱里爬出来。就算是最后重新回到人间，也没有好果子吃。这肮脏恶劣污秽的业，还要继续制造苦果。一般人做人的时候逞能，天不怕地不怕，觉得自己造恶了也没有怎么样，藐视因果律，笑着造业，但是等到业报铁绳牢牢绑住自己的时候，只有任人宰割，哭着承受，一点都挣脱不了。为什么为了一点暂时淫乐，要去品尝无量年月的恶苦呢？这就像愚人冒死吃河豚一样，自己不作死就不会死。做这样邪淫的事情，完全是被欲乐冲昏了头脑，这不是理智的做法。一切痛苦都是业果愚一手造成的，恶业千万造不得。我们要再三深入思维佛宣说的因果，让心看清真相，生起不可夺的深忍信，这样才能防非止恶，摆脱恶趣痛苦的威胁。

又彼比丘，知业果报，次复观察合大地狱，为当更有异处以不？彼见闻知，复有异处，名为团处，急团相似，是合地狱第五别处。众生何业生于彼处？彼见有人杀盗邪行，乐行多作，堕合地狱，生于团处。杀生偷盗，及以果报，如前所说。何者邪行？

那比丘还想了解业果的状况，他接着观察合大地狱，还有什么其他不同地方？他通过见闻了解到，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，叫做团处，苦相跟便道急团相似。这是合地狱第五个不一样的地方。

众生以什么业转生在那里呢？比丘见到有人行杀盗邪淫，欢喜做而且大量做，就会堕在合地狱团处中。杀生、偷盗的业行和果报，就像前面所说那样。那么，怎样的邪淫恶行会堕入这里呢？

所谓有人，若见牸牛，若草马等淫道处已，心生分别：此如是处，与人妇女不应有异？如是念已，即便生于人妇女想而行淫欲。彼人以是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，堕于恶处合大地狱，生于团处，受大苦恼。

就是说，如果有人见到母牛、母马等旁生便道后，生起邪恶的念头：这畜生的地方跟女人那里没什么两样。他这样想了以后，心里一边想着女人，一边和这些动物交配。那个不择禽兽的恶人以这恶业因缘，此生身坏命终以后，堕入可怕的合大地狱团处当中，受惨烈的苦报。

所谓见彼若牛若马，恶业因故，地狱中见，自心分别，如前忆念人妇女想。若本牸牛，若本草马，见已即生人妇女想，欲心炽盛，即便走向如是牛马。有铁炎火，满牛马内。彼人既近牛马根门，恶业因故，入彼根门，即入其腹。满中热火，彼处受苦。乃经无量百千年中，常被烧煮，其身熟烂，不能出声，于彼腹中闇处苦逼。乃至恶业未坏未烂，业气未尽，于一切时，常被烧燃。若恶业尽，彼地狱处尔乃得脱。

过去见那些牛马畜牲行淫种下恶因的缘故，他在那地狱里又见到了那些母牛、母马、母猪等。见了以后，旧习复发，他又把它们假想成女人。这时邪淫的欲火非常炽盛，烧得他心动不已，立刻走向了那些牛马。地狱的牛马身体里充满了炎热的铁火。当他靠近牛马的根门，以恶业因缘推动，男根入到那些畜生阴户，随之全身也跟着进入它们的肚子里。这些动物腹内充满了烈火，罪人就在这里感受火烧的痛苦。经过无量百千年，常常被烧煮。身体被烧得糜烂，但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始终困在牛腹、马腹这些黑暗的地方，受极度火烧之苦的逼恼。乃至恶业没有朽烂、坏灭，业气没有消尽之间，一切时处常常这样烧燃。如果恶业穷尽了，他才能从地狱里解脱。

若于前世过去久远，有善业熟，不生饿鬼畜生之道。若生人中同业之处，则生无礼非仁之国。以己之妻令他侵近，不生妒忌，邪行业因，余残果报。

如果过去久远前世做过一些善业，而且善业已成熟，他就不必再投生饿鬼和畜生道里。如果生在人道，就会投生在有相似业感的地方。他的出生地是没有礼义廉耻，不讲究仁慈之道的野蛮国家。那里没有圣人教化，风俗特别邪僻。人们对待妻子就像动物一样，把妻子互换给人侵犯，也不生妒忌。这是过去造邪淫恶业剩余残留的果报。

又彼比丘，知业果报，次复观察合大地狱，为当更有异处以不？彼见闻知，复有异处，名多苦恼，是合地狱第六别处。众生何业生于彼处？彼见有人杀盗邪行，乐行多作，堕合地狱多苦恼处。杀生偷盗业及果报，如前所说。何者邪行？

那比丘想了解业果状况，接着观察合大地狱，还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？他见闻了解到，另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叫做多苦恼，这是合地狱第六个不同的地方。众生以什么业转生那里呢？比丘见到有人杀盗邪淫，喜欢做而且大量做，这样就会堕入合地狱多苦恼处。杀生、偷盗的业行和果报，就像前面所说那样。怎样的邪淫恶行堕入这个地狱呢？

谓男行男，彼人以是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，堕于恶处合大地狱多苦恼处，受大苦恼。作集业力，于地狱中，见本男子，热炎头发，一切身体皆悉热炎。其身坚䩕，犹如金刚，来抱其身。既被抱已，一切身分皆悉解散，犹如沙抟。死已复活，以本不善恶业因故，于彼炎人，极生怖畏，走避而去，堕于险岸。下未至地，在于空中，有炎嘴乌，分分攫斫，令如芥子，寻复还合，然后到地。

男行男是指男性同性恋之间行淫。那些人以这个恶业因缘，到此生命终，就会堕入可怕的合大地狱多苦恼处，受巨大的苦恼。以作而集业恶行的势力，他在地狱里会看到过去那个同性恋伴侣的男子。那个男子被热火炎烧了头发，随之全身都开始炽热炎烧，身体坚硬得像金刚一样。他扑上来紧抱着罪人的身体。罪人被抱得紧紧地，脆弱的身体各各地方全部散碎得像沙子一样。他在这样痛苦里死去，之后又再复活。以宿世不善业成熟，他苏醒又看到了那个浑身火焰炽燃的伴侣，因此生起极度恐怖，拼命想要逃离。这时慌不择路的他从险岸掉落下去，还没等掉落地上，虚空中就有嘴喷火炎的鸟，把他一分分地啄扯着撕裂，最后身体碎得像芥子一样。这样感受痛苦之后，他的身体再一次复合完整，摔落到了地面。

既到地已，彼地复有炎口野干而啖食之，唯有骨在，复还生肉。既生肉已，阎魔罗人取置炎鼎，而复煮之。如是无量百千年岁，煮之食之，分之散之。乃至恶业未坏未烂，业气未尽，于一切时与苦不止。

重重地摔落地上以后，那地方又出现口里喷着火焰的掏肛野干来吞食他，吃得他最后只剩下一具骨架。不久骨头上又长出了新肉。肉长出来以后，阎魔罗狱卒摆放炎热的炼制大鼎，把他放在里面熬煮。经过无量百千年岁烹煮、吞食，身体被撕裂破碎，四散分离。直到恶业没有坏灭，没有朽烂，业气没有消散之间，一切时处受苦不停不息。

同性恋的果报非常可怕。不但在生遭受各种各样的痛苦，将来的果报更可怕。这样错乱阴阳，悖逆自然规律，导致他今生后世连绵不断的痛苦。他本人不知道痛苦是法界给的警示，还随逐自己的欲念，苦苦挣扎，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这样的执念感召他落在地狱里，整个身体分裂成一块一块像草子一样，粉身碎骨而死，之后复合，复合后又撕裂又复合，他的执念依然无悔，所以贪淫的执念是非常可怕的。

末法时代魔气充满，善恶是非颠倒。同性恋者自己认为他的不幸是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可，他不认为自己的邪念、邪行导致了痛苦。这些人还继续偏执地相信自私的欲望，执著所谓的真爱。在痛苦逼迫下，他们通过组织活动宣传为爱献身牺牲的同性真爱理念，顽强地抗争，希望离苦得乐，但痛苦并没有因为社会的认同而停止。其实这样无谓地挣扎，只是受欲魔愚弄，丧失了理智而已。无论世人支持与否，因果都逃不掉。智者说：世人都不信因果，但因果何偿饶了谁？

有人认为同性恋是个人自由，是做人的权利，不应当干预，这实在可笑！自家孩子如果吸毒，学畜生的行为，你会教他好好做人，为什么别人学地狱的行为，反而觉得可怜，应该包容接受呢？尤其是网络时代，很多无知的年轻人已经被染污了，辩不清善恶是非，这是很可怕的。这就像纵容孩子吸毒的父母一样，没有深度智慧，滥用慈悲包容，支持纵欲，这样的人从苦入苦，从黑暗走向黑暗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这个时代愈演愈烈，如果真的同情和怜悯他们，就要想方设法唤醒对方，不让他越陷越深，防范悲剧的发生，怎么可以听之任之，让他继续做自残害他的恶行呢？

如果同性恋拒不悔改，将来就要堕入上面所说的合大地狱多苦处，受极大苦报了。

若恶业尽，于多苦处尔乃得脱。若于前世过去久远，有善业熟，不生饿鬼畜生之道。若生人中同业之处，失无量妻，不得一妻，究竟如是。设自有妻，则厌离之。喜乐他人邪行业因余残果报。

直到恶业势力穷尽了，他才能从地狱多苦处解脱。如果过去久远前世有行善的功德成熟，将不再生于饿鬼、畜生道。即使生在人道，也要投生在邪淫业感相同的地方。他的人生会失去无数个妻子，最后得不到一个。这是他过去同性恋仇女的业报，业力返还就是这个样子。假使有了妻子，她也会厌离他，抛弃他走掉，去喜欢别人。这是他过去抛弃自己妻子，行邪淫业的余残果报。

总的来说，行邪淫者转生为人，都有共同的业感就是妻不贞良，或者和妻子无法和睦共处。因为过去自己在淫行上不守贞，不按正道而行，这样将来业力反噬，果报就非常不如意。我们要看到任何一种恶行，都会在我们身上制造特别不悦意的果报。因此要想称心如意，就要多做善业，做事要合乎天理良心。在人间作为欲界的凡夫俗子，固然免不了所谓成家的事情，但是要杜绝邪淫，应该有道德的操守。麦彭仁波切说“虽此大地满恶人，然自当持高尚行。”

又彼比丘，知业果报，次复观察合大地狱，为当更有异处以不？彼见闻知，复有异处，名忍苦处，是合地狱第七别处。众生何业生于彼处？彼见有人杀盗邪行乐行多作，堕合地狱生忍苦处。杀生偷盗业及果报，如前所说。

比丘想再进一步了解业果，就去观察合大地狱还有其他什么不同的地方？他通过见闻了解到，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叫做忍苦处，这是合地狱的第七个差别处。

众生以什么业转生在那里呢？他见到有人做杀盗淫的恶行，喜欢做而大量做，这样就会堕在合地狱生忍苦处。杀生、偷盗的业行和果报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。

何者邪行？所谓有人，破他军国，得妇女已，若或自行，若自取已，给与他人。若依道行，若不依道。彼人以是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，堕于恶处合大地狱，生忍苦处，受大苦恼。

那么，造什么样的邪淫恶业转生这里呢？如果有人发动战争，打败敌军，攻破敌国，俘获他们的女人后，有的人让这些女人满足自己的淫欲；有的自己侵占以后再送给别人；有的依于淫道而行淫；有的不依淫道而行淫。这些人以此恶业因缘，在此生命终，就会堕在可怕的合大地狱，生在忍苦处，受大苦恼。

所谓苦者，阎魔罗人，悬之在树。头面在下，足在于上。下燃大火，烧一切身，从面而起。彼地狱火，热势甚炽；彼罪人身，危脆衃软；眼最软故，烧尽无余。彼罪人身，烧尽复生。彼人如是受极苦恼，坚䩕叵耐。彼人如是地狱中生，彼人如是受大苦恼。唱声吼唤，呻号啼哭，唱唤口开。彼地狱火，从口而入，火既入已，先烧其心，既烧心已，次烧其肺，如是次第，至生熟藏，根及粪门，如是烧已，次烧其足。既受如是被烧苦已，复有乌来啖食其身。彼受如是二种大苦，唱声吼唤，而烧不止。

所说苦就是，阎魔罗狱卒把罪人头朝下，脚朝上倒挂在树上，然后在下面燃起大火，烧烤他全身，从脸部开始烧起。地狱的火非常炽热，罪人身体受伤脆弱无力，身上到处淤血。眼睛是头顶最软地方，先被烧尽无余，然后次第被烧。罪人身体烧完了以后又重新恢复。这样极度的苦恼，实在难以支撑和忍受。

那人受生在这样的地狱里，受这样的大苦逼恼，号哭大叫，呻吟痛哭。当他哭号的时候，地狱的火就从口里烧了进去。火进了口以后，先烧心，烧完了心又烧肺。像这样，一一次第烧了生藏、熟藏，以及大小便处，这样烧完以后又烧脚。像这样承受焚烧之苦后，又有铁鸟来吞吃他的身体。他受这样火烧和鸟食两种大苦，痛得禁不住大声惨叫，然而火却继续燃烧不止。

如是无量百千年岁，于地狱中，受极苦恼。如是苦恼，无异相似，如是无量百千年岁。乃至恶业未烂未坏，业气未尽，于一切时与苦不止。若恶业尽，彼地狱处尔乃得脱。

像这样，经过无量百千年的岁月，他们一直在地狱里受着极度的痛苦。这样的苦状，没有东西可以比拟这份无量百千年岁的受苦。一直到恶业没有坏烂，没有坏灭，业气没有消尽之间，一切时处不断地受苦。如果恶业消尽了，他才能从地狱解脱。

若于前世过去久远，有善业熟，不生饿鬼畜生之道。若生人中同业之处，设得好妇，端正无双，则为官军破坏劫夺，恶业力故。唱唤号哭，懊恼心碎。彼人如是地狱、人中，二时二处，受大苦恼。唱唤号哭，懊恼等苦，邪行业因，余残果报。

如果过去久远前世种的善业成熟，他就不必再生在饿鬼和畜生道里。如果生在人道，也是有邪淫相同业感的地方。他假使得到了好妻子，美貌端正无双，也会被官军强抢、劫夺了。以往昔相同恶业的缘故，他要感受失去爱妻的痛苦。当他失去爱人的时候，悲愤得难以抑制，高叫苦屈，嚎啕大哭，懊恼得心都要碎掉了。他这样承受过去带给别人痛苦的果报，有地狱果报和人中等流果报两类。在这两处受报，每一次他都是高叫苦屈，嚎啕大哭，生起极大懊恼逼迫等苦，这都是邪淫恶业的残余果报。